



君  
如  
君  
如

贈送

K278.8  
2001  
192

767455

樣本  
不外借

宜景石  
基漢石  
贈書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通鑑覽明季編年  
續補明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本末

(合訂本)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21113001124268\*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八一種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

## 弁言

清乾隆間官方撰有「歷代通鑑輯覽」一書（亦名「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通稱「通鑑輯覽」），都一百二十卷；其第一百十六卷記明季甲申、乙酉間北都與南都事（卷題稱「明莊烈帝」），第一百十七至二十卷爲「附明唐、桂二王本末」。所記要言不繁，脈絡頗爲分明。今截編爲一書，繫以「明季編年」之名，列爲「文叢」之一。

本書截取部分，經將原卷次略去，區爲上下兩卷：上卷分甲申、乙酉歲兩目，下卷分唐王及桂王（一）、桂王（二）、桂王（三）四目。至原有乾隆帝眉批（即所謂「御批」）及纂輯人按語（即所見「臣等謹案」語），現均仍照原書小一號字排版；但因書眉地位無多，已將眉批移於所批每一記事之後，冠以「眉批」二字標明。至書中括弧內之文字，原書用小字雙行刊印；今因改排單行，故加（ ）區別之。

書中記魯王居金門「將往南澳，（鄭）成功使人沈之海中」一節，係沿張廷玉等「明史」之謬誣，已辨之多矣；近年金門發見「魯王壙誌」，乃爲一有力之實證（文見「文叢」第一一八種「魯春秋」附錄二）。附誌一筆，以免傳誤。（望陸）

#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目錄

## 卷 上

甲申歲	.....	(一)
乙酉歲	.....	(六三)

## 卷 下

唐 王	.....	(七)
桂 王 (一)	.....	(一〇六)
桂 王 (二)	.....	(二六)
桂 王 (三)	.....	(一四九)

#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上)

## 甲申歲

甲申、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於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於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尙可比於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閔綱，去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爲程」。睿製煌煌，爲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高深於萬一云。

〔眉批〕「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爲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

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先必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愆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爲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創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且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昺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恩、天命人心之難誣，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諂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爲之。增置六政府尙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

有「借亡」之痛。見者扼腕）。

是日，大風霾，黃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府，僭稱僞號，逆天背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剿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爲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答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尙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宣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

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砮士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孀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砮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繻、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並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櫛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

，崑山縣人；本朝賜諡「忠恪」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簡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秦、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于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簡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范志秦，虞城人；張宏業，忻州人）。遂連陷黎城、臨晉、潞安，執藩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洵亦降。

### 下詔罪己。

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眉批〕莊烈手除逆黨，宦官之惡固所稔知；而始終不免於偏徇，甚至軍旅大事亦令參預。如高起潛等喪師辱國、嫉妬冒功，前既縱惡已甚；即寇氛日延，亦半由其撓權掣肘，敗壞封疆。又豈可終任刑餘，以資捍衛！乃當危急存亡之會，而外則各邊監視、內則乘城守陴，復悉委之宦



待！未幾，而鳴鑼出迓，接踵迎降。「富貴固在」，之言若輩固甘心賣國，狗彘不如！而莊烈蟲惑滋深，陷危不悟；可嘆，亦可恨也！

###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幸」！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賜諡「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鬪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於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瓌已降賊，敵血要與共守。瓌布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瓌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燭（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爲「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

至宣府，杜勳麟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縲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爲

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爲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鐸力戰死。

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貲，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勳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尙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京師陷，帝崩於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勳顧謂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及日晡，化淳遂啓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於周奎、田宏遇（陝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爲奄獻於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爲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復尙故主，土田、邸第給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味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於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於側。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承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藿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

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

！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即自經死——本朝賜諡「文忠」，尚書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諡「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死——本朝賜諡「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而絕——本朝賜諡「忠毅」。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諡「孝貞」。兆祥字允言，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諡「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閱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本朝賜諡「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絕城襲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諡「忠肅」。麟徵字聖生，海監人）、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

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本朝賜諡「文忠」。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左諭德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並先縊死——本朝賜諡「文肅」）、左中允劉理順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並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本朝賜諡「文烈」。理順字復禮，杞縣人）、檢討汪偉（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剄不死，復投纆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援筆書於壁曰：「日講演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本朝賜諡「文毅」。偉字叔度，休寧人）、太僕寺丞申佳允（佳允出近畿閱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汪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本朝賜諡「端愍」。佳允字孔嘉，永年人）、給事中吳甘來（甘來聞變，

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本朝賜諡「莊介」。甘來字受和，江覆新昌人）、御史王章（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城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擗槊刺死——本朝賜諡「節愍」。章字漢臣，武進人）、陳良謨（良謨母老，己未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曰：『能如是乎』？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本朝賜諡「恭潔」。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諡「恭節」。純德字靜生，零陵人）、趙讓（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執）、兵部郎中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本朝賜諡「介愍」。德字元升，霍州人）、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之茂字松如，麻城人）、吏部員外郎許直（直聞帝崩，一慟幾絕

。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闔戶自經死——本朝賜諡「忠愍」。直字魯若，如臯人）、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鏞，並同日死——本朝賜諡「忠潔」。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員外郎甯丞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於官廨。丞烈字養純，大興人）、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天顯，松江華亭人）、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爲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經。騰雲，順天人）、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入，率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券，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春，穎六世孫）、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焚死——福王時，諡「忠武」）、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告文炳，宜自爲計。時太后母瀛



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而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爲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劉文炳字洪筠，宛平人；申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駙馬都尉鞏永固（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口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諡「貞愍」）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城陷，作絕命詞，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等，皆同時死（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爲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自投晉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給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詭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

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撈掠取資）。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爲，若主今求死不得矣」）；拷掠賁賂路，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

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眞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大清兵破李自成於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於英武殿，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灤州，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召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於我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於流賊，不勝髮指！

故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旆，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三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爲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多歷戰陣，殊剽悍；陣於關內，自北山亘海。大軍布陣，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旣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大軍從三桂陣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君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

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爲後衛（自成勒諸璫，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

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 五月，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今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遜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羅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天命有歸人、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爲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於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

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潞（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鏞（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於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於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恩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懾曰廣）。

乙酉，迎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於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眉批〕「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並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弘圖、士英並爲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

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爲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 明福王稱帝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

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

十五日壬寅，王稱帝於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

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啓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

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靈，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僞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專。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與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

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騷（襄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爲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啓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斂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



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獎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眉批〕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膺分闔而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錚錚佼佼爲其素所心憚，正當乘此變色汗背時，一一聲罪切責，折其驕蹇之萌；且爾時三鎮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敢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感恩，轉令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習專尙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免。彼萬元吉之齎金出犒、用博遷官，又無論矣。語云：「一木難支」；況大廈已傾之後，庸有冀乎！

### 明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於是諸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

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爲侯、蔭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略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爲蘇松巡撫。

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攜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

，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彝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於宿遷，走之。

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沔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鄒平人）爲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慄（涇陽人）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慄走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慄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廬陵人）爲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藉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怒。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諡號。

命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圖，以「思」非美諡，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諡其祖母鄭貴妃曰

「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諡「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並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諡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熾等爲王。並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諡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爲贈諡、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爲李自成所害，乃追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鍼陛見。**

大鍼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爲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鍼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鍼，因薦大鍼「知兵」。初，大鍼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鍼因贊周遍結之，爲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鍼才。士英亦言大鍼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爲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鍼冠帶陛見。大鍼乃

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並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爲大逆。於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等並言大鉞「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略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報，乃忽召大鉞，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姓、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姓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於廷，指慎言及姓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鬻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姓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

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勳臣以糾劾也；使勳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姓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

###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於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縉祚言，欲立潞王；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鍼中樞；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媼姬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廳仕，亂名器。『夫吳姓、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鍼，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縉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

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賊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賊；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起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鉞，得爲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

〔眉批〕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第建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圓勵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遙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宄，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訐日口，而淪胥莫挽矣！

###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與相擊，浙兵潰；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調卹被難家，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

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心不能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窻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爲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佯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僞命，爲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



保救澍；袁繼咸亦爲上疏，代澍中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眉批〕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爲敢言，亦足概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爲奸，遂挾「背恩」爲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宦寺與閹臣把持朝局，尙牢不可破；誰爲亂階！「易」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恨於貽謀之不善耶！

###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於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尙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蔭其弟、姪有差。

###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明年南京破，兵部尙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於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尙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尙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舟山。八年，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爲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按張國維諡「忠敏」、張肯堂諡「忠誠」，俱本朝賜）。

###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於我大清。

我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於燕，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通使。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岷，爲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爲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略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

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聽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

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於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郎降賊後歸我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按左懋第，本朝賜諡「忠貞」）。

###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眞定，益悉衆迎戰；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卻。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會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於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

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僞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雖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狼自用，僞尙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鑊，官吏坐賂，即鑊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懼——張第元，汾陽人；耿始然，猗氏人）。

###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爲戶部尙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爲尙書」；高弘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爲阮大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爲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鍼，故亦以中旨起之）。

### 明釋高墻罪宗爲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爲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率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閏六月，遂自立於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爲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爲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爲；屢促芝龍出兵，以餉

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於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大兵抵閩關，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於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蘇觀生字字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爲浙、閩通衢。鄭爲虹字天玉，江都人；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瀧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爲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按黃道周，本朝賜諡「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

學士姜曰廣擬愈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於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淥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爲王守？』至淥言於王，亦不聽——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剗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於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於濯錦橋，佳引自投於浣花溪），副將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

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虞，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摔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於萬里橋下。賊幽雲祚於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爲屈；遂並見殺）。

###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於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剋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爲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爲言：皆不納——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眉批〕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爲心，然猶不專爲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尙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場日蹙，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爲務，與巢幕之謀何異！況爾時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壘，且不免剜肉醫瘡；何況賞賜濫膺非

擁立冒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無心肝者矣！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爲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攜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會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助（黎州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泉人）；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蘅遂移駐納溪，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之畢節衛，尋卒。會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爲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順治八年，大清兵南征，一蘅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爲河南巡撫；老嫗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於士英（蕭應訓復南陽及□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覲其賄，故爲尊嚴，厲詞詰責，詆爲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饒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駟（歙縣人）代之。

###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唐王時死節，本朝賜諡「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爲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諡。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諡、世廕；立廟於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於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爲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文炳等事具前）、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鏞、彭瑄、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鏞，成都人；彭瑄，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述、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惟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時春，事具前。純臣，東平王能

八世孫；肇迹，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濂，鄆國公祿七世孫；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鏜八世孫；崇猷，信七世孫；遵周，梁國公成七世孫；先通，守仁曾孫；光燦，與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鉞、彭瑄、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恒登（新昌人）、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鄆縣人）、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諡。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諡，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諡。禮部尙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諡，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爲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略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

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爲南安伯。

尋命爲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達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弘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八世孫）薦，起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鍼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鍼司馬又繼之。其爲墨勅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鍼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爲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鍼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成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

，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槊而拏之，人焉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鬪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史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高，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恨。可法令傑償其焉，復出千金爲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

###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弘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用，益爲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略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爲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釋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執袴支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塗、陳啓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

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嬴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爲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惛死無地，終夜附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鉞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讎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額（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啖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額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朝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讎，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爲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

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於我大清爲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僕家池死——本朝賜諡「忠確」。僕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僕家樓下）。

###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受僞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略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

爲弘光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鑣言爲信，亦震恐。於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鍼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讐釀內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本朝賜諡「忠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植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爲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爲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爲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違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鍼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於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勳（慈谿

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鉞世仇，又嘗首劾士英；大鉞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架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架，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鉞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上疏救，士英、大鉞並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本朝賜諡「忠惠」)。

###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爲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歙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並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屬，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大兵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後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本朝賜諡「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河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僞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僞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楹言：「縉彥闇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與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眉批〕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時，自捐軀矢節諸臣外，有身污僞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

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傳聞異辭」曲爲寬貸，即屬與於逆惡之尤。然在馬、阮儉邪，既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拯拔；其於異己之輩，又轉得借題報復以修睦毗齟齬。即解學龍所定爰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爲嚴切。彼侍處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於焦頭爛額之人反脣相詰，甚至乘擁立之舉濫賞冒功，憫然以爲得計！聞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 明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阮大鍼入見，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爲證。弘圖顧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鍼及馬士英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醜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弘圖因慙恚之，士英意辭。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鍼宣言「曰廣實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弘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弘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本朝賜諡「忠貞」）。

### 明鳳陽地震。

###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

。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於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爲吏部尚書、楊維垣爲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鍼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鍼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聘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

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輒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

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愷愳之際，忽棒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柅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

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



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眉批〕幼年即美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遭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心有疑惡其語而不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

！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詐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爲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截買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謂良玉脅制朝廷矣——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柏皆燼。

### 張獻忠僭號於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僞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

丞相、尙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爲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爲尙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爲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刦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僞職，前布政使尹仲、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仲，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僞將分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於中圖，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僞官朝會，呼葵數十下殿，奠所輟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鏟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爲嚮導。至監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監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

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大略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會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連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稿，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主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

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四人頭爲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 我大清兵入宿遷。

我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爲敘功、稽算地耳——楊士聰，濟寧人）。

### 明命權酒稅。

馬士英請權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 明遠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茲谿人）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

永吉爲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 明桂王常瀛卒於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稷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於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於肇慶，號「永曆」。會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昌總兵金聲桓等叛降於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爲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

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於我大清。順治十五年，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於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於楮陁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爲一勞永逸之計，我大清命定南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首莽猛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帥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於木邦，遂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爲捍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嚴起恒，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爲南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諡「忠誠」、瞿式耜諡「忠宣」，俱本朝賜）。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大康人），爲聯絡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南無，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爲備（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闖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鍼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惘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案、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



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諡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徐揚先，江寧人；竟光岳，臨川人）。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成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爲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鍼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爲大鍼訟冤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眉批〕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牽引關節，久致沈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諧，頗冒「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貢諛，解冤修好。是其平昔飾僞盜名，祇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蹉跌，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持。卒之大鍼等伎刻相尋，仍不免

於列名羅織；彼屈節以求容於宵小者，亦徒足自貽臭穢焉耳！

## 乙酉歲

乙酉（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被執，明亡）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簞、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鼓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追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爲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諭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

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嶙然，義烏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廣施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何南提學僉事鞏煇、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煇，真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鍼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鍼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

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於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爲「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於我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爲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逆；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爲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爲定國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子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於大清軍（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遼東人）。

###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爲右都御史；皆阮大鍼援之也。

### 明以衛允文爲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且爲雉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爲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爲贅。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德）。

### 我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僞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大兵兩道追躡，蹙之於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尙五十餘萬；尋爲我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口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腦中鉏死。時我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及僞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兄子過，偕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於唐王聿鍵；未幾，亦死——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鍼爲兵部尚書。

命大鍼以尙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鍼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爲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於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躡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爲總兵，大鍼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躡大帥。時人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劫太子慈煊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僞。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尙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於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爲眞，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略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

即明白讞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爲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略節諭之而已。

###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爲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於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 我大清兵定河南。

我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鄆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爲西防，良玉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

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爲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鍼，睚眦殺人；借三案爲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鍼以謝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杼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鍼、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劫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之）。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鍾、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縉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縉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爲姜曰廣私黨，令朱統鑣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鍼亦與鑣有



夙憾。於是御史羅萬爵（□湖人）、王懋等連疏詆鑣、績祚，至比績祚爲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績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績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鉞輩急殺之。

### 明徵劉夏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爲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 明左良玉死於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爲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尙盛，自彭

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於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鍼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於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爲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張亮，四川人；袁繼咸，本朝賜諡「忠毅」）。

### 我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 我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磯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

自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十八日，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詔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陣拒守（舊城西部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竟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在籍侍郎張伯鯨（自經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鄆人）、知縣周志畏（亦鄆人）、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熬人，上海人）、庶吉士吳爾璉（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績，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

澤清已潛謀輸款我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諡「忠正」）。五月，我大清兵渡江。

我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達、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達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大清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蹙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達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士英遁廣德，知縣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遂走杭州；阮大鍼亦自上江逃至。未幾，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澆開門降；士英與大鍼俱走嚴州方國安營。明年，大兵剿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鍼乞降，從大兵攻

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 我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勳戚自魏國公徐文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尙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並城內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於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尙書高倬、吏部尙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自經於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璽、陳士達等——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箕，徽州人；璽、士達，俱南京人）。

**我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黃得功死之；明**

**亡。**

南京既定，我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走，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

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捨所拔箭，刺吭死（本朝賜諡「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大清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狗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王師遂進平浙江。



# 通鑑輯覽明季編年（下）

唐王

乙酉、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夏六月，我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燿之孫、世子器盛之子）奔福建。

臣等謹案：明自北都淪覆，宗社已墟。洪惟我國家應天順人，光宅區宇，薄海中外咸歸正朔。福王以敗亡餘燼，偷息金陵，首尾纔及一歲；我皇上量同覆載，念其尚有疆域堪憑，可從建炎南渡偏安之例，特命於「輯覽」「明紀」末分注「附編」，盡祛前代史家偏陋之習：大公至正，洵足上配麟經，垂訓萬古。至唐、桂二王閩、滇轉徙，已無尺土一民；革莽苟延，尤不足登諸記載。乃蒙聖謨指示「等於宋是、昺之流離海島」，謂「事蹟尚有可稽，宜著其危亡窮蹙之形，以益懷夫天命難謀之戒！且當時遺臣故老茹苦閭關，蹈死如飴、貞心不貳，亦宜詳加闡錄，毋使湮沒無存」！大哉王言，仁至義盡；用示有邦之炯鑒，而立臣道之犬防：至公至平，更從來史策所莫及。臣等慄遵諭旨，謹案「實錄」紅本及「明史」列傳所載，參以王鴻緒「史稿」諸書，采撮編次，以本朝紀年大書提綱，凡國家底定鴻模與二王竊據事實，俱分條系月，臚敘其下；務衷確核，以訂傳譌。至其時殉節諸臣，均已於乾隆四十一年蒙恩賜諡。今隨時隨事，各加詮次，掇其大



者，咸著於篇；而逐一恭載賜諡，庶上副聖天子表章忠義之盛心，而與「勝朝殉節諸臣錄」亦可互相考證云。

時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達等擁衆還閩，沿道焚掠。大兵進徇常州、蘇州，皆下之（蘇州鄉官右庶子徐汧作書戒二子，肅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舉人楊廷樞聞變，遁蹟入鄧尉山中；尋受唐王命，爲檢討。時四方弄兵者，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洲寺——徐汧字九一、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汧、廷樞，俱賜諡「忠節」）；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趨杭州。故明潞王常滂（明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方流寓於杭，諸臣聞福王見執，請常滂監國；不受。不數日，大兵至，常滂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開門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臨安知縣唐自綵（達州籍，江陵人）、邵武同知王道焜（字照平，錢塘人）皆死之。（時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遁竄，獨咸建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見執死。自綵與從子偕豫逃山中，有言其陰部署爲變者；遂被補獲，與偕豫同死。道焜，投繯死——咸建、自綵，俱賜諡「忠節」；道焜，賜諡「忠愍」）。紹興諸郡，悉望風納款。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慟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

，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竟絕粒二十三日而卒（宗周，賜諡「忠介」。其門人殉義者，有諸生王毓著，字元趾；會稽人。方宗周絕粒未死，毓著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毓著之友勸以陶淵明故事，毓著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召故交，奏樂歡飲；酒罷，攜鐙出門，投柳橋下死。舉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方葬母，趣工人速竣，還家設祭；投纆死）。故明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字鯤庭，錢塘人），亦先後殉節死（宏圖逃野寺中，絕粒死；彪佳給家人先寢，端坐池中死；培以繩授三僕，從容自縊死——宏圖，賜諡「忠直」；彪佳，賜諡「忠惠」；培，賜諡「忠節」）。嘉興已歸附，而士紳屠象美等復集衆據城拒守；大兵還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尙書徐石麒死焉（石麒時移居郭外，聞大兵至，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城破，朝服自縊死——石麒，賜諡「忠懿」）。

時唐王聿鍵以被放出高牆（聿鍵先於崇禎間以倡義勤王，得罪禁錮），福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遇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字元子，漳州人）、戶部

郎中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等，遂幸以入閩。

臣等謹案：明自崇禎之季，流賊攻破京師，我國家誕膺眷命，光宅萬邦；天戈所止，立就蕩平。彼唐、桂二王竄走閩、滇，流離瑣尾，無尺寸之憑；而爲之臣者，尙思螳臂當車，阻兵負固。蹟其不知天命、敢拒顏行，終膏斧鑕，實所自取。我皇上擴天地爲公之量，念其各忠所事，蹈死如飴，在當日六師所屆，不得不行逆命之誅；而事後追思，究無愧於疾風勁草。即其潛踪草澤、從容引決者，亦爲克盡綱常；特沛恩綸，曲加崇獎，俾一體易名，以勵臣節。伏讀「勝朝殉節諸臣錄」內，其在唐、桂二王時效節者，計得專諡八人、通諡三百十有一人、記忠義祠者二百三十四人；渥典覃加，漏泉普被。褒口隆施，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臣等集次二王本末，謹采摭諸臣節概尤著者，臚具簡編；其所得賜諡，隨條恭載；以昭聖天子大中至正之盛心，俾天下萬世共懷然於教忠之彝訓云。

**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明太祖九世孫魯肅王壽墉之子）稱監國於紹興。

時浙江屬郡多歸降，寧波惟一同知府府事，已齋圖籍迎附。故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力議拒守，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王之仁，大興人；崇禎時，太監王之心之弟）。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鄞縣人）奉表請監國。會諸生鄭遵謙（會稽人，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舉兵紹興，給事中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

等自餘姚應之，國維自迎以海於台州。以海即日赴紹興，用方逢年（遂安人，崇禎間大學士）議，稱爲「魯監國」；以國維爲太傅、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以熊汝霖、孫嘉績爲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爲右副都御史，並督師防江）。總兵官方國安（貴陽人）亦自金華至，與王之仁等皆加封爵（國安，荆國公；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義興伯；張鵬翼，永豐伯）；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諸營爲持久計（時之仁、國安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肅樂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汝霖戰亦屢敗。國維督兵連陷富陽、於潛，會王師至，國維來拒，戰於草橋門，敗還；遂不敢出）。

閏六月，故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

鄭鴻逵等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南安伯鄭芝龍等奉聿鍵稱「監國」；鴻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衆心。諸臣皆以監國名正，候出關，建號未遲；而擁立者豔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稱號於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爲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進芝龍、鴻逵爲侯，鄭芝豹、鄭彩爲伯；兵事機宜，悉芝龍爲政。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爲上游，汀洲、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議簡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粵之餉不支其半，乃請

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遣給事中楊應期入粵督餉，參遲誤官數十員，提問無一至者。廣開事例，倡優僕隸並列冠裳；拜謁官府，鞭撻鄰里。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挺立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小民不勝其擾）。

臣等謹案：唐、桂二王雖明之支派，然唐王本疏族，桂王亦神宗庶孽，當宗邦淪覆，草竊邊隅苟延旦夕，實不成其爲國。乃仰蒙聖訓，謂其流離失據，正與宋之是、苗竄身閩、粵者，事例相同；凡國史傳之書「僞」者，概令更正。茲奉詔纂次二王本末，又蒙特筆改書稱號，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仰見大聖人執中權度，進退予奪一出千古之大公，而非向來史家拘陋偏私者所能窺見萬一云。

###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餘授官有差。

唐王聿鍵素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得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又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何楷爲戶部尙書、郭維經（字亦修，江西龍泉人）爲吏部侍郎、蘇觀生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流，聿鍵亦厭而罷其事。尋超拜觀生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欲位道周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聿鍵知出芝龍意

，下督學御史撻之）。聿鍵將郊天，芝龍兄弟稱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聿鍵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爲所容，請告去；塗遇盜截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

### 秋七月，我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江西巡撫曠昭（遂寧人）棄南昌，走瑞州；列城望風奔潰。

故明益王由本（明憲宗六世孫益敬王常瀼之子）在建昌，與布政使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副使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知府王域（字元壽，松江華亭人）、推官劉允浩（掖縣人）、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等舉兵拒守（南昌諸生鄧思銘集其儕數十人爲庠兵；後城破，俱死）。閱三日，有客兵爲內應，城即破；由本奔旗塘佛舍，尋歸唐王聿鍵於福州。萬亨等械至南昌，俱死之（萬亨等五人，俱賜諡「烈愍」）。

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潛導守關兵殺之；夢開餘黨與民互相殘，彌月不靖。唐王聿鍵以李翔（邵武人）爲新城知縣，禽殺餘黨，率民兵出城拒敵；大兵自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御史徐伯昌（新城人）俱死之（翔、伯昌，俱賜諡「節愍」）。

。大兵進克袁州、廣信（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自縊於萍鄉官舍。廣信同知胡甲桂，見執，自經死——時興，福清人；甲桂字秋卿，崑山人。俱賜諡「節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曠昭見執，死；知縣梁于洙死之——于洙，興化人。昭、于洙，俱賜諡「節愍」）。

會故明益宗永寧王慈炎招連子峒土兵數萬，復陷建昌，入撫州；考功主事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文選主事會亨應（字子嘉，臨川人）皆舉兵，與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茂遣副將徐必達扼泰和；未幾，戰敗，永茂奔贛州。慈炎亦以糧盡，退保建昌；大兵追獲，殺之（會亨應一日方宴客，大兵至，宗族死者二十餘人；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指示之，遂見執，並執其長子筠。亨應顧筠曰：「勉之！一日千秋，無自負！」筠曰：「諾」。受刑先死。釋亨應縛，諭之降，不答；遂戮之。又總兵謝上達、副總兵王坤、參將賴明標、游擊蕭奠邦、都司汪一貴、守備杜有聲、都督蔡欽、金世任、副將林引等，俱見執死——亨應，賜諡「烈愍」；上達、坤、明標、奠邦、一貴、有聲、欽、世任、引，俱賜諡「節愍」）。

江西諸郡皆平，惟贛州未下。適唐王聿鍵手書至贛，加左庶子楊廷麟兵部尚書、修撰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國子祭酒；廷麟、同升乃與永茂集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協謀舉事；立忠誠社，招致四方之士；各率家丁、自齎糧入社者，幾

三萬人。

唐王聿鍵遣其大學士黃道周以兵出江西。

唐王聿鍵好學，通典故。然國勢衰微，兵食困乏，政歸鄭氏；諸大帥多選懷觀望，聿鍵不能有所爲。鄭芝龍、鴻達屢薦其私人爲清要官，聿鍵不從；以是懷怨望。大清遣御史黃熙允（晉江人）招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密使通款；聿鍵屢促出兵，輒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終無意出關，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聿鍵給空劄百函，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聿鍵以周定初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詹兆恒爲兵部侍郎、萬文英爲兵部員外郎，監道周諸軍；胡奇偉爲湖東副使，與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同守廣信——定初，南昌人；兆恒字月如，永豐人；文英，亦南昌人；奇偉，進賢人；夢泰字友口，鉛山人）。道周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

八月，我大清兵克松江。

先是，南京旣亡，列城俱下，而州縣多聚兵自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字豫瞻，給事中震陽之子）爲主，與進士黃淳耀（字蘊生）等誓死固守。江陰諸生許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陳明遇主兵；出戰不勝，乃請前典史閻應元（字麗亨，通州人；已遷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入城，屬以兵事。大兵力攻城，應元守



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龍（字雲升）偕中書舍人李待問（字存我）、羅源知縣章簡（字坤能）等亦募壯士數千人守城；會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猶龍聯絡二帥。而參將侯承祖（字懷玉，金山衛人；世襲指揮使）守金山衛，遙相應援。大兵至嘉定，峒曾乞師於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戰敗而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圯，大兵入；峒曾等並死之（峒曾拜家廟，率二子元演、元潔沈於池。淳耀入僧舍，索筆書絕命詞，自縊死；其弟淵耀從之。舉人張錫眉、董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峒曾、淳耀，並賜諡「忠節」）。至是，大兵進取松江，志葵、蜚敗於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而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俱見執，死之——猶龍，賜諡「忠烈」；待問，賜諡「忠節」；簡，賜諡「節愍」）。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城破，巷戰；踰時，父子俱死（承祖見獲，說之降；曰：『吾家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以死報國哉？』遂戮之。世祿中四十矢，見獲；同死焉——承祖，賜諡「忠烈」）。志葵、蜚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蜚不語，志葵說之）；迄不應。大兵悉衆攻圍，四面發大礮；城中死傷無算，堅守自如。八月二十一日，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及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江陰人）皆舉家自焚

；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應元，賜諡「忠烈」；明遇、勳，俱賜諡「烈愍」。時崑山人亦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用爲知縣；縣人共執殺茂材，推前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與貢生陶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琰、陳大任等共舉兵。大兵至，迎戰，敗還；遊擊孫志尹戰歿。城破，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見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室瑜、琰、大任同死之；事在是年七月。又有故明瑞昌王誼泐者，結衆謀犯江寧；事洩，與經略常爾韜、總兵楊三貫、夏含章等俱死。又有崇陽王者，率兵來寇歙縣，爲我兵所敗；其總兵閔士英、鄭鵬遠俱見執死。又高安王常洪與監軍道江于東等據婺源之小阮，遂平王紹鯤、職方主事楊謨等擁衆太湖，遙應魯王；亦先後見執而死；事俱在順治三年——佐才、志尹，俱賜諡「烈愍」；室瑜、爾韜、三貫、含章、士英、鵬遠、于東、謨，俱諡賜「節愍」）。

**唐王聿鍵以黃景昉、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莆田人）、曾櫻（字仲含，峽江人）俱爲大學士。**

初，振飛總督漕運，謁明鳳陽皇陵；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疏乞概寬罪宗，竟得請；聿鍵甚德之。及稱號福州，即拜振飛左都御史；振飛赴召，道拜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徹燭送歸，解玉帶賜之（聿鍵每責羣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

，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下所甚憂也！其言曲中聿鍵之短云。櫻嘗爲福建參政，力保鄭芝龍；芝龍感次骨，薦之聿鍵，起爲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張肯堂於都察院。聿鍵所置閣臣至多，前後幾三十人；然不令票旨，皆聿鍵親爲之（時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聿鍵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聿鍵乃加肯堂少保，給敕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祐爲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肯堂里人也。鄭芝龍懷異心，陰沮之；不成行）。

**故明靖江王李嘉**（靖江王守謙十世孫）自稱監國，唐王聿鍵執殺之。

亨嘉世封桂林；闖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謀僭號。召廣西巡撫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下梧州，執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王常瀛子安仁王；及唐王聿鍵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所囚；乃遣使賀聿鍵，因乞援；聿鍵喜。而亨嘉爲兩廣總督丁魁楚（永城人）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械送福州；廢爲庶人，殺之。

聿鍵封魁楚平粵伯，留鎮兩廣；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閩，退居廣東。

### 魯王以海遺兵犯杭州，敗退。

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州，總督張存仁遣將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衆尙據富陽，大兵進，敗之於關頭；追二十餘里，斬國安子士衍。初，馬士英擁殘兵渡江，欲謁魯王以海；以海諸臣力拒之，乃投方國安軍。尋復與國安聯兵謀窺杭州，爲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衆江東赭山、杭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大兵進剿，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 九月，我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衆降於唐王聿鍵。

初，李自成既走陝西，大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大兵兩道追躡，連蹙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衆尙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爲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剝其衣，得龍

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爲自成也。時大軍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僞汝侯劉宗敏、僞總兵左光先等，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攝偏沅巡撫傅上瑞（武定人）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二南，蒙化人）！騰蛟與監軍荆西道僉事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謀遣部將萬大鵬往撫，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搖旗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即李過改名）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復擁衆三十萬，驟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字仲緘，無錫人）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皆踴躍拜謝（允錫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降）。唐王聿鍵大喜，加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錦等皆賜名授官，號其營曰「忠貞」，置之荊州（授錦前部左軍、一功右軍，

並掛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封高氏貞義夫人；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騰蛟慮赤心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赤心自是無異志。允錫亦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

自成亂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聿鍵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聿鍵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

### 冬十月，我大清兵克徽州。

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推官溫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寧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犄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職方郎中尹民興（字宣子，時流寓涇縣）、監紀推官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聿鍵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聲遣兵取旌德、寧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於大清，導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聲語門人江天一（字

文石，歛縣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明莊烈帝諭祭承疇文以諄之）？遂與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守備萬全、遊擊余元寅俱死（總兵范雲龍及聲弟經，亦死於旌德），應箕見獲死。祖德退還山中；大清攻拔其寨，不降，磔死（民輿走免；唐王聿鍵以爲御史。事敗，卒於家）。諸生舉兵者有寧國麻三衡（字孟璿，布政使溶之孫）、沈壽蕘（字景山，都督容之子）等，亦俱敗死（宣城諸生吳漢超復舉兵，連陷句容、溧水、高淳、涇、溧陽、太平諸縣；夜襲寧國，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璜猶嚴兵自守，黃河復以城獻；璜闔門死之（璜趨歸村舍，先刃其長女，語妻茅同殉；茅匿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自扶其創而死——金聲、吳應箕，俱賜諡「忠節」；邱祖德、溫璜，俱賜諡「忠烈」；吳國楨、陳有功，萬全、余元寅、范雲從，俱賜諡「節愍」）。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藻（福安人）頒詔浙東，時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將返台州；熊汝霖獨出檄，嚴拒不納。張國維馳疏上聿鍵（略言：『國當大

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宜同心並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聿鍵乃召中藻還。自是，閩、浙如水火矣。

臣等謹案：唐王假息閩海、魯王竊據紹興，其地正相脣齒。不能同心協力，各圖擅地，竊號稱尊；而其臣又復懷挾私心，自分畛域。一則拒其使命，一則戮及使臣；彼此猜嫌，竟成水火！以敗逃窮蹙之時，鬩牆紛爭，偷安旦夕；宜乎天兵飛渡，越、閩不旋踵而削平也。

### 唐王聿鍵妃曾氏至福州。

曾氏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聿鍵頗嚴憚焉。我大清兵攻吉安，還屯峽江。

先是，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乃大亨士於贛州城西，與劉同升乘虛復取吉安、臨江；唐王聿鍵命加廷麟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是月大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必達，賜諡「節愍」）。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還屯峽江（聿鍵召南贛巡撫李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繩代；甫任事，復擢萬元吉兵部右侍郎，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召朝繩還，以劉同升代之。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寧。



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請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爲鄭氏所握，請聿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曾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聿鍵擢來賀兵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陳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大兵追至開化，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等俱死（嗣聖、德、光輝、璋、勝、辰，俱賜諡「節愍」）。道周至江寧，幽別室中；從容著詩文數卷。閩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袁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本和人）、蔡紹謹（龍溪人）——考二人姓名，「紅本」作蔡雍、賴繼謹）、兵部主事趙士超（閩縣人）、廣信通判毛玉潔（六合人）——考毛玉潔，「紅本」作毛至潔）、遊擊朱家第等，皆死之（廣信尋亦爲大兵所破，胡夢泰自縊死，萬文英赴水死；周定祁、胡奇偉及都司劉芳伯、黃國治、參將謝良才、王之樞、監紀官李奇、餘干知縣楊時秀、兵部員外郎戴伍僑、守備陳壽、陳傑、總兵江天衢、推官王象乾、胡佩、遊擊胡接輝、廣信同知胡嘉桂等，俱死之。詹兆恒奔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已進犯開化縣，兵敗，殉於陳。攝撫州事同

知高飛聲遣人懷印走謁唐王聿鍵，而身守城死焉——飛聲字克正，長樂人。道周，賜諡「忠端」；雍、紹謹、士超、玉潔、家第，俱賜諡「烈愍」；夢泰、文英，定初、奇偉、芳伯、國治、良才、之樞、奇、時秀、伍儁、壽、傑、天衢、象乾、佩、接輝、嘉桂，俱賜諡「節愍」；兆恒，賜諡「忠烈」。

時唐王聿鍵又以大學士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爲督師，辦湖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爲給事中揭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許致仕。久之，大兵至，冠死之（冠寓居門人秦寧汪亨龍家，亨龍執以獻有司；不屈，僇於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汀人歎其忠——冠，賜諡「忠烈」）。

丙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鍵遣將分道出兵，不果行。

鄭芝龍知物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弭衆議。乃請以鄭鴻逵爲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各擁衆數千，號數萬。既出關，託候餉，仍駐不行（鴻逵駐仙陽鎮，慮有上書言事者，嚴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人入）；聿鍵檄催孔亟，不應。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時芝龍已通款於我朝，聿鍵不知也。會魯王以海濱都督陳謙使閩，趨趙不敢入；芝龍與謙有舊，以書招之。謙入見，書稱「叔父」而不稱「陛下」，聿鍵大怒，下謙於獄；芝龍疏救，不聽。有御史錢邦芑者爲聿鍵言：「謙與芝龍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

！聿鍵即命誅謙；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於市，必過我門。我且命停刑，願以我官職贖謙罪，當不死」。聿鍵命移謙別所斬之。芝龍奔赴，哭極哀；由此怏怏不悅，益懷異志矣——邦芭，鎮江人）。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

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鄭芝龍不欲聿鍵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聿鍵不得行；遂駐延平。

吏部司務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聿鍵命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聿鍵以事殺建陽知縣施燦、邵武知府吳汝焯、推官朱鍵，曾櫻力救，不聽；人情惶恐。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颺自浙中遁至，聿鍵加期昇總督、遇颺僉都御史；路振飛等封還內降，謂『遇颺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激稱通城王，派餉苛虐；不可用』。聿鍵乃止）。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魯王軍於紹興。

魯王以海復遣柯夏卿、曹惟才聘於唐王聿鍵，聿鍵加夏卿兵部尙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報以海（曰：『吾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遣僉都御史陸清源（平湖人）

饗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後國安敗，清源自沈於江——清源，賜諡「忠節」）；且出檄數聿鍵罪。張國維歎曰：「曲在我矣」（時以海兵力孱弱；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兵部尚書余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煌字武曾，會稽人）。

**我大清兵克吉安，遂圍贛州。**

楊廷麟自吉安赴贛將朝唐王聿鍵，以萬元古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孫）調雲南兵；及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爲廷麟招降，有取撫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唐王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爲足恃也，蔑視滇、粵軍，滇、粵軍解體。然安卒故爲賊，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至是，大兵攻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中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阜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大兵進至阜口，元吉不能禦，退入贛城；大兵乘勝進，圍之。唐王兵部侍郎劉士楨促新軍張安赴

援，安宵遁。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新軍來救；戰於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入贛，與元吉憑城守（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使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江西巡撫劉遠生自出城，召其將張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其妻子。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遠生憤甚，渡河再戰，皆敗；見獲，復逃歸；援軍皆不敢前。會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大兵爲解圍，屯於水西。未幾，圍復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困守久，唐王聿鍵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右僉都御史；命郭維經爲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允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廷麟、元吉同守。時東鄉、安仁、貴溪、瑞州、餘干、萬年諸郡縣俱聚兵遙應閩中，大兵分道進勦，先後克捷，禽斬故明文武官甚衆。其死於東鄉者，有副將傅潛龍、參將黃騰、都司文而武、守備劉威振等；在安仁，則有參將傅鼎乾、都司徐德、守備洪士邦等；在貴溪，則有總兵陳輝、汪碩畫、副將汪洋、監紀知縣廖汝健等；在瑞州雞公嶺、棠山一帶，則有副將黃英、都司敖高、參將晏性等；在餘干、萬年，則有都司趙祖、參謀舒奇謀等——姚奇允字有樸，錢塘人。自傅潛龍以下十六人，俱賜諡「節愍」）。

夏六月，我大清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

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魯王以海諸軍列營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餘里，艤舟江上以待；大兵索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二十七日，大兵策馬徑渡；方國安盡棄戰艦，拔營走紹興，劫以海南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走。六月一日，大兵入紹興；國安決計獻以海來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以海得脫；至台州，航海走。命張國維防遏四邑，圖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國維，賜諡「忠敏」）。兵部尙書余煌等，皆死之（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大理少卿陳潛夫，走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職方主事高岱，偕其子朗躍入海死。兵部主事葉汝菴，與妻王氏同死。禮部侍郎陳函輝，從以海航海；已而相笑，哭入雲峰山，投水死。諸生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周欽堯、永嘉鄒之琦等，皆殉義死——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岱字魯瞻，汝菴字衡生，俱會稽人；函輝字木叔，臨海人。煌、潛夫、函輝，俱賜諡「忠節」；岱、汝菴，俱賜諡「節愍」）。大兵進克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死（大典，賜諡「烈愍」）。

時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乃浮海至廈門，遂走南澳（方國安、方逢年俱來降；尋以蠟丸書通閩搜得，誅死。阮大鍼在方國安軍，亦偕謝三賓、宋之晉等赴江干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士英擁殘

兵欲入閩，唐王聿鍵不許；會大兵勦湖賊，士英與吳易俱禽獲，斬之；事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台州山寺爲僧，爲大兵搜獲；尋得其與大鉞通閩疏，斬之延平城下。大鉞方遊山，自觸石死，仍僂屍云。吳易字日生，吳江人；與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駒、自炳、吳福之等聚兵長蕩，唐王聿鍵授爲兵部尙書、魯王以海封爲長興伯。大兵至，俱被獲死。總兵程槐、沈茂、職方主事倪曼倩、監軍道朱世昌、通判馮時敏、評事馮一鷺，與易等俱死。時太湖中阻兵者甚衆，有鎮南伯金公玉、安撫許耕奇、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震、史宏弼、田希成、毛濟宇、同知吳任蘭、藩鎮汪碩德、參謀□美初、副將施子昭及朱大定、曹辰、沈君晦等，俱先後被獲死。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方遁續□□，魯王以海授以兵部侍郎銜，潛謀結太湖兵舉事；事露，被獲，乘間赴水死——易、槐、茂、曼倩、世昌、時敏、一鷺、公玉、耕奇、明道、世忠、元震、宏弼、希成、濟宇、任蘭、碩德、美初、子昭，俱賜諡「節愍」；子龍，賜諡「忠裕」。

閩中大震，鄭芝龍假言海寇入犯，須往備禦，拜疏即行；盡撤兵回安平鎮。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空無一人。

臣等謹案：魯王竊據紹興，方恃錢塘爲天險；及大兵壓境，天心助順，江水斷流，頃刻畢濟。不數月，浙、閩盡平；與元兵至臨安、江湖三日不至者，神應尤異。至張國維等援立監國、擁

戴旁支，爵名本爲不正；乃以其抒忱效命，亦得蒙恩賜諡，同荷褒章。臣等編纂唐、桂二王本末，謹以魯王諸臣事實隨條附載；俾天下後世，咸知聖代褒忠之典，甄錄無遺；實爲至公且溥云。

秋七月，我大清兵克衢州。

唐王聿鍵巡按金、衢二府兼視學政御史王景亮（字武侯，吳江人）、衢州知府伍經正（安福人）、推官鄧巖忠（江陵人），皆不屈死；魯王以海所遣鎮將張鵬翼及伯吳凱、總兵項鳴斯等，亦死之。江山知縣方召（宣城人）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誅；苦輩可迎附」。遂封印，冠帶自縊死（景亮、經正、巖忠、召凱、鳴斯，俱賜諡「節愍」；鵬翼，賜諡「烈愍」）。初，楊文驄走處州；唐王聿鍵以在鎮江時與之有舊，拜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至是，聞衢州告急，命與誠意伯劉孔昭共援衢。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走；爲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字武功，相城人）俱不降，戮死（臨，賜諡「節愍」；文驄以馬士英黨，廷議不與諡）。

八月，我大清兵克建寧。

鄭鴻逵駐關外聞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唐王聿鍵聞之，削鴻逵爵。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容過嶺，長驅直入。然大兵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嶺也。唐王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鄭爲



虹（字天玉，江都人）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城破，爲虹與給事中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並死之（爲虹，故浦城知縣；唐王聿鍵聞其廉，召爲御史；部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關，尋擢巡撫。鄭芝龍部將奪民舟爲梁，爲虹叱責之；芝龍訴於聿鍵，聿鍵爲諭解，乃已。至是，殉難。又巡撫楊廷清、李暄亦俱爲大兵所獲，死之——爲虹，賜諡「忠烈」；大鵬，賜諡「烈愍」；廷清、暄，俱賜諡「節愍」）。

### 唐王聿鍵奔汀州，我大清兵克延平。

閩中自鄭芝龍去後，羣情益離沮（唐王聿鍵視朝，命內侍出一篋，示羣臣曰：『吾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衣蔬食，曉夜焦勞。正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令錦衣衛官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終也！』唐王聿鍵決計赴贛，何騰蛟亦遣郝永忠（即郝搖旗改名）來迎，將至韶州。會仙霞關敗聞至，聿鍵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倉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篋自隨。抵順昌，聞追兵且至，騎而奔；數日，方至汀州。延平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

生」！其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士和，賜諡「節愍」）。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謹案：唐王自擅號福州，不能裁抑鄭氏，以至屏削日甚，上下離心。逮我王師深入，閩南寸土實無地可以潛蹤；乃當汀、劍崎嶇，覆亡不暇，猶載書篋以自隨。此與梁湘東王之焚書江陵、稱文武道盡者，如出一轍；尤可噴鄙也！

### 我大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福建平。

唐王聿鍵在汀州，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聿鍵與曾氏俱就執（給事中熊緯聞難，奔赴；遇大兵，死之。總兵官都督僉事胡上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爲我采毒草來』！與妾劉氏，共飲藥酒而死；熊緯字文江，南昌人；賜諡「烈愍」。胡上琛，福州衛人，世襲指揮使；賜諡「節愍」。曾氏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於福州（陽曲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王演漢、西城王通簡等俱死）。

故明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復來襲汀州，乘夜登城；大兵擊敗之，斬萬餘級。又破總兵師福於分水關；入崇安縣，巡撫楊文忠見執死（文忠，諡節愍）。遂襲克福州，唐王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等，並死之（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太僕少卿王瑞枏，避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兵科給事中郭符甲，戰敗，身被數創死——馬思理，長樂人；郭符甲，晉江人；俱賜

諡「節愍」。王瑞柵字聖木，永嘉人；與曹學佺俱賜諡「忠節」。大軍駐福州，分兵徇漳、泉諸郡縣，相繼下；閩地悉平。

鄭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其子成功（成功初名森，唐王聿鍵賜以國姓，改名成功）不從；芝龍既入朝，成功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叛入海。

冬十月，我大清兵克贛州。

故明總督萬元吉素有才，洩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大兵營徧麓，元吉指爲空營。兵民從大兵營中至者，言軍勢甚盛；輒叱爲間諜，斬之。贛州受圍既久，諸道援兵稍集（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楊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諸將欲戰，元吉欲待水師至并力；而中書舍人袁從鶚（一作來從鶚，郴州人）募沙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南昌人）、兵部主事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宏（安福人）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散去。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大兵用嚮導夜登

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礮礮炸，城遂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楊廷麟走西城，投水死（按「紅本」作「城上，殺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姚奇允，自縊於文廟。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死（維經，賜諡「忠節」）；廷麟、元吉、文薦，俱賜諡「忠節」；奇允，賜諡「節愍」。一時同殉者，太常寺卿管湖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而下凡數十人（期生，冠帶自縊死。職方主事周瑚，不屈，磔死。龔棻、王其玄、黎遂球、袁從鶚、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柳昂霄、曾嗣武、錢謙亨、中書舍人劉孟鎬、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不屈就戮。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溺死。舉人劉日陞，偕母、妻、弟婦、子姪同日死。參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已降於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鬪。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乃就慘。又通判淦君鼎、副總兵馬觀鵬、參將朱永盛、兵部主事於斯昌、訓導程必進、中書龍嘉震、湖東道姚生文、推官吳世安，亦俱不降死——周瑚，大名；王明汲，金壇人；萬發祥，新喻人；林琦，閩縣人；曾嗣武，寧都人；劉孟鎬、劉應試，俱安福人；胡縝，桐城人；淦君鼎，建昌人；馬觀鵬，順德人；朱

永盛，汀州人；於斯昌，黃岡人；程必進，松陽人；龍嘉震，太和人；姚生文，仁和人；吳世安，歸安人。期生、棗、觀象、必進、嘉震、生文、世安，俱賜諡「節愍」；其宏、遂球、從鶚、明汲、發祥、琦、昂霄、嗣武、謙亨、孟錡、應試、國球、寧登、纘、逢春、烈、君鼎、觀鵬、永盛、斯昌，俱賜諡「烈愍」。

### 桂 王（一）

丙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明神宗孫桂王常瀛次子）稱號於肇慶。

初，桂王常瀛卒於梧州，長子安仁王由援襲封；未幾病卒，由榔當嗣爵。會唐王聿鍵敗死報至粵中，故明總督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董天閔、朱治憫、周鼎瀚、方以知、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益堅，遂以十月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以魁楚、大器、式耜並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尚書、大器兼兵部尚書、式耜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

未幾，聞大兵已破贛州，司禮太監王坤（即王肇基——崇禎朝監餉宣府，大作

威福，屢爲言官所劾。福王時，奔南京；福王敗，復入閩。唐王聿鍵棄不用，又入粵事由榔。命掌司禮監，遂擅政事。倉卒奉由榔奔梧州，式相力爭不得。時大學士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命募兵南安，亦退入廣州；遣職方主事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奉表勸進。甫入謁，而觀生在廣州，別議立唐王聿鍵（事具後），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由榔召入舟中，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勅卒取韶，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代我受敵，從而承其敵」。由榔大悅；魁楚、式相等乃定議迎由榔復還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稱尊號，改年「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臣等謹案：前代宦官之禍，至明最烈；始於王振，而極於魏忠賢。履霜堅冰，其漸已非一日。桂王當大廈既傾，親見宗邦淪喪；由於闈寺橫行，尤宜疾首痛心。乃甫稱尊號，而即令王坤進掌司禮監，干政擅權；倉卒奔梧州，以致衆志乖離，馴召劉承允之亂。及坤被逐，而龐天壽等先後用事，諸臣依附；明黨交爭，迄入緬而未已。在桂王闇劣，受制奄堅，固無足怪。獨是塚徒流毒相仍，既已覆明宗社，即此阨危餘燼，而堅持故局，雖國亡而其燄未熾；禍敗所鍾，遂與明代相爲終始；其亦可爲歎息痛恨者矣！

**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廣州。**

丁魁楚等之將立桂王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專定策功，

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愠甚。適唐王聿鍵弟聿鏘嗣爲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總兵林察等擁立聿鏘，改年「紹武」，就都司署爲行宮（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尙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拒。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市人傳以爲笑。

###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聿鏘，不克。

桂王由榔遣給事中彭燿（順德人）、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聿鏘，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宗支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蘇觀生諸人。觀生怒，執燿殺之（嘉謨亦不屈死——燿、嘉謨，俱賜諡「節愍」），即日發兵攻肇慶，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由榔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帥兵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佳鼎、四敷，俱賜諡「節愍」）。

時肇慶大震，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呂大器辭官入蜀，遂以

化澄爲尚書，起李永茂爲大學士。未幾，亦罷。

臣等謹案：桂王竄蹟嶺南，據手掌之地，勢尤危窘。聿錫本唐王親弟，誼出本支，乃當望風瓦解之時，爲同室操戈之舉；而爲之臣者，方各挾其主以爲奇貨，爭城奪地，攻戰逾時；此與燕雀處堂何異！至彭耀、陳嘉謨等銜命出使，抗詞被殺；雖律以大義，與疆場致命者有殊。乃猶念其臨難捐軀、不失臣節，竟得一例邀恩賜諡褒錫，仁至義盡；史冊以來，實所未聞也。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廣州，獲唐王聿錫；廣東平。

蘇觀生既敗肇慶兵，意自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委任關捷先及梁朝鍾。捷先小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泱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潮州人）者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又有梁鑿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任，益昏瞶。招海盜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內外大擾。時大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聿錫視學，百僚咸集；或報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如是者三，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猝不能集；觀生乃自縊死（觀生走梁鑿所問計，鑿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



之。募故掘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縊。明日，縊獻其屍出降），朝鍾及太僕寺卿霍子衡（南海人）、行人梁萬爵（字天若，番禺人）、新城知縣廖翰標（龍門人）等皆死之（朝鍾聞變赴池爲鄰人救出，自剄死。子衡召三子，訓以死節；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拜家廟，先赴井死，妾莫氏從之，子應蘭、應荃、應芷及其妻各繼之。有小婢見之，亦赴井死。萬爵赴水死。翰標自縊死——朝鍾、萬爵、翰標，俱賜諡「節愍」；子衡，賜諡「烈愍」）。聿鏘方事閔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縫城走，爲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纆而絕（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死）。何吾驪及應華等悉降。

### 桂王由榔奔梧州。

由榔司禮太監王坤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數以內批授官；由榔諸臣爭之，不聽。給事中劉勳疏劾坤，幾得罪；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聞廣州已破，肇慶大震。式耜請駐峽口，坤不從；以朱治憫爲兩廣總督守肇慶，趣由榔出走。以二十二日乘輕舟上西峽，遂奔梧州。

我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潰走川南。

獻忠據成都，遣僞將軍分屠各府州縣，川中民盡；乃謀窺西安，盡焚成都宮殿

、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逃。會大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爲鄉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於鳳皇坡，中午墜馬，蒲伏薪積下。於是大兵禽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

時故明川中諸將競擁兵自固（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及王祥在遵義，巡撫馬乾、副將會英在重慶，監軍副使范文光及曹勳在洪、雅，監軍僉事詹天顏在松、茂，譚宏、譚詣在夔、萬；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在納溪居中調度，與應熊會瀘州，尅期並進——王祥，綦江人；馬乾，吳縣人；范文光，內江人；詹天顏，龍巖人），重慶會英兵最強；可望等率殘卒驟至，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英，賜諡「節愍」）；賊遂陷綦江，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退走永寧山中（尋病卒於畢節）。踰月，賊陷遵義，入貴州境。大兵追至重慶，故明巡撫馬乾敗死（乾，賜諡「忠節」）；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王祥等因復取保寧二郡，故明總督侍郎樊一蘅再駐江上，爲復窺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功狀於桂王由榔。由榔拜一蘅戶、兵二部尙書，加太子太傅；祥等進爵有差。

臣等謹案：孫可望、李定國等本張獻忠義子，自王師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

。從前「明史」各傳牽連附載，未爲區別。臣等恭輯「唐、桂二王本末」，仰荷聖明指示，以可望、定國等身爲賊黨，其所稱平東、安西等號皆獻忠僞授，自應重加貶絕，書「賊」、書「僞」以正其罪。至二王及其臣子荷蒙聖慈裁度，未可遽從「僞僞」之例；故君則正其稱號，臣則目以原官。尺寸權衡，具存書法；深仁大度，等量兩儀。彼指瑯琊爲「僞晉」、斥梁益爲「僞朝」者，豈足語於建中之極則乎！

丁亥、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肇慶，桂王由榔奔桂林。

由榔既西走，瞿式耜兼道趨赴，由榔已越梧州而西。大兵自廣州向肇慶，總督朱治憫棄城去，由榔走平樂。大兵入肇慶，遣別將徇高、雷二府，進取梧州；巡撫曹華迎降。由榔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王化澄皆棄由榔去（化澄走潯州。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連屬，爲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緣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尙求活人耶！』並殺之）。惟式耜及吳炳（宜興人，時爲由榔兵部侍郎）、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時爲由榔戶部尙書）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湖南副使陳象明以徵餉在廣西，聞廣東地盡失，檄調土兵，與陳邦傳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死之——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賜諡「烈愍」），以吳炳、方以智爲大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以智不至）；遣使勞何騰蛟，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彝陵人）、雲南王

錫袞（祿豐人）入閣（錫袞以道阻不能達，安之亦不至），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中，馬吉翔掌錦衣衛（吉翔本京師游猾，夤緣爲香山參將；丁魁楚令獻捷於唐王聿鍵，聿鍵喜其應對敏捷，擢爲錦衣衛使。至是，以使忠貞營復命，益以柔媚得由榔意，令掌絲綸房事，同票擬；遂大用事）。二月，我大清兵克平樂；桂王由榔奔全州，以其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

大兵襲平樂克之，潯州相繼破；由榔大恐。會武岡鎮將劉承允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由榔堅守（略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由榔不聽；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賜劍便宜從事，以麾下焦璉爲總兵（初，由榔爲張獻忠所執，璉率衆攀城上，破械出之；由榔病不能行，璉負之以行；由榔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爲參將。至是，進總兵）。封陳邦傳爲思恩侯，守昭平。由榔遂走全州。

####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貴州。

孫可望等率衆入黔，故明布政使張耀（字融我，三原人）急言於巡撫米壽圖（宛平人），請發兵民守禦；壽圖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突至貴陽，耀率家丁乘城拒擊，興寧知縣吳子騏（字九達）、戶部主事劉瑄、同知楊元瀛等亦以鄉兵扼賊；賊

來益衆，子騏等戰敗被執死，城遂陷。賊執耀，說之降；耀大罵不屈，遂與家屬十三人同見殺。壽圖出奔沅州（可望等陷安平，僉事曾益拒守，力屈死；陷平壩衛，戶部郎中譚先哲、寧前兵備參議石聲和俱闔門殉難；犯定番州，鄉官顧人龍率土民拒守，殺賊甚衆，城破，大罵而死——張耀，賜諡「忠烈」；吳子騏、譚先哲，賜諡「烈愍」；劉瑄、楊元瀛、曾益、石聲和，俱賜諡「節愍」；顧人龍，賜祀忠義祠）。

###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

由榔既出奔，桂林危甚。其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澗、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煊在焉。由榔令兵部右侍郎丁元華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薄桂林，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即令焦璉拒戰甚力，而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劉承允所遣援桂兵五千人在城與璉兵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城幾破者數矣。會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雲南。

先是，雲南土官沙定洲（王弄山長官司沙源之子）作亂，逐故明黔國公沐天波（黔寧王沐英裔孫，以總兵官世鎮雲南），盤踞會城，傳檄州縣，全滇震動；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爲奏請鎮滇；定洲遂西追天波，分巡金滄。副使楊畏知（寶鷄人）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知給與結盟，而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甚多；定洲築長圍困之，迄不能下。至是，孫可望等聞滇亂，兼程趨滇，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定洲之亂，天波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故可望假復仇爲名）；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洲解楚雄圍去，禦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瓛方按部曲靖，與知府焦潤生俱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瓛不屈；攜至昆明，自焚死。潤生亦不屈死。都司經歷徐道興方署師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賊入署，道興大罵；賊令出迎其將，道興擲酒杯擊之，罵不絕口；遂被殺——羅國瓛，嘉定洲人；焦潤生，上元人，修撰竝子；徐道興，睢州人。國瓛，賜諡「忠烈」；潤生，賜諡「節愍」；道興，賜諡「烈愍」）；賊遂由陸涼、宜良入雲南城（右僉都御史米壽琳以桂王由榔命，募兵雲南。可望至，壽琳知不免，張麾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繫他所，使人誘以官，亦不從

。從容題詩於壁；或以詩報可望，遂遇害——壽琳，魯府宗室，家兗州；賜諡「節愍」，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自與劉文秀等率兵西出。畏知禦於啓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僞號、不殺百姓、不擄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時永昌推官王運開攝監司事、通判劉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已降；可望諭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泣請納款紓禍；兩人慰遣之。既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靖爾」！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聞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經。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弟運闕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異趣邪！吾死，若收吾骨，與兄合葬」！遂躍入江死——運開字子朗，夾江人；廷標字霞起，上杭人；俱賜諡「節愍」。運闕，賜祀忠義祠。而定國之徇臨安者，與定洲部目李阿楚力戰，破其城，殺城中官民七萬八千餘人，盡掠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姚安陷，姚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不屈死，舉人金世鼎自殺。晉寧陷，知州冷陽春殉節死；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呈貢陷，知縣夏祖

訓死之。富民陷，貢生李開方率妻子同死；其友諸生王朝賀掩埋訖，即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僞職，爲賊杖死；兵科給事中廖慶亨、楚藩舉人杜天植亦先後死之——冷陽春，石阡人；夏祖訓，嘉興人。何思、夏祖訓、陳昌裔、廖履亨，俱賜諡「節愍」；冷陽春，賜諡「烈愍」；席上珍等，俱賜祀忠義祠。於是迤西八府，以畏知在軍，得保全；而迤東之殺，與獻忠同慘，可望遂據雲南（後二年，可望復遣定國攻定洲。既至，會定洲土目楊嘉者方迎定洲就其營宴，定國偵得之，率兵圍營；相拒數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其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先爲阿迷土官普名聲妻，後改嫁定洲，遂併有其地云）。

### 我大清兵克長沙。

始，唐王聿鍵既死，故明總督何騰蛟在湘陰厲兵保境，如平時；桂王由榔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至是，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帥師下湖南；桂王總兵王進才故守益陽，聞之，退保長沙，與狼兵將軍遇春鬪，揚言乏餉，大掠而去，並及湘陰。大兵進逼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湖南巡撫章曠亦走寶慶，大兵遂克長沙、湘陰（先是，劉承允受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先璧援勦右將軍；承允怒。及長沙既失，承允遂奏解騰蛟兵柄，召之入朝；先璧奏劾承允專擅，騰蛟反和解之。會聞先璧提兵至寶慶，



承允懼，又請命騰蛟督諸鎮兵駐衡州）。

夏四月，桂王由榔爲其將劉承允劫遷於武岡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劉承允迎奉頗如禮。旣而跋扈不可制，逐司禮監王坤於永州。矯由榔命，晉己爵爲安國公，總督戎政，賜尙方劍；封其弟承永武岡伯、錦衣指揮馬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和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允脅由榔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吉於牙門外；承允又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六部、九卿、科道頌承允功德者，章無虛日。至是，聞大兵將至，承允揚言瞿式耜已通降款，偪由榔即日發全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璧欲與承允爲難，伏兵邀於路；由榔甫渡河，浮橋斷，獲免。先璧遂大掠新寧，承允請赦諭解；久之，始去。自是，由榔政事皆決於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荊州，敗走。

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荊州月餘，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劉承允懼爲赤心所併，計非堵允錫不能禦；乃加允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行事。允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

初，邦彥見桂王由榔於肇慶，擢兵科給事中，遣齋敕還諭蘇觀生；邦彥聞使巨彭耀被殺，遂變姓名，入高明山中。及大兵已定廣州，列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有余龍者，本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澗招降之。未幾，諜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亦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陷東莞城，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進家玉兵部尙書。尋爲大兵擊敗，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邦彥見粵西危急，說龍乘間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移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爲然。邦彥遂與龍聯兵犯廣州，圍其城。龍卒故無祀律，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彥亦卻歸（大兵以廣州之圍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顧妻子』）；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陷順德。無何，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殤。大兵攻家玉於新安（時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陷新安，襲東莞。大兵至，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壘、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市井爲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

去：道得衆數千，復陷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歸善諸州縣，還屯博羅）；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

### 五月，我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兵盧鼎方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浙江山陰人）走白牙市，大兵遂克衡州。

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皆開鎮南北，故時稱十三鎮；大抵李自成餘黨及左良玉舊將也）；至是，皆自爲盜賊。衡州守將黃朝宣來降，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尋進克永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莆田人）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復陷永州。

### 魯王以海遣兵犯崇明。

以海既航海走南澳，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爲大學士，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阮進蕩湖伯。遣兵犯海口鎮東，據之；連陷海澄、漳浦諸縣。王師旋復漳浦，以海所置知縣洪有文死之。至是，遣其總督水師兵部右侍郎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率舟師北窺崇明。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

沙，爲大兵所執；諭之降，不從，戮死（洪有文，賜諡「節愍」；沈廷揚，賜諡「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召其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入武岡；尋遣還。

騰蛟在白牙，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允專恣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以兵事屬章曠，而走謁由榔於武岡，由榔及其太妃皆召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大怒，言「先調黃朝宣、張先壁軍，皆章曠親行；今乃折筆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曠行，承允乃至。騰蛟爲請於由榔，得封伯，且與爲姻；承允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爲戶部尙書，專領餉務；由榔不許。由榔召騰蛟圖承允，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騰蛟無兵，由榔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羣臣郊餞。承允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章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而卒）。

臣等謹案：明季督、撫姑息將校，結爲師生，互相黨庇，以致軍法玩墮。劉承允因何騰蛟薦，亦稱「門生」；其後跋扈反噬，而騰蛟竟不能制。蓋積弊相沿，雖騰蛟之忠盡，有所不免，終至召侮長姦；亦可知錮習之入人者深也。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

由榔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合兵陷梧州。於是廣西全省地，復爲由榔所據；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請由榔返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州，敗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復率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旋襲據連江，進陷長樂、永福、羅源、寧德諸縣。

八月，我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榔奔柳州。

時大兵克常德、寶慶，直趨武岡城外；馬吉翔挾由榔倉猝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護由榔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公安人）從之。既至，城已爲大兵所破，遂就執（炳至衡州，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之——炳，賜諡「忠節」；偉時，賜諡「烈愍」）；劉承允以武岡降，參將謝復榮戰死。兵部尙書傅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從；戮死（作霖妾鄭有殊色，就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復榮，賜諡「烈愍」；作霖，賜諡「忠節」）。由榔遂自靖州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由榔。會天雨，眷屬、內豎狼籍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張、儲侍皆備。由榔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掌司禮監。時從官皆不至，隨行者惟馬吉翔，各部諸司事皆吉翔一人掌之；由榔進吉翔爵爲侯。

桂王由榔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敗死。

子壯家居九江村，桂王由榔稱號，授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大兵入廣東，子壯止不行。及張家玉、陳邦彥與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等先後舉兵，子壯亦以是月聚兵九江村；兵多種戶番鬼，善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至，駐五羊驛；事洩，可觀等死。將引退，邦彥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大兵也，陳動；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殉；邦彥奔三水。

會故御史麥而炫（字章闇，高明人）陷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攝縣事；而清遠指揮白常燦亦以城迎邦彥，與諸生朱學熙櫻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強，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就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就戮死。高明亦破，實蓮戰死。子壯、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磔死（時張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分爲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大兵步騎萬餘進

擊，家玉五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敵，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陳子壯，賜諡「忠簡」；陳邦彥，賜諡「忠烈」；麥而炫、朱實蓮、白常燦，俱賜諡「烈愍」。張家玉，以甲申出謁闖賊，初節有虧；廷議不予諡）。

### 我大清兵克永州。

時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趙印選、胡一青奔還桂林，嚴起恒、劉湘客等亦至；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諸將助守。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兵萬餘至，與璉兵欲鬪。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乃與瞿式耜議，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義寧諸州縣，使各自爲守。

###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

初，狼兵將覃遇春率衆淫掠，瞿式耜召至桂林，斬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訴；由榔復以其子鳴珂爲總兵，領父部曲。至是，鳴珂聲言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鳴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 冬十月，魯王以海遣兵陷福寧州。

唐王聿鍵舊將涂登華守福寧，以海遣其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

；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錢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附於以海。以海復遣其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文選員外郎林奎（字子野，汝翥同邑人）以鄉兵犯福清，戰敗；奎殉於陳。汝翥就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而死（汝翥，賜諡「忠節」；奎，賜諡「烈愍」）。

臣等謹案：魯王竄身海外，以視唐、桂二王之在閩、滇，流離更甚。其臣如林汝翥、林奎等烏合遁逃，旋沒行陳，亦非瞿式耜等可比。乃易名鉅典並荷褒錄，曠蕩隆施，實從古所未有也！

### 我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總兵蕭曠，本武昌諸生，爲劉承允偏裨；何騰蛟令管黎平參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曠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曠，賜諡「烈愍」）。

### 十一月，我大清兵克沅州。

故明貴州巡撫米壽圖死之（壽圖，賜諡「忠節」）。偏沅巡撫傅上瑞出降；踰年，與劉承允並誅死。

### 我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灌陽，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



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下。會大兵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爲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焦璉並進爵侯；封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 我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傳在梧州，遣舟師將犯肇慶；遇大兵游騎，輒驚潰。大兵泝流追擊，徑上梧城；邦傳不知所爲，急遁還潯州，大兵遂入梧州。

### 十二月，桂王由榔還桂林。

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寧；瞿式耜等力爭，乃以是月初五日還桂林。以嚴起恒爲大學士，與式耜、王化澄同入直；何騰蛟仍出督師。

### 我大清兵克全州。

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傳將襲其輜重之在會城者；永忠即撤兵馳還桂林，盧鼎從之。焦璉不知其故，亦倉皇走平樂，人情危駭。守全諸將議遣使請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震，賜諡「忠節」）。全州鎮、道遂舉城來附。

### 桂王（一）

戊子、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於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雞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衆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快，嘗遣其客雷德復通款於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適其孥亦自京師至，反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並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寧。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贛。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賊圍贛州，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引兵踰嶺犯雒、韶。

###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於夔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尙附於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榔命爲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榔總督尙書樊一蘅令不行，惟保敘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傳由榔已死，容藩遂僞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芭傳檄討之。堵允

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容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呂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過將軍李占春營，具言由榔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爲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窘，乃北依譚詣兄弟，以兵攻石砭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 魯王以海遁居琅琦島。

時以海竄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害之，並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興侯鄭遵謙，皆投屍海中（汝霖，賜諡「忠節」；遵謙，賜諡「節愍」）。以海以錢肅樂爲大學士。

### 二月，我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榔奔南寧。

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鈔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移駐興安。至是，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榔即夕西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聽。由榔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爲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言。由榔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爲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日當議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忠即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

亦被掠，家人矯何騰蛟令箭，乃得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犬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寧（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由榔召爲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土兵略江右，不聽；天麟乃趨謁由榔於南寧——天麟字游初，崑山人）。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進襲，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全。時桂王由榔在南寧，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無恙，爲之泣下。

**我大清兵克興化，遂盡復魯王以海所陷諸州縣。**

魯王以海自航海後，數遣兵擾閩境，先後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軍勢頗盛。至是，王師進討，克興化城，以海大學士朱繼祚及參政湯芬（字方侯，嘉善人）、給事中林帽（字小帽，莆田人）、知縣都廷諫（杭州人）等並死之（繼祚，賜諡「忠節」；芬，賜諡「烈愍」；帽、廷諫，俱賜諡「節愍」）；遂連克永福、長樂、建寧諸郡縣（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鄺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破，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死——正畿、

逢經、恩及，俱賜諡「節愍」；祈，賜諡「烈愍」。凡以海所據地，一時盡復。以海不敢更犯閩，乃謀窺浙東（時沈宸荃棄家從以海於海外，以海擢爲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以鄭彩專恣，憂憤嘔血；聞連江破，以頭觸牀而死，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檗山中——肅樂，賜諡「忠節」）。

夏四月，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

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總兵來降。從王師平粵，用爲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修養甲節制，常懷異謀；及是：金聲桓誘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棟令其兵集教場，聲言索餉，欲爲變；成棟請養甲出城撫輯。養甲至，衆兵呼噪，劫之以叛；遂傳檄各屬遣使附於由榔。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州叛降。由榔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以獻忠爲兵部尙書（初，大兵破廉州，推官張孝起謀以兵拒，就獲；不屈，羈軍中。至是，脫歸；由榔以爲吏科給事中——張孝起，吳江人）。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

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陷全州，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等進攻永州。

我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連克九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別將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大兵遂圍南昌。聲桓兄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諜知，殺之。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報至贛，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昌中伏，大敗於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吳尊周乞師於桂王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諛其強；由榔喜，以尊周爲總督。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鷄籠山屬生米渡，掘濠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陳；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還。瞭者皆望而大駭，莫疑爲王雜毛娶婦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聲桓等情實盡爲大兵所得；因以餘假略定諸郡縣，聲桓等但守空城而已（時揭重熙、傅鼎銓皆聚兵應聲桓，由榔以重熙爲兵部尚書、總督江西兵，鼎銓爲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重熙以萬餘人犯邵武，敗還；鼎銓往援聲桓，亦敗走。大兵克都昌，督師尚書余應桂死之——傅鼎銓字維衡，臨川人。余應桂，賜諡「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至潯州。

李成棟請由榔入廣州，由榔將赴之；瞿式耜請還桂，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

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俊往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發往迎。由榔俱不報，遂至潯州；封潯帥陳邦傳爲慶國公（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尙方劍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報不允。瞿式耜亦特疏劾之。會諸臣多爭者，邦傳乃止）。

秋八月，桂王由榔至臺慶。

瞿式耜慮李成棟挾由榔自專如劉承允事，復上疏力爭，由榔乃駐肇慶。成棟進謁，由榔拜成棟大將軍；以其子元允爲錦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耜，式耜願留桂林，終不入。然聞政有闕失，必具疏乃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榔雖褒納，不能盡從也。

時由榔諸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華、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榔至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皆自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錫、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給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

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爲心腹，擊權殖貨，勢甚張，時人目爲「五虎」（彭年嘗論事由榔前，語不遜；由榔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尙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由榔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傳「十可斬」，吉翔及中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榔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盡率部衆及尙蠻、土寇號稱百萬，度嶺犯贛州，以救南昌。營柵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等出擊，大敗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成棟退屯南康縣（李成棟忌佟養甲，密請除之。桂王由榔命養甲祭其父桂王常瀛於梧州，遣盜邀殺之白沙州）。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廣州縣。

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爲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陷寶慶，別將陷衡州；馬進忠陷常德，王進



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爲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由榔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己丑、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死之。

由榔總制堵允錫與馬進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騙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焚營潰，湖南州縣爲一空。赤心等所至見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衆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騰蛟，賜諡「忠誠」）。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傳許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爲己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詣閣詆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譁，棄官

擲印而出；由榔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恒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並逐其弟爲行人、兩子爲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爲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由榔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直（吾騶，尋亦爲堡等排去，獨士俊、起恒在，由榔乃復召天麟，天麟不至；上疏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爲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其意亦爲堡等發也）。

臣等謹案：明自神宗以後，科道諸臣懷私逞臆，把持朝政，黨禍交興。桂王崎嶇嶺海，事急然眉；乃金堡等猶欲呼朋引類、任意恣行，甚至擲印喧嘩，弁髦主上！及兩粵就平，堡不能殺身，又復詭託縮流、造作語言，以文其「畏死偷生」之蹟。臣等伏讀前後所頒聖諭，仰見我皇上下公彰輝，燭照靡遺。抒忠盡節者雖阻兵犯順，而猶曲予闡揚；若進退無據之徒縱獲保首領，而斧鉞維嚴，亦必追加誅殛；是非褒貶，一準情理之平。所以維風教、正人心、垂訓萬世者，至深且切矣。

我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約來降。大兵因以厚賂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生禽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伏誅。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喫家池死。瑞州、臨江、袁州諸府皆平（曰廣，賜諡「忠確」）。

二月，我大清兵至信豐，李成棟敗死。

成棟再度嶺犯贛州不能克，屯信豐。大兵既定南昌，泝流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天久雨，召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潰，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桂王由榔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閩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成耀代之。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 三月，我大清兵克衡州。

何騰蛟既死，堵允錫乃入衡州與胡一青固守。大兵至，戰敗，一青走廣西、允錫走桂陽；大兵遂入衡州。

初，李赤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淫掠；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之，並惡允錫。或說志建：允錫將召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允錫，殺從卒千餘。允錫及子逃入富

川搖响，志建索之急；搖潛送允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聞關達梧州。會桂王由榔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橫二州，乃載允錫謁由榔於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

臣等謹案：明季兵政廢弛，上無約束，任其縱肆；或緣道淫掠，或索金鼓譟。卒至闖、獻橫行，無一人足資禦侮者。況復粵西假息，子遺幾何！諸將如郝永忠、李赤心等尙復縱兵焚劫；曹志建且擅殺職官，闔門俱盡；武臣恣橫，紀律蕩然。亦由習見崇禎時之悍將驕兵，而貽害遂至於此極也！

### 我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旅移駐福安，固守不下。至是，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時以濬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濬去；張名振、阮進奉以濬遁居南田（劉中藻，賜諡「烈愍」）。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儀議尊可望爲「國主」，以千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可望以事杖定國演武場，欲以威衆；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榔在肇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議遣使奉表；楊畏知亦素以尊主爲言，乃遣畏知

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聶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由榔大學士嚴起恒、給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駐梧州（先是，允錫至肇慶，結歡馬吉翔，欲圖李元允，由榔不悅；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由榔因令其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允錫會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允錫念李赤心等不足恃，欲遙結可望爲強援，矯命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往（允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卒）。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亦曰：『彼亦僞也！』其時桂王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偏崇義。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克辰州，進攻寶慶，王進才、馬進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大兵圍之；會阮進救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至是，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兵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爲大學士、吳鍾巒爲禮部尙書。冬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南雄。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桂王由榔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成耀方駐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庚寅、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大兵下韶州。由榔聞庾關不守，大懼，急登舟走梧州；加馬吉翔兵部尙書，與南陽伯李元允督守肇慶。瞿式耜馳疏請留，不聽。陳邦傳謁由榔梧州，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

##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

堡等既連逐大臣，勢益橫；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允爲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允留肇慶，陳邦傳適遣兵入衛；貞毓、郭之奇、萬翱、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歸附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由榔舟力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命法司定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譴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由榔再召朱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時大兵日逼，由榔不能從，但召天麟入直進官而已）。

**我大清兵圍廣州。**

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爲主。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傳與必正東援。邦傳故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而歸；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李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由榔封爲安肅伯。

## 我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曹志建戰敗，大兵入龍虎關；馬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震。百姓苦諸鎮鈔掠，競迎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無一禦者。

##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官；尋召還。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五虎憾起恒，詆爲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救；吳貞毓等惡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由榔輒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郢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姦，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姦！」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由榔手赦，邀與俱還。

## 孫可望復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欲眞得「秦」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榔始知矯詔事。瞿式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



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鎮雄人）等助之，且請卻所獻白金、玉帶。時高必正尚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

###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尙書，經略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最勇悍可用，力說之攻佛圖關、取重慶。亡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並怒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孳而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韜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爲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利展富，構韜殺之，分其貲；蜀人咸不直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

進，而別遣劉文秀度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韜、大定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韜、大定大敗，悉被禽；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賊也，曰：『吾不可再辱』！驅家人與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乾德，賜諡「忠節」；升德，賜諡「節愍」）。

文秀兵復東，譚宏、譚詣、譚文盡降；乃遣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爲礮臺，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決礮臺之水；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礮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死之。**

王永祚、胡一青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皆空壁，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爲戰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縵、寧武伯馬養□□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助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適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張同敞（同敞以式耜薦爲總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

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咸取勝；軍中是以服之。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敵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際，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兩人雖異室，聲息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式耜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敵並死。同敵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賜諡「忠宣」；同敵，賜諡「忠烈」）。

### 桂王由榔奔南寧。

由榔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榔亟解纜，衝雨而去。陳邦傳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玉鳳等。由榔踉蹌至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 我大清兵克平樂。

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榔征西將軍朱旻如（臨桂人）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旻如，賜諡「烈愍」）。辛卯、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

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安、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安肅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寧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

由榔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荻封孫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十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於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歙縣人）、張載述（涇縣人），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起恒、鼎和，俱賜諡「忠節」；堯珍、霖、載述，俱賜諡「烈愍」）。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請，赴雲南。諸臣以起恒被殺，皆不可；乃命天麟經略左、右兩江土司，而眞封可望爲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賜諡「忠節」）。

### 三月，我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至是，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挾曹助遁走；王師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巡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於石泉，就執；不屈死（總督尙書樊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范文光、詹天顏，俱賜諡「忠節」）。

###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爲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大兵日迫，而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尙強，欲結之爲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諧、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赴貴州，將趨謁由榔；可望誣以罪，戍之畢節衛。

### 秋八月，我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礪、劉之源、總督陳錦、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

蛟門，魯王以海遣阮進拒戰，敗死（進，諡「烈愍」）。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鍾祥人）以下凡二十一人（大帥召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常往來普陀山，大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達死瑯嶞，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奇也。左都督張名揚，乃名振弟；與其母范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上海朱永佑、安洋將軍上元劉世勳、通政司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戶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人、工部所正鄞縣載仲明、定西侯參謀順天顧明楫、諸生福建林世英、內宮監太監劉朝俱不屈死，開國母、瑛、明楫妻皆自盡。錦衣指揮王朝相聞城破，護以海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

肯堂，賜諡「忠穆」；鍾繼，賜諡「忠烈」；向中、志寧，賜諡「忠節」；永佑、世勳、名揚、朝相，俱賜諡「烈愍」；遵儉、養時、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中堯、兆人、仲明，俱賜諡「節愍」；明楫、世英，俱賜祀忠義祠。

以海溧伯無所歸，藏舟南日山；颶風大作，其大學士葉宸荃殉於海（宸荃，賜諡「忠節」）。

### 九月，我大清兵克潯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賓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路略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傳在潯州，宣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傳邀與俱降，璉不從；邦傳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歸（璉，賜諡「烈愍」）。

###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遁居金門。

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頗恭。以海既失其衆，乃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久之，張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積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張煌言自以海死後，散遣部曲遁居懸壘，爲大兵所執；諭降不從，戮於杭州——煌言，賜諡「忠烈」）。

###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

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碁由榔大

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黔。至是，大兵盡定廣西諸府，南寧危迫：由榔召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矣（大學士朱天麟扶病追從由榔，以明年四月始抵廣南。病篤，不能入見，卒於西阪村）。

### 桂 王 (三)

壬辰、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劫遷桂王由榔於安隆所。

可望遣兵遷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爲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爲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庫廩，服御粗惡：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禮：由榔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俱諂事可望：惡大學士吳貞毓不附己，令其黨冷孟銚、吳象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銚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啓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吉翔遂遣門



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進賢人）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於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西人）、員外郎林青陽（新寧人）、蔡績（九江人）、主事張鐫（寧國人）連章發其姦謀，榔由大怒；兩人求救於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有德還守桂林。

我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尙書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盛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刻期竊發，兵部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盛掠邵武，戰敗就禽。鼎銓爲廣信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降不從，死（事在順治八年）。至是，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礫；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大兵偵得

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鎬尋亦敗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重熙，賜諡「忠烈」；鼎銓，以會降流賊、初節有虧，廷議不予諡）。

六月，我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爲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斬於市；遂克瓊州，杜永和來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島破就執，不食七日，死之（孝起，賜諡「忠節」）。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大兵遇於全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衆來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傳及其子會禹，去其皮而殺之，傳屍安陸（桂王由榔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諡，以懲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榔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大罵。其人遂剔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於通衢——如月，東莞人；賜諡「烈愍」）。定國分兵犯廣西郡縣，梧州

、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辰州，總兵徐勇戰歿。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大兵退守保寧，文秀等悉衆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大兵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大清兵擊敗李定國於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衆，兼程趨衡州。方列陳，定國兵已至；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歿於陳；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癸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強，不復稟孫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於衡州，可望使人召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爲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吞齊等帥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時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

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乘夜至，與雙禮合。明日，率衆下山來犯；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憾李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大兵自廣州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水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廉州、雷州諸府，亦俱爲所陷。

###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塗葦薄以自蔽日，食脫粟，窮困備至；而前御史任僕、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孫可望，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初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待由榔入黔議之。由榔久駐安隆，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依劉體仁等以居），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爲八疊，盡易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爲國曰：「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

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鏞、蔡績、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龐天壽，宜可與謀；由榔即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晉江人）讓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四川人）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於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許以奉迎；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事在順治九年）。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臨川人）對。都督鄭允元（歙縣人）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由榔乃命吉翔奉使祭桂王常瀛及太妃墓於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寧，爲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由榔。由榔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讓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定國拜受命。

甲午、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劫桂王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密敕事，遣人至李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啓報孫可望；可望大怒，並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鏞、胡士瑞、李元開（善化人）

以由榔親試蔡績、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湖廣人）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績、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爲姦。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統謝不知；國怒，因挾貞統直入由榔所居，迫脅由榔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實爲之。國遂努目出，械貞統並允元、鍾、績、元開、極、鐫、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少卿趙賡禹（袁州人）、御史周允吉（錢塘人）、朱議棗（南昌人）、員外郎任斗墟（鄞縣人）、主事易士佳（廬陵人）繫私室；又入由榔所居，禽福祿、爲國而出。其黨冷孟錚、蒲纓、宋德亮、朱企鋳等迫由榔速具主名，由榔悲憤而退。朔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統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績厲聲曰：『今日績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績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由榔親裁，由榔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亮、孟錚、企鋳、蔣御曦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福祿、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由榔以貞統大臣，言於可望，罪絞。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瘞於

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貞毓，賜諡「忠節」；青陽、鑄、士瑞、元開、績、極、東旦、鍾、允元、乾昌、廣禹、允吉、議梟、斗墟、士佳，俱賜諡「烈愍」）。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

李定國兵猝至，陷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爲食。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敗之于珊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險以拒；大兵奮擊，奪其山，殲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乙未、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寧。

定國自新會敗走，大兵追擊及於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之；定國焚橋而去。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

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衆六萬、船千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大兵設伏邀擊之，焚獲戰艦甚多；賊衆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丙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陸，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陸走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黔。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以情告由榔曰：「姑運行，侯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陸，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尙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由榔爲難也。

###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閩辨事。

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日媚統武。定國客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召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詒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己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祿少卿高勛（字無功，紹興人）、御史烏昌期（都勻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姦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



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勳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丁酉、我大清世祖高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於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於我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反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爲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輿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之；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於渾水塘，禽而殺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給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赴大軍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陽王，惟輿等進爵爲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臣事桂王，遽求爵命；而又稱兵挾制，反戈相向。及爲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來歸。蹟其反覆不常，實爲險賊之尤者！當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賞；近史

館以可望列傳進呈，特命削除世職。權衛予奪，實協好惡之至公；足知稔惡者雖及身幸免，而王缺所被，大義必伸於千古也夫！

**戊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大清兵平貴州。**

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揚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其將王自奇、關有才貳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國不及援；粵師亦盡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大兵遂克遵義（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自以無他患，武備盡弛；高勳與郎官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齷歌漏舟之中、熟寢蓐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於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怒之桂王由榔，語頗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寇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獲免——金簡字萬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時三路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會於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獻策，從下流潛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大兵擊之，破其象陳，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福建人）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途尙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臣等謹案：桂王入滇以後，已無地自存。李定國等釜底游魂，尙敢抗我王師，冀稽天討！臣等因史文之舊，書之爲「賊」；乃蒙我皇上中正持衡，特命改書「敵」字，俾股餘頑梗，不與闖、獻同科。筆削公平，折衷至當；大聖人之心，真與天地同符矣！

己亥、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是月三日，大兵自安州入雲南省城。永昌警報日至，由榔復走騰越。

二月，我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

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關，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

，由右甸遁走木邦。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大兵覺之，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由榔。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多，恐遭劫奪，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統武棄由榔，仍歸定國。由榔抵囊木河，是爲緬界；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暮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昆明諸生薛大觀聞由榔入緬甸，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邪！』遂與其妻及子之翰夫婦偕赴城北黑龍潭死，其侍女抱幼子從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

###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於赭硜，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羣臣沐天波等謀奉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榔敕關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榔。明日，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硜；始知前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爲奴，多自殺，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爲城。從行諸

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

秋八月，我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盡，且懼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士文安之因率來亨及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於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大兵進取川南，克敘川、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黨聞風，逃遁；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擾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餘姚人）劾奏之（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吉翔復與表裏爲姦。一日，吉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榔怒，以御寶擲下，吉翔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任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姦事爲一書，進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國璽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燃眉，

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邪！」。

臣等謹案：桂王倚任宦豎，寵用王坤、龐天壽，復陷北都覆轍；至緬地流離，託身無所，而李國泰猶代天壽掌司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爲姦。在若輩宵人，惟知縱情網利，取快目前，遑顧其主！而桂王受制羣阉，至於流播蠻方向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士知府那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孟良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嵩，賜諡「烈愍」）。

### 庚子、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爲緬人所給，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

反爲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良會李定國，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辛丑、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甸，不克。

桂王由榔久居楮硤，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爲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由榔即以書答之。文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爲緬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爲緬人所殺。

時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死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維恭、綏寧伯蒲縷、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烏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勳、兵部郎中金簡等預焉（天波，賜諡「忠節」；維恭、豹、士廉、在、昌期、國璽、勳、簡，俱賜諡「節愍」；吉翔、縷、雄飛，以朋姦誤主，

不予諡。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憑江爲險。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總兵馬寧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擁之去，遂並其眷屬送軍前；大兵凱旋。

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猛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來降。

臣等謹案：征緬之役，愛星阿分路督師，吳三桂實主其事。當時三桂叛形未著，方以禽渠服遠爲功；臣等編纂初稿，以三桂兇狡不終，削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仰惟我皇上神謨燭照，親加指示，謂「三桂悖亂性成，爾時已包藏禍心；其統兵臨緬，傳諭執送由榔，不足爲三桂之功，轉足以正三桂之罪。蓋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盡翦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戮除，而復可以營窟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



革，宿將猶存，未敢顯然肆逆也。迨中朝素有威望如睿親王、鼂拜諸人者相繼淪沒，然後三桂憫然自以爲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畜姦已非一日，正與曹操、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握兵征緬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效節本朝；反覆狙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宸諭，炳若日星；眞足褫姦回旣死之魂，明「春秋」誅隱之義。謹闡釋訓詞、詳悉錄載，以正罪狀，俾千萬世永爲定案云。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四種

續補明紀編年

王汝南



## 弁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清順治年間刊印之「明紀編年」一書，列爲善本書之一。全書分十二卷：卷一，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至九年）；卷二，太祖高皇帝（洪武十年至三十一年）、惠宗讓皇帝（建文四年）；卷三，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十二年）、仁宗昭皇帝（洪熙一年）、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卷四，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四年）、代宗景皇帝（景泰七年）、英宗睿皇帝（天順八年）；卷五，憲宗純皇帝（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八年）、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六年）；卷六，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五年）、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卷七，神宗顯皇帝（萬曆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一年）；卷八，熹宗哲皇帝（天啓七年）；卷九，懷宗端皇帝（崇禎元年至十年）；卷十，懷宗端皇帝（崇禎十一年至十七年）；卷十一，赧皇帝（弘光一年）；卷十二，隆武（魯監國附）。前八卷爲明鍾惺（竟陵）撰，後四卷爲自署草莽臣王汝南（季雍）續補。

本書係截取自崇禎元年至隆武二年，亦卽由卷九起、至卷十二卷止，適全屬王氏所續之作。因此，本書書名冠以「續補」二字，著者亦單署王氏，以示與全書有別。又因並非照刊全書，且略去卷次，僅列篇目。原書有王氏所作序一篇，茲並迓刊書首。惜序文前脫二頁，約缺二百餘字，未能窺其全豹；但王氏所以續補之意，已躍然可見。

由於中央圖書館藏本中有脫頁並有模糊不清多處，又曾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另兩種版本加以校補。兩版本一為清康熙戊子（四十七年）新鐫、一未說明刊印年代。前一版本，止於懷宗皇帝。後一版本，不但續補齊全，且於懷宗末年間有增添，並載有「永曆皇帝」（至四年止，文與鄒漪「明季遺聞」卷四「福建、兩廣」下半篇殆全同。按王氏「自序」未及永曆事，且於「隆武」篇末已有「明統云墜」等語，則此篇或為後人補錄）附錄一篇（兩版本均無序文）。除增添部分未予採入外，並將「永曆皇帝」一篇亦收列為本書附錄。（吳幅員）

## 自序

(上缺) 見取其滅亡之禍矣，無或爽也。臣也某公、某卿，吾所素習也；廉既見其榮及後人矣，貪亦見其災逮夫身矣，無少忒也。某政也善，則民聚；不善，則民散。某法也良，則國安；不良，則國危。莫不操若符券，應如影響；使人刺目驚心，深思猛省。此「明紀」一書不可不急懸心目也。

顧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然皆繁蕪，不做惕人心。惟鍾堯陵「編年」爲簡要。獨惜其僅及熹廟而止；而興亡之際，反後先不及。南不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今幸「邸錄」未盡亡，野求漸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猷大烈，臚若日星，因取而卒業。又得鄒流綺「明季遺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者詮次之，以爲子嬰、帝昺之續。而有明一代興亡，不盡昭昭於茲乎？

雖然，興亡人事也，而所以興亡則天也。何也？古今無不亡之國，何亡國之時猶是此天下也，不分崩則離析；猶是此君臣也，不好色則貪財；猶是此政也，不禍國則殃民。卽間有英明在上，焦勞宵旰，亦孤立而無援；卽時挺忠貞於下，痛哭流涕，亦疎斥而不用。而一輩庸碌之臣，乞靈奧竈，偏承恩寵，而據要津。民窮矣，復剝削之；財盡矣

，復耗散之；寇衆矣，復驅益之；兵驕矣，復縱肆之：不令國破君亡不已也。回思此庸碌之臣，非不讀書、非不多才，非不高談經濟而慷慨以治平自期；卽任此庸碌之臣者，亦非不深信其讀書多才、能談經濟、能以治平自期而漫然以天下付之也。及一敗塗地而事後觀之，始知其所讀之書、所用之才、所談經濟及慷慨自期者，皆苟且貪榮，而厝火積薪自趨於亡也。嗟乎！此豈自趨於亡耳，亦天心實有所興而致然耳。書成，低回歎息，不禁痛言之以志感。

順治庚子仲秋，楚人季雍王汝南謹書於虎丘僧舍。

# 續補明紀編年目錄

懷宗端皇帝	……	(一)
赧皇帝	……	(七)
隆武(魯監國附)	……	(二七)
附錄		
永曆皇帝	……	(三一)





# 續補明紀編年

## 草莽臣王汝南補定

懷宗端皇帝（諱由檢，熹宗嫡弟。在位十七年）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禁衣飾僭侈；從御史梁天奇言也。

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月，以待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對平臺，諭輔臣曰：「稟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嘉禎引罪。諭兵部邊事，尙書王在晉語未詳，命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既而，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速，宜久任、責實效。上曰：「海內疲於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滋攪；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衆郡邑，毋輕改調」。御史任贊化上言：「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真小人居身穢濁，衆所交攻，爲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肖，彈射莫加，爲禍最烈。今之假君子，楊維垣是也」。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群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

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閣臣錢龍錫等極口贊揚。上因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衆軍歡感。

七月，上御平臺，召督師袁崇煥，問以平定方略。崇煥慨然奏曰：『所有方略，已具疏中。但假臣便宜至五年，而東方可平』。上曰：『五年平定，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

九月，海寇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

十月，錦州軍譁。袁崇煥上疏請餉，上示閣臣，閣臣求允發。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曰：『奈何』？延儒曰：『臣非阻發帑；雖與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善之。

十一月，上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闡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

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辨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錢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辨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着錦衣衛拿下。

上大行皇帝廟號「熹宗哲皇帝」，上聖母「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聖母懿親劉效祖，着封新樂伯。

延綏饑。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劫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於是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劾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詔焚燬非刑。諭曰：「非法非刑，慘毒異常，允非盛世所宜有。着遵高皇帝勅旨，概從焚燬」。

十二月，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己巳）春正月，郟陽、陝西、延綏各報流賊肆掠。給事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置盜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二月，陝西兵備劉應選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攻賊，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

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一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徵等十一人。一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百二十八人。一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四月，詔燬「三朝要典」。先是，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燬！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而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群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之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

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故有是命。倪元璐又論『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若目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

秦、晉饑，盜起。徵發太衆，朝臣請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與利除害，則國家受益者多矣；何必言助』。

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六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慕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也。見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培植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爲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職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於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御史曹谷奏申太監王安之冤。上憫之，着還原官，家產給與子姪。

詔各處媚璫生祠，盡行拆毀。

給還萬燦誣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燦冤死堪憐，解到誣坐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十一月，清兵南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時京師戒嚴，外臣不稱任使，故有是命。

速薊遼總督尙書袁崇煥於獄。下兵部尙書王洽於獄。

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譁於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胤，往投焉。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自成走匿山澤間。至是，潰兵竄歸，遂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群盜遂推自成爲主。

十二月，以周延儒入閣辦事。

清兵北去，京師解嚴。

三年（庚午）春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衆至三、四千，掠綏德，南圍韓

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饑民爲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戍釐汰至數十萬，乘障兵多謀而下。

給事劉懋請裁定驛站，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從之。給事許國榮、御史姜思濬爭之不能得。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糶，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蔭，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前尙寶司原抱一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四月，磔袁崇煥於市。以崇煥力主和議，擅殺島帥毛文龍，以致清兵深入也。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以溫體仁入閣辦事。

賊降叛不常，總督楊鶴主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燒，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



給事劉懋上言：「秦之流賊，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鄉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饑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御史黃道直上言：「盜起於饑，請發餉銀易米，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擊敗之；佯乞降，仍奪路走。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於河曲，發西洋礮；礮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四年（辛未）春正月，給事吳執御上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能者。捐助、搜括二者，尤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召各省監司於平臺，詳問利弊。對畢，諭以「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謝退。

諭左都御史閔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勅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也。」

盜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命御史吳姓賈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手，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若肯歸正，卽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卽援。

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

四月，盜神一魁降於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

省臣論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責雲中、鶴等平盜自贖。

上念旱，釋前工部尙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都督李如楨於獄。

御史吳姓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幾。

降盜不沾泥擁衆脅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暨綏撫洪承疇連戰，始遁。

五月，盜滿天星降於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卽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叛去。

吳執御上言：「今日言餉，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史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於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臣妄謂沿邊諸邑，宜選補賢守，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者」。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六月，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場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

七月，給事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逮總督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

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張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衆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猶愈死於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爲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表其堡曰「夫人城」。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見延儒摘發細事，近於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甡確查。至是，甡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脅從甚衆，幾於無民。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覘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命洪承疇總督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

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旣罷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稱任使。二年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視行營。

自是，卿命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於庶司，群相壅蔽矣。

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疏劾張彞憲；上怒，落職。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譎外。中允倪元璐上言：「黃道周既以譽譁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卽點燈子也，起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稍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

戶部尙書畢自嚴下獄；以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徵輸未完也。廷臣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矣。

禮部侍郎羅喻義罷歸。喻義直日講，以尙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闕。溫體仁裁其半，皆喻義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因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臣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上命下部議，部議：「聖聽天廩，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壬申）春正月，延綏賊僞爲米商，陷宜君，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各於秦，謂以隣爲壑。給事裴君錫，晉人也。

；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剿費，並以勸農。從之。

寧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間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於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陝西原任通政司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饑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二月，寧塞通賊復熾。盜夜入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纔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

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

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拂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餉事重，應到各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削籍。

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等處。

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內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

七月，山西賊陷大寧。

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

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燦殺賊自贖。

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游擊鄭芝龍擊走之。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鑣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挹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

，無不罷斥。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成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令百官進馬：二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於御馬監；實寶金質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

詔停開納例。

六年（癸酉）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爲宣府視閱太監王坤所劾，因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詔群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左良玉攻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



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饑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死亡殆盡，賊益熾。

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學、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山西巡撫許鼎臣以流寇肆掠，請蠲積逋並預免數年賦額。不許。

六月，海寇劉香老犯長樂。

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費甲鏞以供應逼迫，投井死。

八月，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

九月，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確，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僅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爲救，人皆冤之。

十二月，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

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八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永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歲，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甲戌）春正月，誦給事中李世祺於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絀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知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

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上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請撤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鰲獻於外。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提學袁繼咸上言：『士有廉恥，

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彛憲奏辨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成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揭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彛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先是，賊旣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參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三月，山西大饑，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

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遂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江西饑，逋負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部議。叙禁放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己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八月，總督陳奇瑜招撫降賊復叛。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盜本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饑疲困於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三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整屋、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剿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

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

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

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効。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

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八年（乙亥）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並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溷銓政」。上以其間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死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害。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渠，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趨廬州。

二月，巡撫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

，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

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並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市，振纓遣戍。

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非徒空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是之。

三月，補給事中劉含輝上言，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爨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穎、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尙杳然，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惟皇上嚴飭之，以申軍法」。

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葬。

福建遊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盛，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

七月，以文震孟入閣辦事。講「春秋」稱旨，故有此特簡。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而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十月，上避殿撤樂，下罪己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用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誦，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怨，責實在朕。今調勁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蠶，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祀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涖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



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逮庶吉士鄭鄭。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於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烝  
〔父〕妾；體仁入告，下獄。

太監高起潛弟，蔭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

十二月，城鳳陽。

吏部尙書謝陞奏起廢一百六人，不果用。

賊闖王攻陷光州，賊昇大礮二十座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火作，賊  
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九年（丙子）春正月，以劉宗周爲工部右侍郎。

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獻疏；疏稱：「朝廷有  
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  
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文時，父、師所訓皆謂讀  
書可致富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  
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  
秀才曾太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

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於貢、舉人官止於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污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其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擬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奧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關無路、赴訴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於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鍾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於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於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

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千。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於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於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啓新旣拜命，惟敝車羸馬以從事。

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專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二月，卽襄賊犯竹山。竹山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洊饑，有母烹其女者。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而施爲次第之間，未

得其要。屬意邊疆，而賊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是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譎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勘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賊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矣。君臣相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而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懲下獄矣。市井雜流，乃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尙可問哉？乞皇上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才，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實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王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疏入，不報。

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

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於武英殿。上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誦。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即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繫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糝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於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四川重慶府盤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瀆奏，驅逐回籍。

五月，下詔大赦山、陝脅從群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激，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戍延綏。

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七月，大清兵至居庸；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監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不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於平臺，問方略。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

陝西巡撫孫傳廷擊賊於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怒詰之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沾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九月，都城戒嚴，命督理盧象乾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郟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於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於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

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核，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僭。

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命採平陽、鳳翔諸鑛以儲國用。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叙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也。

十年（丁丑）春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巨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



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於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於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白棍，立枷三月死；謙等尋釋歸。

賊老回回、闖場天等各數十股分擾江北；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既而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既立功，驕蹇不奉調發，縱兵焚劫。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廷臣核之，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遣廷臣趨各省逋賦。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於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倘蔽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朝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於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建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並及溫體仁，梟棺自隨。謂『啓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啓新爲築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量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傍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贖緩，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端，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啓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二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

？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貧其一千四百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啓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啓新罪不容於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自與啓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量。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個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啓新疏辨，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工部主事朱國壽疏參陳啓新『何物么麼？巧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驅六垣之長。啓新久爲漕運刑司書手，兎狡蠅營之醜、舞文弄智之奸。謂武舉也，矮矮孱夫，無赳赳之壯氣；謂文士也，錄寫椽役，可是藹藹之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言無忌，才品何在？治行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竟儼然垣長也！前奉明旨：「啓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啓新着降二級」。大哉皇言！已窺破啓新之假騙矣。』有旨：責其踵襲陳奏。楊光先屢疏參陳啓新，上怒其恣意亂政，廷杖，戍遼東。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賄，令唐世濟

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恥行屬體，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一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足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洽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美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遞詭名轎擡；或差派則賣富殃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斂朴任意；囊橐旣富，則解網念工。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勦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群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於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

至是，庇私黨、排異己，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工部員外郎方壘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闖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旣徼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鯁鯁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三級，調外。

八月，以薛國觀入閣辦事。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鄮。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周復疏辨謂：「臣與鄭鄮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鄮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鄮。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砥，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鄮」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飈言

『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賊之期，令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剿。從之。

十一年（戊寅）春正月，近畿任丘、清苑等州縣各有司多不法，上內訪知，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爲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裁南京冗員八十九員。

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郟西。

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

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剿寇之用也』。

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爲工；民力爲憊。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失勢在止，長技在分、窮計在合，乘時在秋夏、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南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回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至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爲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敵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卽論罰

，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餉餉、練餉之加。

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於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如修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諂。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

七月，楊嗣昌母服纓五月，有旨：「嗣昌大禮、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併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大」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効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召群臣於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鄮，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

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墜、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而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剿降略盡。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洪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屯群賊於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爲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一、二百里，四面合圍，

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實蕩平之機也。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己卯）春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蔭錦衣衛百戶。

二月，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陳啓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憚。譴聚奎，並罷先春。先春爲編修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

召參議鄭二陽於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四月，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諭釋輕繫。時上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塚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

使甞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擲此百萬於水濱，孰若用之於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充餉。

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旣而二賊合於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失其符印。事聞，革熊文燦職、降左良玉職，戴罪殺賊。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旣償，嗣昌內不自安；因請督師南征，上甚慰勞之。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

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八月，故庶吉士鄭鄴磔於市。先是，吳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鄴不孝瀆倫，又

與溫體仁疏合，命逮下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荆；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真指鄭之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於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事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並「督師輔臣」銀印；給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

九月，楊嗣昌陛辭，上宴於平臺後殿；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兩。出師之隆，莫盛於此。

免各州縣田租有差。時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己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

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拜左良玉爲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於上，故有是命。

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其軍。

賊多購斬、黃人爲間，或攜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流毒四境。

十一月，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饑。

十三年（庚辰）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負，奪官。

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

二月，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驪馬一、棗驪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剿；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習射。

風霾亢旱，詔求直言。

三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耳；令之齋醮，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尙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今

兵汰而餉猶未免，恐貪者借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於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慧，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而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

楊嗣昌次荆門，立大剿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策貢士於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遂拔第一。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並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黃道周以前召對忤旨，謫布政司斷事。巡撫江西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之。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並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讒，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

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並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四月，罷郎撫王鰲永，以袁繼永代之。

五月，召廷臣於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曰：「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授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副將軍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於嗣昌。初，嗣昌以左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嗣昌乃密疏於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果，人龍始怨。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上頗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



！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至於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並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於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

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剿寇者，限刑部五日具獄。

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卿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蓋上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

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一萬，給京師窮民。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饑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故大學士辨國觀奏辨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一時嘯聚響應，所在皆賊。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巡撫王國賓檄劉澤清擊破之，復其城。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擊破之。

二月，河南土賊瓦礫子、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

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三月，革山東巡撫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

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間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

八月，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偏刻，因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

，欲結於上。會上憂用匱，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陞彥通路免官，命伺其卯，則王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上幸大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於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襄城守將李萬慶沒於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襄陽，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

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諭停內操。

勅內臣毋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之。

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於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

又惟恐其不卽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闕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並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一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清兵再入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務期盡剿，無令生還。然清兵勢大，畏不敢逼；適天氣漸炎，清兵大肆劫掠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賜歸。有山人題詩譏之曰：「虜畏炎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馱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

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爲營救，故得起用。

五月，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栩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甦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詭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於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尙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於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託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奏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弊；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刑科給事中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九月，誅兵部尙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爲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不聽。

冬十月，誅司禮監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河南，群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卽奏辨。上怒，並誅太監王裕民。

賜貧民米布。

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一貞法守：請立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一崇國體：大臣自三品以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係。此於僂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一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一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緩，已復爲長例矣。至於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先是，周延儒知己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閏十一月，下詔罪己。

下禮科給事姜埰於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籍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塞蟬，壅蔽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召廷臣於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都御史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垓、熊開元俱係獄，宗周又進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聽。

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皆緣朝廷無剛正之臣，而利臣獲進也。陛下設廠衛，卽因廠衛爲介紹；託近侍，卽因近侍爲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俟代者，卽陛下之餉也。必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



幾挽積習而強國本」。

十六年(癸未)春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時降兵、叛將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問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群賊始散。

三月，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群賊俱歸闖賊，聽其約束，惟革里眼恃其衆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麟，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於上。蓋石麟畏昌時深機，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燾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

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四月，闖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脅之，七日乃定，所部多散亡。汝才，延安人；多智而狡。初隸高迎祥，後合

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闖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相倚爲用。汝才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闖賊並殺珪。

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案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皇上何以致治乎？』上歔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閔念饑民，欲得其詳也。

以魏藻德入閣辦事。

命勳臣子弟騎射。

吏部尙書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參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

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於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遍於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大疫，自春徂秋，死亡略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

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

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故以至於敗。

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

九月，擢山東漕運副使方岳貢爲左都副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儲將才於部伍。上是之。尋進東閣大學士。

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誼，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

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劫掠河東絳州，一路俱陷。

自成投僞牒於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投牒者，斬之。

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無爲朕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剿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輪行之。」

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國破君亡。

乙卯，李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廷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建泰出都，恃有家財佐軍。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逗遛畿內。

二月朔，上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

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

自成至太原，巡撫蔡懋德遣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礮傷、牛勇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

；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間道奏京師。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暨中軍盛應時策馬赴敵死。應時誓死，先已自殺其妻子。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

李自成至黎城。

上下罪己詔。詔甫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

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

真定知府丘茂華叛，降賊。先是，茂華聞警，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盡守禦，刼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賊。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逃；遂止藻德等不遣。

徵天下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左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遷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

議。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會師眞、保之閭。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尙方，懸以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

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礮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然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矣』。賊引兵復進，脫帽遞戰，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被流矢，見執；賊縛於市，磔焉。遂屠武寧，嬰釋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三月，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

督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黃得功靖南伯，其餘俱各陞一級。

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守居庸。

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侄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間，登城射賊。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衲襦，大呼曰：「我金御史侄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嬰、子婦陳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於井，侍婢四人亦從下。

李自成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駿，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



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競抱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刃自刎。軍民遂迎降於賊。

上按籍令助戚、大璫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怏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現銀五十二萬。

丙申，大風霾，晝晦。

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專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

上召對，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守城。

南京孝陵夜哭。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云：『十八日至

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

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鏐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鏐引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是，上知寇警益急，從吳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趨吳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上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密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陣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

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氈罽，飾爲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報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

，汗浹露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求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因奏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諸內臣譁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効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

丙午，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退，乃發。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因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因入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之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堯等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蔭錦衣，立祠；至是，方知其從賊爲逆也。

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

申刻，彰義門啓，李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驅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闖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侍陛下十有八年，幸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復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聞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壽山之靈壽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御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

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書也。不知內侍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返；文武群臣，並無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秘室，鑰匙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之，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城陷，賊騎塞巷；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賊經象房橋，群象哀鳴，淚下如雨。

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同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宮中既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入成國公第。尙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避。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受其辱；且至國丈府避之」。乃負之出。既而賊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

自成入至承天門，顧盼自得，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黨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

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

明日午刻，始得先帝凶問於煤山。自成令以雙扉昇帝后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

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賊黨入宮，太監杜之秩等每率黨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

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令攜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

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爲，嘆曰：『身爲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翼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戶部尙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變，嘆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辜。』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爲別於漢壽亭侯像前。題几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謂家人曰：『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遂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左都御史李邦華聞變，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無憾矣！勢不可爲矣！』乃題闕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知其死，驚避去。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詩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經。僕解之後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城都，奉命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

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踰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一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堂自縊。世奇亦自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爲從亡計』！世奇不應，覩二妾已死，笑曰：『若少年，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焚冠帶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拜母，端坐引頸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太常少卿吳麟徵，城陷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且待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



之。祝淵晨至，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山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有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蓆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限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爲視含殮，乃去。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泣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簡討汪偉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呼酒命酌，因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纒於梁間，俾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抑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戶部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秦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屬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

，甘來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樹鄴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御史王章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縵於梁，欲自縊；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尙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縵。良謨別作一縵，與之同盡。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卽戎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衛衙。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直，城陷，傳天子南遷，有勸其扈蹕偕行者；直唯之。旣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旁解慰者輒曰：『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爲書報其父，作詩六章，有『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節空留死後聲』之句。起拜闕，已復拜父，自縊死；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色如生。兵部郎中成德，報賊急，卽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

國耳。君常忠孝夙稟，宜有同心也。』及帝崩，德以鷄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兵部員外金鉉，賊攻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庶下井是吾死所。』鉉痛哭，卽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卽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鏞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光祿寺署丞于騰蛟，自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襄城伯李國楨聞賊弔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敢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流血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欲誘其降，因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裏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

火焚賜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尉馬鞏永固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先囊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剄。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合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聞變，自縊死。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城陷，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於路。順天府知府陳貞達自盡。副司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縊。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布衣湯文瓊聞變，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賊既竊據，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卽被其拘執於朝，極刑拷掠，迫脅獻金；陳演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其餘多寡不同，俱不免有獻；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魏操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丘瑜未被執前，卽書絕命詞；有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

用，惟有先賢正氣歌』。既被執後死，浪傳從賊，事與願違，君子惜之。庶吉士魏學濬臨死有絕命詞云：『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饗；未葬凡五喪，留與子侄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獨爲豐；高堂無復悲，誓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死生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卽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韻入楸松』。君子讀之，多哀其意而原其心焉。

賊兵充塞街巷，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家，賊戒不敢騷擾。貫城罪囚，一時盡放。京城洶洶，早有官民勸進。勸進表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出自才筆，一時相傳爲士林之羞。賊既受朝賀，卽命毀太廟神主，遷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中。賊每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者前立。命鑄永昌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又命改閣爲天祐等名，改六部尙書爲政府。明朝制度，任意紛更，識者已知其終於賊矣。

既而，吳三桂率兵入關。報至，軍民鼎沸。先是，三桂軍衆行遲，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憤甚，頓兵山海，走清朝乞師，而後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驤作書招三桂，復賚銀四萬兩，遣唐通稿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桂佯受

其金而出不意，盡行斫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致書絕父曰：「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反道路兩失事機，故爾暫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萬雉，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墮！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僂辱，不勝毗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槌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勿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媿美乎？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媿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自成怒，盡戮吳驥家口三十餘人。三桂痛哭誓師，令其兵皆薙髮，刻期剿賊，軍聲大振，大敗賊於一片石。

二十六日，賊狼狽還京，誅陳演及成國、定國諸勳戚。二十八日，悉衆西行，輜重無算；或曰太子、二王，挾之俱出。二十九日，焚宮殿，後隊亦盡去。

五月初一日，大清定鼎，諡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明遂南。

## 赧皇帝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府部科道等官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大小驚惶；齊集中軍都督魏國公徐弘基第，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道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至淮安。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兵部尙書史可法及署禮部侍郎呂大器，請以倫序立福王。蓋以福王，神宗之孫、光宗之侄、大行皇帝之兄也。可法、大器持不可。四月二十七日，衆官復集朝內，議不決。吏科給事中李沾奮袂厲聲曰：『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復持之，遂以福王告廟。衆議監國，御史祁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爲當。孔昭請卽正位，禮部、魏國皆然之。遂定五月初一日迎王入京，以守備府爲行宮。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卽位，詔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入閣辦事，改張慎言吏部尙書、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寺少卿、郭維經應天府府丞、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

設淮徐、揚滁、鳳泗、廬和爲四鎮，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轄之。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調鄭鴻逵、黃蜚充總兵官，各率所部兵守鎮江。史可法請督師江北。進黃得功靖南侯，封高傑與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高傑，降賊也；稱翻山鶴。舊與闖賊同夥，有驍勇名。闖變妾邢

氏貌美，屬傑護內營；傑與邢通，挈之來降。初隸洪承疇及孫傳庭，後調赴李建泰軍前；未至，聞建泰兵潰，遂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欲入；揚人畏懼，爲之罷市，登陣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登城言於當事，請放高兵入城。衆怒譁，指元勳爲高黨，寸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史可法曲解之，始移駐瓜洲。及設四鎮，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得功心薄之，因提兵爭淮、揚，與傑戰不勝。朝廷聞之，陞萬元吉太僕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隸傑於史可法標下，爲前部總兵官。

吏部尙書張慎言條議北來諸臣雖屈膝覲顏，事或脅從，情非委順；如能自拔南來，酌定用之之法。因薦原任督師大學士吳姓、吏部尙書鄭三俊。有旨：赦姓罪陞見，三俊候另議。三月三日早朝，誠意伯劉孔昭於多官前大罵慎言曰：『雪恥除兇，防江、防河，舉朝全副精神宜注於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結黨行私。所薦吳姓有悖成憲，不可不誅』。御史王孫蕃訐孔昭曰：『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衆始退。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且疏求去。李沾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高弘圖、姜曰廣亦言：『文武各有職掌，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臣等皆贅員矣。天子之貴，貴於叔孫；今



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奉旨：『兩解之，各慰留』。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奏報清兵南下。先是，吳三桂逐賊西遁，大清定鼎燕京；至是移諭江南，削髮投順。故可法以聞。封吳三桂薊國公，世襲。遣使沈廷揚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濟其軍。

上先帝諡號思宗烈皇帝（忻誠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爲「毅」）。尊建文爲惠宗讓皇帝，景泰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上皇考爲恭皇帝，立專廟。密諭河南參將王之綱，迎聖母於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

加原任都督陳弘範太子太保、左懋第兵部侍郎，奉使燕京，經理河北。

賊破郡縣，各署僞官；自賊西遁，各殺僞來歸。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遼撫黎玉田、御史盧世淮、貢生馬元錄等，殺僞防禦閻傑十八人。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參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僞官胡來賀、宋自成、李魁春，沈之河；又擒癸未進士武愷解京。宿遷百姓擒僞將董學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僞官劉潛、尹宗衡、張簡行、傅龍等九人，解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夫、塞勇李遇知、劉洪起等，各殺僞官南附；不一而足。上嘉之，各有獎諭。

大學士馬士英薦欽定逆案阮大鍼知兵，有旨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

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誠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誠，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誠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因復爲大誠奏辯曰：『魏忠賢之逆，非鬪賊可比。且弘圖、曰廣諸人於所愛而登之，則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忌而錮之，則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姜曰廣亦奏曰：『今日欽案掀翻，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郭維經亦奏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誠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並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呂大器亦奏曰：『先帝血食未寒，爰書凜若日星。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誠；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給事羅萬象亦奏曰：『輔臣薦用大誠，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誠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卽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御史詹兆恒亦奏曰：『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捶胸，願思一報。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誠，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張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俱不聽。旣而大誠召對，具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俱稱

旨；竟用爲江防兵部尙書。

起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尙書張愼言乞休去。

劉宗周三抗疏論時事，不署銜，止稱草莽孤臣。首言大賊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有四：「一據形勢：江左偏安，請進而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一重藩屏：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尤而效之。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慎爵賞：將悍兵驕，已非一日。宜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重則並奪。軍功既核，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不赦。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遺詔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巨工乃如此之薄！」劉澤清、高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勸上親征，以搖動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辨實不與聞。廷議欲譴高、劉，而莫可誰何；欲罷宗周，而難違清議。史可法因疏兩解之曰：

『朝廷論是非、疆臣論功罪，各不相礙』。既而宗周予告去。過吳，連見振飛捷奏，因悔謂錢謙益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予激也』。人服其無私。

御史李模上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鹵，爲陛下之功臣。且擁立之事，皇上既不以得位爲利，諸臣又何以定策爲功乎？至於鎮將，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陛下，又未聞〔有〕汗馬之績。按其身亦在戴罪之例，名實何容輕假？若夫經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以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吏科馬嘉植上言：『立國本：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末言『尊養原非樂受，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翦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之外可概節也，有以處優晏衍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邑。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誤國，淚隨語下。士英奏辨，志孔復前佐澍；秉筆太監韓贊周叱退之。士英恐上動怒，因以金幣餽福邸舊闈田成、張執中等白上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

皆議主上背恩矣。』上默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言『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又曰『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上不得已，屢諭趨其赴楚。

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盡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曰：『從逆姓名傳播不一，恐僉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案之轉語。且從來善類所歸，閒雜匪德。東京盛名，豈無逃死之張儉？元祐錮籍，亦有巧免之王章。豈因鄴宮一姓之惡，遂毀銅臺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蔡京，而紹述之禍旋起；唐室一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朱統額疏參姜曰廣定策時有逆謀；禮科給事袁彭年駁奏曰：『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實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不問？』吏部熊汝霖奏言：『統額含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駁，朝廷設立言官何用？』通政使劉士禎亦言：『曰廣勁骨贗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額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報。

太常卿李沾自陳定策時奪爭狀，因論呂大器懷二心。呂大器疏參馬士英賈官鬻爵；

有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卽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諫止之。

予大學士高弘圖請告去。先是，章正宸爭中旨陞張有譽、朱統纘糾姜曰廣及爭用阮大鍼諸票擬，俱不稱旨，發改票；再擬，再發改。弘圖力爭曰：「臣死不敢將順」。後具疏請乞，故有是命。

陞李沾左都御史、晉撫寧侯朱國弼保國公，皆以定策功也。改授朱統纘行人，以疏逐姜曰廣也。

赦從逆來歸兵科給事中時敏開屯大瞿山。

賜北京殉難文臣二十二人、勛臣一人、戚臣一人祭葬、贈蔭、祠諡有差：閣臣范景文諡「文貞」、大學士倪元璐諡「文正」、都御史李邦華諡「忠文」、兵部侍郎王家彥諡「忠端」、刑部尙書孟兆祥諡「忠貞」、右都御史施邦曜諡「忠介」、大理寺卿凌義渠諡「忠靖」、太常少卿吳麟徵諡「忠節」、左春坊周鳳翔諡「文節」、左諭德馬世奇諡「文忠」、左中允劉理順諡「文正」、太僕卿申佳胤諡「節愍」、簡討汪偉諡「文烈」、戶科給事吳甘來諡「忠節」、御史陳良謨諡「忠愍」、御史陳純德諡「恭節」、御史王章諡「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諡「忠節」、兵部郎中成德諡「忠毅」、主事金鉉諡「忠

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諡「節愍」、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諡「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諡「貞愍」，立祠南京，賜名「旌忠」。又贈死節諸生許琰官，從祀功臣廟中。

六月，大清傳檄至濟寧，令所過地方官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

與平伯高傑上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慮；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

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游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建陽知縣蘇芬捐俸造火器，募勇士朱千劬、劉鐵臂等，三請勤王。疏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明國家養士三百年之報，亦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捐餉募兵入衛。

時獻賊在川陷涪、瀘，順流破重慶。巡撫龍文光及舊撫陳士奇、重慶推官王行儉俱死之，瑞王、蜀王滿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賊，士英猶請降勅獎之。

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上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聞武臣私鬪矣，

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遜矣，不聞敵愾；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是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計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爲後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則賊不難旦夕殄也」。

封太后弟鄒存義爲大興伯。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青浦知縣陳燠爲中書舍人，王鋒弟王鏞、子王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應俊本革工；值上出亡，負之行雪中數十里，脫於難。與鏞、燠、無黨，俱扈衛有功者也。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慎名器：「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一爲輕濫，後將無極！惟陛下慎持之。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言「爵人宜公。如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勅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疏入，俱不聽。

陞祁彪佳爲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蘇松巡按周元泰上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亦疏請濬吳淞。俱有旨：該撫察議。



八月，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袁彭年上言：「廠衛之興廢，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佈；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太妃來自河南。諭戶、工二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

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錢糧約數十萬，工部、工科並疏請節省；不聽。詔選內員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俱不聽。

以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以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勸農。

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處分未定也。先是，許都變起東陽，兩浙洶洶；前任按巡召光先受計紹興推官陳子龍誘斬之。光先爲光斗弟，故與阮大鍼有世仇，又首劾大鍼，士英故借誘降激變，並議光先之罪而陷之，朝右無敢直言者。蘇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突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遣還，一切調兵、措餉皆其拮据；不一月而元兇授首，兩浙復安。乃今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虎遺患；後來國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

可反以激變罪之？於是大鍼等切齒彪佳，因而御史張孫振論劾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彪佳因罷去。

起越其傑巡撫河南。其傑鄉科罷閑；以士英妹夫故起之。

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以欽案楊維垣爲通政使，從朱國弼薦也。

禮科沈胤培請立中宮。

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與鄉官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訐聞於士英，卽批重處。杜贈珣詩有云：「爲憐貴客芳心辭，欲訪仙郎帆影遲」。時共傳之。

召降賊錦衣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以重賄士英也。

加淮撫田仰兵部尙書，世襲錦衣。時劉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北往。仰與其事，故屢爲請餉。

馬士英請免府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以助軍興，竟赴院試。溧陽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銀，特降三級。又開納事例。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政祈克終」；着刑部問罪。又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

史可法上言：『大仇在目，一兵不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北來塘報，清必南窺；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官菲食、枕戈待旦，尙恐無濟；今觀廟堂作用、百執精神，殊未盡然。憶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前事！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變、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嚴責四鎮滅賊剿敵，庶人心可救、天意可回耳。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尙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也』。上報聞。可法遂進兵抵白洋河。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

時廟門災。戶科吳廷疏陳昭事之實：一曰日講宜行、一曰午朝宜舉。俱不省覽。

大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史可法，有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朝廷念夙好、棄小嫌，嚴整貔貅，驅除梟獍。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又曰：『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代爲雪耻，仁人君子，何以報德？乃乘寇稽誅、王師暫息，卽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豈可謂江、淮以爲天塹之憑，

遂不能飛渡耶？又曰：『予聞君子愛人也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篤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土；朝廷當待以虞賓。南國安危，在此一舉；無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尙有厚望焉！』史可法答書曰：『法待罪南都，凶信突來，一時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群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五月十五日進位南都。越數日，卽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頂禮加額，感恩圖報。乃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其君」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並同秦、越；規此員幅，爲德不卒：是以義

始而以利終也，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

長庚星見東方；光芒閃爍，或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旗幟、馬影，且倏大倏小、倏長倏縮。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

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浩。上深居禁中，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爲樂。國用匱乏，因佃練湖、放洋船，瓜、儀製鹽，蘆洲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括殆盡。

十一月十二日，清兵入宿遷；史可法提兵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清兵甚緊。傑遺書劉澤清：「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日文數至；開封北岸，俱是清兵。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南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士英報稱：「清兵雖縱橫，然賊勢尙張，豈敢投鞭問渡？且強弱何嘗之有；赤壁百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痛飲黃龍，願諸臣刻勵之也。」

加高傑太子太傅。先是，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勾引清兵渡河，僞投傑降。傑知其詐，因誘斬之，收其衆；故有是命。清命唐虞時致書高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惟沿河築牆，崑力備禦。高傑致書清帥肅王云：「逆闖犯關，危我君父；一時豪傑忠義之士，莫不西望飲泣，

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關東大兵復我神州、葬我先帝、救我黎民、雪我深怨，原有莫大之恩；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德！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事。茲咫尺光耀，無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合師剿闖，始終成貴國恤隣之名。若能明此苦心，而共以逆闖爲事，此本朝之厚幸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祇因貪官污吏，致禍至此。然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來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念也。』清報書曰：『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躬來過河會面，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願合兵滅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上，予令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

清兵至夏鎮，別從濟寧南下；又從維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劉澤清、高傑各告急。

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陳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清撫方大猷止許百人赴京。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攝政王不許；乃遙祭先帝。於十二日入京，館鴻臚寺。內院剛林來責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因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後遣兵

追執懋第北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清兵萬分緊急，且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時賊窺突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因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總兵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總兵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總兵劉洪起；河、洛，屬都督李際遇。

巡按陳潛夫報獲太康僞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鉉、郭從寬殺賊六百餘級，擒鄆陵僞知縣王度、許州僞巡捕王清唐。王之綱斬賊都司虞世傑。劉洪起獲汝寧府僞官祝永苞、上蔡僞知縣馬世遇，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一百三十一名。許定國獲陳州僞官惠在公。各加級，以洪起斬獲最多，仍加二級。

陳洪範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出使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役群聚晉爵，天下聞之，恐哄然竊笑也。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襲，蔭指揮使；開藩武昌。予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

授楚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因盛濃疏參黃澍毀制辱宗、貪賄激變，士英喜，特擢之。○內批刑部提問澍，不至。

刑部尙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

等應礫，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名；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弼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亦言『從逆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諉半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解學龍恣意舞文，乞勅公鞠』。革學龍職，以高倬爲刑部尙書。

時張捷秉銖，部務出多阮大鍼手，吏道龐雜。惟給事吳适辦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憚權貴。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士達不過積分監生，非屬科貢正途。勳臣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樞戎職掌，以奪銖部權衡？慶遠知府郭儀鳳請掛冠勤王，並參巡撫方震儒貪狀；适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迹著聞，必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究，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适駁參：『張星初以縣令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惟望斷清華之夢，亦已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一爲點破，則闕門大典，不幾爲燃灰之地、向躍之門耶？保定侯勳衛梁世烈請襲祖爵；适抄參：『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饒虎狼；而其間脫身埋名，固亦不乏。該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該勳以授乎？』



抑姑仍之，且兩封乎？恐無此法紀也。該勳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耻！爾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适抄參：「職方何官、監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効？而藉口贊畫輒請高銜，躁進尤甚！」

刑部鍾言奏請：「凡監紀等官，猾棍白丁借題幕府騙錢者，悉行驅逐」。上從之。馬士英奏：楊御藩五載戰功，着進左都督；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史可法疏奏：「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而禦北矣。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閩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容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兵部侍郎阮大鍼報沿江築堡；上嘉之。

禁四六麗文。

除夕，上在興寧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權」。上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弘光元年（乙酉）元日，日有蝕之。初八日壬辰立春，流星入紫微宮。

給事中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一曰核人才、一曰儲邊才、一曰伸國法、一曰明言責。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清。

總兵許定國仇殺興平伯高傑，以其衆降清。先是，傑作賊時，常規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逃免。至是，同爲列將，定國啣之，秘而不言。陽與傑好，許讓睢州。招傑飲，傑赴飲不疑。定國伏甲於寢，夜半殺傑，剖腹以祭先靈；親兵遇害過半，餘衆潰還。定國遂以衆降清。

高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卹。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有旨：「興平伯有子，朕豈以兵馬汛地，遽授他人？加監軍衛胤文兵部尙書，總督傑軍；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既而，再請加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黃得功聞高傑被害，復來爭揚州；史可法馳歸鎮撫之。請旨，上諭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東顧，設清兵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必任意！」又諭史可法：「卿既歸揚，解諭黃得功回汛，何必與孤兒寡婦爭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劉良佐見傑死，欲并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又合奏：「高傑從無寸功，驕奢淫殺，上天默除大患；史可法乃

欲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爲提督，何是肺腸？倘誤聽加恩太重，臣等實不能相安矣。九江總督袁繼咸疏奏：與平伯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祭葬。

汀州賊閩王猪婆盤據簾子洞，劫掠橫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効。既往，賊橫幾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玉亦削髮爲僧。

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尙書張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贊、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諡蔭、祭葬；徐楊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與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兆升、吳孔嘉、郎如闇、周昌晉、袁洪勳、徐復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

楊維垣又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強坐爲刺客者，王之竅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鳩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弘勛又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重疏。有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在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

體除意』！

陸楊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陸阮大鍼兵部尙書，賜蟒服。

中書舍人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戍日，卜其大用。至是，士英神其術，固薦授中書。尋躡一品武銜，蟒玉趨事。

棄妖僧大悲於市，以詐冒定王也。大悲係齊庶宗。

兩淮運司解糧渡江，鎮江都督鄭彩截留之；詔諭彩勿擅。

普錄衆臣迎駕之勞，補指揮、千戶等官。

丙申，召內臣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縱淫，童女有淫死者。

榮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刻忽現大城，堞門畢具；一時方隱（天官家謂：廣莫之氣成城郭，今河西苑無人烟）。

殿宇鼎新，輔臣、內臣俱賜銀幣，蔭有差。

甲辰，復召內監進宮演戲。

劉澤清奏：清兵攻邳州，推官沈伶之守四十日，乃退。

二月，工科李清請修先帝「實錄」並易廟號及定東宮、定王之諡。戶部尙書張有譽請以酒稅助餉；不允。

袁繼成報郎鎮重圍。刑部梁雲構奏：全蜀已無完土。

輸納富人，授翰林待詔等官。太監李國輔請往浙江雲霧山開採；上命馳驛去。科臣吳适疏爭之，不聽。

禮臣管紹寧請諡皇太子「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改諡先帝「毅宗烈皇帝」。

命禮部廣選淑女。

陞瞿式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劉良佐等合詞薦起朱大典爲兵部侍郎。戎政兵部尙書張國維予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尙書顧錫疇險邪，有沾秩宗；命致仕去。以其請削溫體仁諡而諡文震孟也。

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

三月甲申朔，有傳稱皇太子至自金華，從石城門入；送止興善寺，尋移寓錦衣都督同知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俱莫能辨。先是，傳吳三桂擁太子離永平，陰逸之民間，遂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王之沉，懼弗敢留，前至揚州。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家人高成、穆虎挾之渡江，因栖於蘇，復轉於杭。太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遂爲路人所指。高夢箕懼禍及己，乃赴京密奏。於是遣內豎李繼周，持御札召之。至是，至。都人聞太子至，踴躍趨謁；文武投職名者，絡繹不絕。最後太監盧九德至，禮倨，太子呼名

呵之；盧不覺叩頭曰：『奴無禮，小爺保重』。穀竦辭出。隨有旨諭文武官，不許私謁。是夜，移太子入內。己丑，會審太子於大明門外。太子東向倨坐，一官置禁城圖於前；問之，答曰：『此北京宮殿也』。太子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前問曰：『公主今何在』？太子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早叩國舅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舅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是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正宗又問講讀先後；太子曰：『忘之矣』。正宗更多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爲僞，卽僞可耳』。諸臣無可如何，遂以肩輿送入中城。先是，楊維垣颺言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故兵科戴英襲其言，奏稱『王之明僞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僞無疑。然稚年何以辨此，必有大奸人挾爲奇貨；宜勅法司根究』。刑部遂捕高成、穆虎嚴訊，五毒備至，至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謬；我等何得畏死背義』。高夢箕復上書自明，並逮治之。馬士英疏奏：『太子一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旣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紹興；一可疑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二可疑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也。左懋第在北，北中亦有假太子事；懋第密書貽蔡奕琛，念(?)奕琛抄騰進覽。是太子不死於賊，卽死於清兵之手矣。原日講官方拱乾係獄，可出令辨之。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臣民共見而棄』。

之；如真東宮，則祈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辛卯，復會審太子於午門，出原講官方拱乾於獄辨識之。太子仍倨坐，衆擁拱乾至。王鐸指示太子曰：『此何人？』太子曰：『方先生』。拱乾疑似，不敢質言真僞。張孫振曰：『汝是王之明！』太子曰：『我南來從不曾言太子，汝不認罷了，何必坐名改姓！汝等不嘗在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衆官有赧者、有恨者，莫之敢決。仍送還獄。十五戌戌，復會審太子於朝。左都李沾呼『王之明』，不應；喝問『何不應？』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移，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士英傳催放移，沾復好言問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囑我，校尉自能言之，何必我言；前日追我何處，追者自知，何必問我』。高倬見其言切，急令扶出。將出朝，舊東宮伴讀丘致中捧持大慟。上聞，卽令擒下，發鎮撫司嚴訊。有題詩於皇城者云：『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

皇考恭皇帝，改諡孝皇帝。

馮可宗訊高夢箕，夢箕列自此來來歷甚詳，假冒欺隱至死不認；爰書故久之未定。御史陳言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寧南侯左良玉疏參馬士英曰：「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兇頑。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死地。臣前兩疏，望皇上從容審處，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士英奸謀日甚，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祇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仇。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諡「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雪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士英賣官鬻爵，殆無虛刻；致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士英占握兵柄不放，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弑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於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恭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聖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乃睚眦殺人，將生平不快之人一網打盡；罪不容於死者，六也。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士英乃與大鍼一手



掣定，抹煞的確誠認之方拱乾，而信申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諸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朝市，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謹束兵計劃以待，不禁大被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檄云：『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者，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妓、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響俗，俾丘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祇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立主，乃事事拂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蜃蔽天，妖墓障日。賈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徵之使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替之心，謂英名實應圖讖。除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冰山發燄、鱷水興波，群小充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己者，罪同夷虜、行列豬猡如

阮大鍼、張孫振、袁弘勛等數十愆惡，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等數十大節，皆誣之朋黨，以快虺如蛇如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誰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歟？若鮑魚蓄而日羶、若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瘦狗，遽敢滅倫；收闖、獻之獼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字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倏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故國嚮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鷄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賊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茲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誣誤流言，或受奸人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師，化作蛟螭妖孽。玉石

俱焚之禍，近在日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故敬布苦衷，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尙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忠魂。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連猿之藪！然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士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決從逆賊臣光時亨、周鍾、武慄於市；周鏞、雷演祚勒於自盡。餘盡革職放還。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時阮大鍼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

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雖殉節堪憐，贈卹已渥。先帝斬焉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通着另議』。

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阮大鍼薦馬錫總兵〔官〕，仍蒞京營。錫卽士英長子，以白衣徑仕。

張捷言左懋第抗節清庭，請優其母兄並馬紹愉家屬。

左僉都郭維經告病去，江中遭寇甚慘，人皆惜之。或云阮大鍼密遣兵劫之也。

黃得功上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之子卽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認識，亦不敢出頭取禍也』。

。有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吐；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琉球國遣使入貢，請襲封。命給事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各給一品服前去。

諭刑部：『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着法司窮治』。馬士英意在姜、黃輩，故嚴旨究問。左良玉疏請保全東宮曰：『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一、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眞，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封、史可法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宣諭該藩』。

原任中允李明睿泛海南歸，上嘉之。

童氏自稱舊妃，自越其傑所解至；上命付錦衣衛監候。初，上爲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旣爲世子，繼妃李氏，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相傳卽封氏爲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童氏故在；上弗召。至是，自詣其傑所。其傑不敢隱，解至南。上弗善，故係獄。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馮可宗達上，上棄之弗見。劉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

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有旨：『童氏妖婦，冒認結髮；王之明係駙馬王昺姪孫避難南來，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與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害其血胤？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訛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

吏部恭報剪除群賊，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 史可法恭請詔見，面言東宮處分，以息群囂。有旨：『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法歎曰：『「奏凱」一字，談何容易；面君不知何日矣！』

清兵至范家塞，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駟南避，駟不聽。清陷睢州，巡按御史凌駟被執，不屈；投印水中，與其姪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慎無渡江；若渡江，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頭伍相國也』。清帥厚斂之。事聞，贈兵部。

乙卯，馬士英告退，有旨慰留。

四月癸丑朔，馬士英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入。先是，管紹寧私寓失去部印；士英庇之，故有此請。

左良玉反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又移檄遠近，以討馬士英。其略云：『馬士英者，蠻獠無知，貪狼背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媾毒以種姦。欺蝦蟆之不聞，恣鹿馬以任

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邈邊，既不使之遜於荒野；踵錢寧之即訊大千，又不容其斃於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並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群，誰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蝮，尙何言哉！良玉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寧無食蕊之恩，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昭。郿塢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相傳，惟京中噤口。王永吉報清兵已過河，自歸德以達象山七、八百里無一兵敢守。揚州、邳、徐，勢同鼎沸。

黔兵殺掠徽境，徽人汪爵率衆禦之，殺其兇首數人。詔擒爵抵罪；御史黃耳鼎請赦，不允。

百姓王詔奏鎮兵避清南遷，占奪民房、民物。

御史袁〔弘勛〕請追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先莊妃者。

清兵分路至亳州碭山。

湖廣何騰蛟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

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臣下愈惑。此自關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江督袁繼咸疏言：『太子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認，高夢箕、穆虎合口輸情，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咸身爲大臣，不得過聽訛言，別生憶揣！』

左兵東下，沿途遍張告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又遣劉孔昭、阮大鍼及方國安共禦之。

清兵攻破徐、碭，又破泗州；塘報洶洶。上召對，士英請亟禦良玉。大理姚思孝、尙寶李之椿合詞請備淮、揚，給事吳希哲等亦請備清兵。上諭士英曰：『還該備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大呼有異說者斬。上默然而罷。於是北守愈疎矣。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自是良策。』馬士英自出五千金，委黃金鍾招募健卒，卽補府同知。馬士英薦白衣李毓知兵，卽補職方主事。

梁雲構請召劉澤清、黃得功將兵入衛。

錢謙益奏選到淑女；着於十五日進元輝殿。貢院七十人中選元姓二人、田成浙選五人中選王姓一人，周書辦自獻女一人，俱進皇城內。

左良玉舉兵不數日，卽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聞清兵緊急，遂引兵還。黃得功兵至江上，着於荻港三山暫駐，有警進前。

劉洪起奏：清兵乘勢南下如同破竹，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

馬士英言開洋之船，每隻或二百金、三百金，設太監給批放行，於崇明等處起稅，如臨清關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劉孔昭、朱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等銀幣有差。

令乙榜廩生輸銀准貢。

甲戌二十二日，清師渡淮，如入無人之境。二十四日丙子，猝至揚州，圍攻新城，可法力禦。攻益急，可法血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請救，不報。丁丑，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可法立城上見之，拔劍自刎。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洶洶，上日怨士英強之稱帝，因謀所以自全。士英請召黔兵入衛，辦走貴陽（是日黔兵一千二百至，全駐鷄鳴山，踐踏僧房殆遍）。



清既破揚州，沿江窺渡。總兵官鄭鴻達帥水師禦之京口，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鶴河渡。龍潭驛探馬報云：『敵編木爲筏，乘風而下』。又一報云：『江中一礮，京口城去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因架礮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頽城半垛；早發三礮，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報網打而重賞楊使。自是，報警寂然。

庚辰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曰：『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曰：『此語從何來』？上指一小闌。鐸正色語闌曰：『外間話不可傳』。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時揚州信絕，左兵停留不下。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阮大鍼日與楊維垣謀，欲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以上游告警始緩。有夜半書聯於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沉睡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丙戌，百官進賀，上不視朝，以串戲無暇也。

陸楊文驄右僉都，巡撫蘇、松、常、鎮、揚五府。鄭鴻達封靖虜伯，世襲；將士各進一級。

庚寅晨，清兵開閘放舟，蔽江而南。二鄭見之，揚帆東遁，一路燒劫甚慘。江南武弁一時皆潰，黔兵奔走；南京知敵已渡江，都人大震。丁亥，傳令城門下閘，辰開申閉。

。百官集清議堂議事，大臣俱竊竊偶語，衆不與聞，大約言納款於清也。是日，晝晦大風，人心洶洶。

辛卯晨，傳旨：『三淑女在經廠者，放還母家』。午復召優人入內演戲，上與太監韓贊周、屈尙忠、田成等雜坐酣飲。二鼓後，上奉太后、一妃率內官多人，跨馬從聚寶門出狩，百官無一人知者。

壬辰，馬士英詐稱奉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奔浙。黎明，見宮門不守，宮女亂奔，百姓始知君相俱遜去，驚惶無措。亂擁入宮，搶掠御物，遺落滿街。文武一時逃遁隱竄，各不相顧。戎政趙之龍出示安民曰：『此土已致大清』。午刻，百姓千餘人擒大臣至中城獄，群毆之，使認太子；太子亟止之，命係之於獄。百姓因擁太子，走馬入宮；倉卒無備，冠服俱取諸戲廂中。遂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各部署寺官，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黔兵在城者，百姓盡搜殺之，以先受其害也。

癸巳，太子傳示，略曰：『先皇帝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臣奸蔽障，桎梏幽獄。今福王聞兵遠遁，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冤，豈忍稱尊！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

甲申，太子釋王鐸於獄，仍以爲大學士。又召高夢箕於獄，亦以爲大學士；夢箕出獄即逃。文武諸臣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大都恐清兵入城，無以善後。遂哄然而散，不及立新主之事。馬士英居第，百姓焚劫一空。

乙未，清兵薄城下，忻城伯趙之龍率禮部總憲縵城出迎。時豫王駐師天壇中，衆拜禮畢，即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們早殺之矣。」朱國弼曰：「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坐易。」豫王大笑曰：「奸臣！奸臣！」遂發示曉諭南京官民曰：「福王僭稱尊號，沉緬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欺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時以爲實錄。晚間，趙之龍捧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席迎之，坐於己右。丁酉早，豫王受百官朝賀。百官遞職名，則營參謁如蟻。王鐸詣營投到，以其弟王鑄在營，甚禮之。

劉澤清自浦口掠舟東遁，入海。

己亥，豫王宴飲營中。正酣悅，忽報各鎮兵至。王殊不爲意，發兵三百，遣將迎之。有頃，即擒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擒弘光贖罪，豫王允而遣之。

上倉卒至太平府，欲避入城，百姓閉城不納。徬徨江次，乃奔蕪湖。蕪采水師總兵黃斌卿先遁去，因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兵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

臣等負陛下也」。居兩日，將謀幸浙。劉良佐追至，且奏豫王之命召得功。得功大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岸罵之曰：「我黃將軍死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嘆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卽入其營，挾上回南京。丙午，上見豫王，豫王薄之不爲禮。置酒靈壁侯第，坐上於太子下。酒半，問上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何擅立？旣立，不遣一兵討賊，於義何居？先帝遺體逃難遠來，旣不讓位，又磨滅之，何爲？」上不能答。豫王又曰：「我兵尙在揚州，汝何爲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上汗出浹背，不能答，終席俛首。豫王北凱，將上與太子俱去，後俱凶問。有遺宗監國，諡曰「赧皇帝」。

劉孔昭掠舟東遁，入海。馬士英率黔兵稱奉太后南遷，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州守閉城不納。士英攻破，殺州守；浙撫張秉貞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太后舍公廡，士英屯兵城南。潞王時寓杭州，恭謁太后如常禮。士英欲立潞王，潞王峻辭不可；聞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復渡江南遁，遂有隆武帝、魯監國之事。

是變也，吏部尙書張捷微行至鷄鳴寺，以佛幡自縊死。刑部尙書高倬，署中自縊死。禮部主事黃端作不屈，被殺。戶部郎中劉成沼，亦自縊。國子監生吳可箕，自縊於鷄鳴山關廟中。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水死。中書舍人陳燠及子舉人陳伯愈，俱自死。戶部主事吳嘉胤，亦自死。欽天監挈壺陳于階，自縊。副都楊維垣置三棺，傳云並二

妾俱死；或云假此遁去，後爲仇家擊死。不知名投秦淮河死者，馮小璫與百川橋下乞兒也。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蘇州，則原任少詹徐汧，沉虎丘後溪死。諸生顧所受，儒服哭文廟，投泮池死。玄妙觀賣麵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鵝鳥薛叟，以薙髮自經死。常熟諸生徐懌，以薙髮自縊死。諸者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至於各處起兵見殺，則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宦金聲、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楨。而蘇州原任遊擊魯之瓊及韋武韜，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與子諸生侯玄演、侯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與兄黃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將王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死。原任狼山總兵王伯才，爲亂兵殺死，一家老幼屠戮殆盡。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被殺。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浜被擒，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陸明永，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生、徐安遠，入太湖從黃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城，殺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尅；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閤門投火。閤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堂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揚州城破，原

任兵部尙書張伯鯨並標下遊擊龔克臣，俱被執不屈死。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棟，戰歿震澤。原任吏部尙書徐石麒，自縊；其僕祖敏、徐錦從死。兵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某縣知縣梁于淡，亦死。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士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有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

### 陸武（魯監國附）

弘光元年（乙酉）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爲，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性率直，喜詩書、善文翰，灑灑千言。初封南陽，以父歿，失愛於祖端王。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始爲請嗣。後復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牆。會赦出，避亂邊浙，鴻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艷翊戴功，咸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

未遲。鄭芝龍亦固爭，以爲不可。李長倩亦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疏。惟鄭鴻達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壓衆心，以杜後起」。遂定議。於閏六月十五日奉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宮，尙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

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命頒詔於兩浙、兩粵。

晉鄭芝龍、鄭鴻逵爲侯，鄭芝豹、鄭彩爲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銓爲禮部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揖、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三十餘員，俱不令稟旨；凡有批答，皆上親爲之。

德璟陛見，首以清屯、練軍上請；上然之，而不能行。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

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俱鄭芝龍爲政。芝龍，泉州人；幼習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

計，以此富敵國。府第安平鎮，去泉州城南三十里；後築城於安平，海柁直通臥內。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至是，開府於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等，約計十萬；餘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合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尙虞不足。

時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亦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欲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知之，移書兩廣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靖江王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江兵尋爲丁兵戰敗返桂，式耜因密授計於粵西總鎮楊國威、旗鼓焦璉，遂擒靖江及國威；械至福州，奉旨斬於市。以擒靖功，封魁楚爲伯；晉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

清兵旣渡江，平定南都，因分兵入浙。時潞藩避杭，不忍殘民，因舉城降。清帥貝勒散布官吏至浙東招撫，且令薙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婿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



，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卽遺書宗周曰：『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亦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逃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英潛率所部，奉弘光母后突至紹興。紹興士大夫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太后請斬馬士英，曰：『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於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遂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曲中之。上嗜飲，則進醞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而以疆場擔子，盡推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賈官鬻爵，攫盡金珠。四方狐狗之輩，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現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又不足數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今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亦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勵、苞桑可固也。』思任又上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職素欽慕

。然氣驕腹滿，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居、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隊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大臣，以召英雄，猶可共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崑渡江，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愧憤，不敢答。清招撫使至錢塘江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鄭遵謙忿殺之。聞魯王避難在台州，遂與張國維、方逢國、柯夏卿、宋之普、陳函輝、熊汝霖、孫嘉績等共謀迎立。適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遂定議，擁立魯王監國於紹興。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爲大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分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時馬士英遯浙東，聞魯王監國，欲入朝。張國維知之，首參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遂不敢入。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於王，言『尅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然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十月，清兵至，方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應，追戰於草橋門。

會天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遂收兵。清兵營木城於沿江。閩中隆武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不悅，下令欲返台州，士民惶惶。國維聞之，星馳至紹，上疏隆武；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然浙、閩成水火矣。

閩餉不足，鄭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廣督餉。應奇往督，因參遲誤者數十人，俱奉旨提問，然遲疑未有提至者。潮州知府楊球欲入朝，聞旨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察括府、縣積存銀，釐毫皆解。不足，又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娼優厮隸，盡列衣冠；但無俸、無衙門，空銜而已。然借此情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隣里。甚至府、縣蒞訟，兩造皆稱職官；立語不服，互毆於庭而莫可制。受害者延頸清兵；謠曰：『清行如蟹，曷遲其來！』識者已知其必敗也。

鄭芝龍所招關門兵，不過數百疲癯。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每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但以缺餉爲辭。會十月曾氏至，迎入宮，乃暫止。

大造宮殿。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獻用，隨居官衙。至是曾氏至，遂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厄匪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體服，皆織龍鳳。然后性傲敏，頗知書賢能；隆武每召奏對，輒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

隆武尙未有嗣，鄭芝龍乃令子鄭森入侍。隆武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何楷入朝，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有密告鄭芝龍攬權者，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欲謝事。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之言也」。芝龍潛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矣。

丙戌，邵武知府吳炆煒、推官朱健移家眷他駐，坐倡逃；建陽知縣施燦爲奸胥摘發，坐貪酷；俱斬於市。龍溪知縣謝泰宗以貪參，罰八千金。

杭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談兵；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部曹幾及千人。

廷臣屢請命芝龍出關，芝龍亦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因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鄭鴻達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倣淮陰故事，築壇郊

拜而送之。二將既出關，疏稱候餉，不行。逗留月餘，隆武下詔切責曰：『倘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二將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仍疏言餉絕，留駐如故。

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効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之資，芝龍不與一錢，隆武惟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劄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吉元爲呼應。出兵徽州，爲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清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道周不屈，竟斬於市。

閣臣蔣德璟見鄭師逗留，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爲。德璟因歎息告病去。戶部尙書李長情以餉不繼，憂憤而死。

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尙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大喜，亟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會有上疏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

隆武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不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

任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

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以編修劉以修爲主考，取中舉人萬瓚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

皇子誕生，群臣表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異。大赦、覃恩，鄭氏廝養俱得三代誥。

誅魯王使都督陳謙。謙奉使至關，趨起不敢入；芝龍與之有舊，以書招之，乃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之獄。芝龍疏救，不聽。謙，武進人。乙酉春，齎弘光詔封芝龍南安伯；比贖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德之；故至是，力救。監察御史錢邦芑密奏：「陳謙爲魯心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隆武信之。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更便。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謙斬之。芝龍聞知，伏尸而哭，極其哀；以千金葬謙，爲文以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

鄭芝龍微聞錢塘信急，因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遣征不可」。拜表卽行。隆武手勅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使奉勅至河，而芝龍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浙東將士與清兵跨江相距，自丙戌春屢戰不勝，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魯王

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爲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月，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清兵爲之少却。會隆武使陸清源賈詔至江犒師，時馬士英依栖方國安，因峻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罪。國維聞之，歎曰：「禍在此矣」。四月，魯王旣斬閩使，恐閩發兵；又見杭州固守堅不可破，遂定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余煌兼兵部尙書督師江上，而事不可爲矣。清貝勒王偵知，遂屯兵北岸，用大礮擊南營，適碎方兵厨竈，國安懼，歎曰：「此天奪吾食也」。私念隆武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又清兵勢重莫可支，於五月二十七日夜拔營走至紹興，率馬兵、阮兵以威劫魯王而南。翌日，江上諸師聞國安走、鄭遵謙移資入海，餘俱潰散。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能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自爲計」。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追扈魯王。六月朔，清兵渡江。禮部尙書余煌大張硃書，盡啓九門，放兵民出走；遂正衣冠，赴水死。國安、士英南行，謀以魯王投降爲入關計，乃遣人守魯王；守者忽病，魯王得脫，登海舶。聞國維行至黃石巖，因傳命國維遏防四邑；遂過東陽，圖治兵再舉。清旣入關，遂遁入舟山。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

『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曰：『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並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峩冠登陸，百姓駭謂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斬於市。兵部侍郎陳函輝，哭入雲峯寺中，作絕命詞八首。一曰：『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二曰：『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三曰：『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孤臣』。四曰：『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五曰：『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六曰：『斬盡人間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納共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七曰：『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八曰：『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人間同志』。又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恩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去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蘊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史吳從魯，不薙髮死



。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煒，俱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掩覆朗聲誦經死。清兵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礮破之，大典合門縱火焚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爲清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督學御史王景亮皆被殺。馬士英、阮大鍼猶擁殘兵數千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遁至台州山寺爲僧，爲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俱令隨內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尙書蘇壯，俱薙髮投誠。

隆武自芝龍去後，乃議幸贛；故關門無一守兵，寂如也。清兵至，從容過嶺。然清兵入閩，或出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定走仙霞也。

潰兵先奔者於路，焚掠爲食；至建寧，科臣黃大鵬、按臣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賞，俱驩呼而去，一郡獨全。清兵將至浦，百姓議請出降，鄭爲虹不可；再請，爲虹執不可。清兵至，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因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爲之立祠。黃大鵬亦同日殉難。

隆武聞清兵信急，遂決計幸贛。於八月二十一日啓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遂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而已；何與郭亦散去。

清兵至順昌，獲龍扛搜之，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平而東，時隆武將入贛，因停一日曬龍鳳衣。清兵追至，遂及於難；並擒曾后及保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曾后於市。朱繼祚勒令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

清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

九月，清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

既而汀、漳皆降，惟芝龍尙保安平，軍容煊赫；戰船齊備，礮聲不絕，響振天地。貝勒知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因遣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欲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清固山兵逼安平，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之，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

，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量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悅，遂進表降。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芝龍不聽。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而北矣；明統云墜。雖有遺孽，不足紀矣。

## 附錄

### 永曆皇帝

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並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寓梧；會桂王已薨，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福建舊相蘇觀生、何吾驄俱遁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錡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

會贛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趨永曆移梧避之。式耜謂：「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耻，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覺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

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永曆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之。耀，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譬曉倫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讎利害。觀生等殺

燿於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沒於水，東人益獷。

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北闖；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尙得體』。蓋汲汲爲闡預慮也。

晉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啓視，殊不悅。未幾，十四人皆殊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斤。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部都給事劉肅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永曆怒，叱逐肅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

御史童琳參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

陞翰林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肅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時十二月十五日）。

清總兵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副將杜永和擒紹武並周王、益王、遼王等，盡斬之。蘇觀生伏誅，顧元鏡、何吾騶皆投誠，百姓薙髮歸順。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踰鯨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訌，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剿撫，於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

二十五日聞報，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

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

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卽於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出降，梧屬俱逼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

二月，永曆抵桂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廣、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煨煨石劃；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

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

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清人招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之。隰江、平樂相繼投降，高、雷、廉三府俱報捷。四月，清兵渡海克瓊州。

方警報之疊至也，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略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

當平樂之不守也，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者數百人控弦提刃，與清兵接戰；稍却之。清兵屯陽湖，遍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詣全，徵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岡入護，猶持正守法，逐司禮王坤爲弄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故雅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

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鼎瀚遂造蜚語，爲董卓、淮、汜之議，激承胤怒，偪永曆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劫永曆幸武岡。式耜疏留全陽，曰：「聞郊社禮成，卽圖移駕；不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岡、辰、沅耶？今日原以恢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粵未恢不可移動，卽東粵未恢亦且當駐全也。」故承胤等嗾杖湘客等，以湘主還蹕桂林之議也。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亦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鬪，掠市而去（爲五月十四日）。永曆竟駐武岡。

五月二十五日，清兵偵兵變，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呼督師、撫按，肘羽腹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清兵旋去。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固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式耜一手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

以保桂功，進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日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



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胡、下平；邦傳由賓、柳亦及潯，並復梧。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陵。

時巡道嚴起恒以儀表魁梧，拜大學士。

督師何騰蛟駐衡州、培胤錫駐長沙。詎清三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總兵黃朝選、楊國棟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曆又播越入粵，次柳州。式耜累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勝、兵馬糗糧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柳州貉獠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偏交彝，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

會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構兵，永曆復次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

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起恒並相。司禮龐天壽七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永

曆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

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闕，欲撤兵。左右禁近，刻期欲永曆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諸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遊，雖長年三老，能逆挽其砥柱哉？』左右禁近周憚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五鼓』。甫夜半，而永曆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

時潰兵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被逼登舟。黎明，刑部侍郎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湘客俱至；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召將入也。遇式耜於樟木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湖，催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灝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麟部璉兵，定人心。式耜於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璉自平樂統兵至。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桂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兵三面禦之，清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

永曆詔旌式耜，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主宵衣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爲永曆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

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帥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笑；予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閩部擅，式耜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司稟擬，獨不苟。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翰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尙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在雖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關。本亂而求未治，馬陔終古耳」。

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

式耜念無諱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

督師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督師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

六月，粵東李成棟來歸。先是，成棟下廣，收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

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卽衣冠，將「總督」印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於佛經部面中，遣使贊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往桂，又請永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擾，闔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車駕既東，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於外，不中擾也」。又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則宜住桂以規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曆往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宮，且迓駕。永曆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駐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行宮、止迓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於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曆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忍危而卽安』。具疏乞骸，

再上不允。

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抄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清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擒，斬之。

二月，清兵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南昌敗書復再聞。先是，聲桓據南昌，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被斬，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寧夏王、聲桓〔豫章〕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收淚親祭。專命式相留守督歸，兼江、楚各省兵馬。

永州兵再退，式相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監各營軍再出。當永曆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爲稷下。

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黃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爭，以爲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爲荊郡王；可望不受後封。

時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

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

清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

永州再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爲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

是時清兵圍困曾慶於平和；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歸於清。鄭芝鵬據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迴，遂立德化王朱慈燁據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至十一月，清兵攻破之；王被獲，兵部尙書羅南生等降。

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耀成棄韶州；永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請行清遠，給事中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耜疏至，曰：『粵東水多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寧宇，財賦繁盛二十倍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難得而易失，莫此云急。且韶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簿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急欲永曆移舟，棄東如屣。』

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擢官不得，伺權者指，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聽，下給事中丁魁楚、金堡、蒙止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軍曲折(?)。時昌文子身由海上來也。閣試，授昌文翰林簡討。

清兵再薄全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榕江。

時勳帥戚進公，次者侯與伯；桂林牙門相望，號令紛出。

十一月初五辰，報清兵大舉入嚴關；印選、一青、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趨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道驅掠。式耜令戢不得，城外鳥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州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做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

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清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書孔有德請葬式耜、同敞；而吳江有楊執，爲具衣冠棺殮，並同敞瘞於北門之園。

永曆上南寧，入土州；嚴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九種

三藩紀事本末

楊  
陸  
榮



## 自序

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憤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籍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正位號爲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聖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群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既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佐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爲功

、爲罪，瞭若指掌矣。酉春多暇，檢閱遺編，凜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其事而書之卷首。

時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 凡例

一、是編悉遵本朝正朔，各藩所僭位號不以統年。

一、是編雖雜採「刼灰」、「浮海」、「甲子」、「江人事」、「江難」、「也是」、「遺聞」、「編年」、「遂志」等書，然一以王大司農奉旨分編之史傳爲正。故與野史所載，微有異同。

一、論斷必具史才；敘而不論，以俟作者。

一、編中間有一、二不見正史，止採野史收入。閱者倘確知其失實，幸卽賜教，以便改正。

一、編中搜羅未廣，倘有家藏善書，或賜借觀、或賜函教，以便增入。

采南氏識。



#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 卷一

三藩僭號	(一)
四 鎮	(一〇)
兩 案	(一六)
馬、阮之奸	(一八)

## 卷二

王師平南浙	(二七)
王師平閩	(三一)
金、王收江右	(三三)
李成棟收粵東	(三五)
魯藩據浙東	(三八)
益藩擾湖東(附傳、揭)	(四一)

## 卷三



楊、劉、萬殉難

金、王之亂

王師南征

何騰蛟殉楚

瞿式耜殉粵

孫、李構隙

孫、李奔北

卷 四

永明入緬

檄緬取王

蜀 亂

鄭成功之亂

雜 亂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七)

#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 三藩僭號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卽位，稱明年爲弘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張慎言爲史部尙書。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阨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漸恢漸進。一言重藩屏。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地；劉澤清、高傑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一撫，皆可斬也。一

言慎爵賞。各帥討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帥以恢復而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言數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視君父之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之功，未嘗肯移一步。洎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計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尙未頒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未幾，宗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

上崇禎帝諡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既易「思」爲「毅」。追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泰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祠。

削溫體仁文忠諡，允禮部尙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疇以請削溫諡奪職。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事姚希孟諡文毅，兵部尙書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諡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諡

忠愍；懋德諡尋奪。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命總兵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諭工部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祁彪佳請禁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廠衛，人心惶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适亦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鍼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陞、郭如閩、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於成化；西廠汪直，踰年卽罷。再盛於正德；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諡：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尙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節愍，給事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旌忠。勳戚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壯，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

以楊維垣爲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尙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爲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興寧宮、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鳳陽祖陵一日三震；而王荒酒漁色，工費無度

，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諡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忠毅，簡討胡守恆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任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請重定欽案。章下，吏部尙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諡全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終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楊先、劉廷宣、岳駿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承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皆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二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鍼進本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諡文莊，都督劉源清諡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懷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賊乃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原官。

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燭孫；父器璫，先死。聿鍵於崇禎五年嗣立，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達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鴻達請正位，不然無以壓衆心；諸臣以監國名正，侯出關建號未遲，李長情有「急出關、緩正位、亦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而擁立者艷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僭即位於福州。時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日也。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僭改元隆武。

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李長情爲戶部尙書、曹學佺爲禮部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爲工部尙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閩，皆令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票旨，皆王親爲之。

封鄭芝龍爲平鹵侯、鄭鴻達爲定西侯、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戰守機宜

悉芝龍爲政。於是，集議戰守，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錢糧，大鬻官爵。王屢責芝龍出師，於是議兵：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兵出關也。

改庶吉士爲庶萃士。

十月，會妃至。妃警敏，頗知書，每群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以鄭鴻達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絕而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州至婺源，爲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啓行；二十四日，抵順昌。



大兵追及，獲之；與會妃同斬於汀州。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桂」王薨於梧。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閣學兵部尙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尙書李永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

以丁魁楚、呂大器爲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追諡唐藩曰思文。

以王肇基爲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尙書。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以朱治澗爲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瞿式耜、嚴起恒爲東閣大學士。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論房事，同稟擬。

三月，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尙書，守桂林。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召舊輔何吾騶、黃士俊爲東閣大學士。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爲匡國公、播鎮王祥爲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年，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

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誦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暉、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琦，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詬無虛日。王知群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特強，化澄、吾騶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詰之。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儀殺大學士嚴起恒，追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並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並執閣學楊畏知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於安陸所，改陸爲隆，升所爲府。後復改爲安龍。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鐫等十人；並議廢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走川東。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月，從官請造庚子曆，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王師。

#### 四 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爲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儀真。命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爲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爲廣昌伯，駐臨淮。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

得功，榆林衛人，素忠勇，醉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

。軍中呼黃闖子。建功河北，與良玉先得封。傑本闖賊部將，竊自成妻刑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真相牽制（傑死後，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得功圖己，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蹶，騰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得功；得功反鬪，挾其槊而撲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跳入頽垣中，乃免；所隨三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真兵將亦被傑刼，殺傷過半。得功大忿恨，歸訴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為贖，乃止。

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開，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可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為傑後繼，故不謂，仍駐儀真。傑復具疏言曰：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耶！伏乞和盤打算，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具疏請餉，爲進攻計。九月，巡儀真，閱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還陝西，傑卽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

十月，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今聞有僭號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收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著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卽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如光武、昭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又言：契丹和宋，多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全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

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復之。未幾，太兵圍邳州，肇基拔之，相持半月而解。

十三日，傑至徐州，遺書大軍，約同滅闖賊。大軍回言同滅闖賊，其事不合與予言

；且勸其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我副將唐起龍、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壘，專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駐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贈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踵告警。傑遺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爲戰場；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萬、肥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一從雒陽攻海州，圍鄧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

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國郊迎，其傑諷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睢。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微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臥，傳礮大呼，衆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遁。明日，傑部回睢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來降於王師。傑爲人淫毒，揚民間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志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至徐州，爲請卹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元爵世襲，封蔭一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爲左都督，領傑兵，提

督本鎮赴歸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

三月，大兵入儀封，破歸、睢，進逼江北，直下徐、穎。四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爲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佐禦之。澤清亦托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矇蔽若此！又移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亦奏稱：清兵直下，恐爲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勢不能有，何以保江北？俱不應。大兵渡淮，人情鼎沸。十九日，召對群臣，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二十日，大兵屯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大兵薄城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報。劉澤清通款我朝，我朝惡其反覆，磔誅之。二十五日，大兵攻城，礮發，城墻、敵樓頃刻崩陷。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山東門，遂被執；諭降，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

盡歿；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聞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甫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尙書張伯鯨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

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大兵抵江潯。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達、鄭彩及僉事楊文聰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礮擊江南軍，每礮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師先遁，文聰亦逃。八日昧爽，煙霧蔽江，乃縛芻置木棧上順流下，以給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哨渡。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大兵薄都城，士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投降。吏部尙書張捷、刑部尙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雜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于偕、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臯則有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遂被逮，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

王至得功軍，得功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尙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乎？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卽陣上招



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捨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降。

## 兩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鞠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同奏，遂勅法司根究。鄉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疑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鞠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

士英欲並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威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

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威請放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

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洛陽破，氏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鞠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疏趨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掌兵部事。

八月，中旨傳陞張有譽爲戶部尙書。時欲起用阮大鍼，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尙書張慎言罷。士英慮慎言秉銓，大鍼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

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初，大鍼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福王僭立，贊周屢稱大鍼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陞見。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

鉞，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如弘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弘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即曰先帝無成心，於己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鉞，赫赫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鉞實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洒血捶胸；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鉞，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爲大鉞奏辯，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添註右侍郎。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獻賊僞兵部尙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挈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閣，主上可以優閒；士英若去，誰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諭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窺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王不聽，諭澍還楚。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爲通政使。

鎮國中尉侯考吏部朱統額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

疏言：中尉有奏，請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賫奏。若俟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前，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勁骨蕙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鑲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者！皆不聽。先是，呂大器奏士英賈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與士英爲忤，故士英授意詰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調；而換授統鑲爲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琇原官。章正宸疏爭，不聽。

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稟擬革禁發改。高弘圖言：擬稟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使正論不容若此？王切責，弘圖尋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爲吏部尙書。

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戴恩，進士英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敍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十二月，以南臨恩，進少師。明年二月，敍殿工恩，進太保。

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故也。並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斗弟，與大鍼世仇，又首劾士英；大鍼故借事陷之。蘇松巡撫祁彪佳言：許都之變，實發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復還，調兵措餉宵夜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士

英、大鉞並恨彪佳，遂嫉御史張孫振論其好貪，罪之。

起越其傑巡撫東萊。其傑以貪遭戍，以士英妹婿，起用。

召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忠即用爲錦衣都督。左良玉復斬、黃，僑削髮逃去。士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卽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間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爲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脏激變，故士英擢之。立命逮澍；江督袁繼咸爲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鉞爲兵部尙書，賜蟒服。大鉞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弘勳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文選，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宸等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爲總兵，大鉞索賄；旣足，始給勅印。白丁、隸後，賄至立躋大帥。時有「職方賤如物、都督滿街走」之謠。

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翹善星術，決士英必大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躋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以被勘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爲禮部主事。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以楊維垣爲左副都御史。大鉞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謀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鉞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悲袖中。大獄將興，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尙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鉞密遣人刼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鑣、原任武惠道雷縝祚。鑣，鍾從兄，以附東林；而縝祚與大鉞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奏二人宜連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紹寧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族，性本凶頑；身行在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線；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擊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

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諡，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一來，賈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物、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賍污絞犯，不數月而資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聰、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稟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弒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德盛。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煨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穽，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



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士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附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計劃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典、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云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左良玉師不該與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未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晉大鍼太子太保。

五月，王師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士英以黔兵與大鍼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

與，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會眞眞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大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醞醖，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詭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

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闕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王師追躡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參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鉞投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未幾，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衆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劫魯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鉞同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

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王師討湖賊吳易，並獲士英，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王師。已，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大鉞及方國安父子、方逢年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鉞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

##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遁。

狗常州、蘇州，下之。蘇州在籍諭德徐汧、舉人楊廷樞攜一女，俱赴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居芝塢，至丁亥始被執，書血衣以遺其孤，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爲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隴，忽罹陷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命詩十二章；已見土、邑二師，不順命。十二月，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

太倉旣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舉兵圍城；兵敗，淳赴水死，湛沒於陣。

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閩；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潞王常滂在杭，撫按請命奉書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

與士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城守；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吏部尙書徐石麟死焉。

閏六月八日，我兵入吳淞。時，吳淞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兵二千人據之。

七月初四日，屠嘉興縣，在籍通政使侯峒曾死之。峒曾集衆守城，大兵攻之，不能下；大雨城壞，遂入之。峒曾先驅二子元演、元潔沈後河，乃赴水死。邑人進士黃淳耀與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舉人張錫眉自殺死，妾何抱女赴水死。秀水教諭董用圓與兄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

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丞閻茂才遣使迎降；崑民殺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琰、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詔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子朝鑛同死。室瑜妻諸被執，不辱死。朝鑛妻王，自縊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用、周復培、陸彥沖。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徐洺。自盡者，徐潑、王在中、吳行貞。

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猶未信。日西晡，

我兵詭稱黃蜚解奸細至，門啓，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簡、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陸明永投纜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弘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蜚兵多以青白布纏其首，大兵效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蜚、吳志葵水師，蜚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

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承祖及子士祿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厲志堅守，卽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備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祿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有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

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徵人邵康公爲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娣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

助、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王毓祺與徐趨起兵行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被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

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

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散遣官吏召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投繯死。山陰在籍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舉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著，先遭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吊。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

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寧國丘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榜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緒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此也。聲曰：丈夫死則死耳

，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寧，內院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懷宗御祭承疇文以誚之，遂被戮。聲亦隨見殺。時，丙戌三月十五日也。應箕亦被獲，見殺。祖德退還山中，大兵攻拔其寨，磔死。諸生麻三衡、沈壽蕘、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城紳黃澍以城獻。璜先殺長女，語妻茅同難。茅匿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抉其創，乃死。祖德之死也，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潰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涇、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襲寧國，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同時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龐昌胤、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磐、都司鄧某之屬。

###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我朝使內院洪承疇招撫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朝，唐王每遣芝龍出兵，芝龍每以餉缺爲辭。三年（丙戌）六月，王師平浙東；芝龍聞渡江信，遂撤守關兵。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寂如也；遲回數日，從容過嶺。然我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也。



八月，大兵入建寧。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游四郡巡撫鄭爲虹死之，爲虹僕陳龍從焉。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俱死之。爲虹故浦城知縣，王聞其賢，召爲御史，士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尋擢巡撫。大兵至，爲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遂與大鵬同被執以死。

初，王之在福州也，知芝龍不可恃，而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咸有疏迎；芝龍還安平，王遂赴贛。八月二十一日啓行，從延平趨汀州；王師尾之，破延平，知府王士和死之。士和，崇禎時舉人，王擢之守延平；警報疊至，士和曰：我以儒生，不一月忝二千石，安敢偷生！遂投繯死。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御營總兵胡上琛，護王至汀；王被執，上琛奔還福州拜辭祖廟，與妾劉同飲藥死。給事中熊緯，扈行至汀，死於兵。其後聞王被難而死者，大僕寺少卿王瑞稱自縊死，御史艾南英縊於僧舍。

我貝勒駐福州，別遣李成棟、韓固山徇各州郡。九月八日入泉州，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十五日下汀州、十九日下漳州，閩地悉平，惟芝龍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回，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閩兵，無一矢相遺，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效，兩廣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恐以立藩爲罪。會韓固山兵逼安東，芝龍怒；貝勒乃切責固山，令移軍。而貽書芝龍曰：我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

臣事君，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今兩粵未平，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大悅；子弟皆力諫，芝龍不從，進降表於泉州。十一月，芝龍至福州見貝勒，握手甚懽，痛飲三日夜，遂挾芝龍北去。芝龍子成功，入於海。

初，唐王之立也，以黃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與芝龍不協；道周見芝龍無出師意，憤激請督師出江西。乙酉七月，賈一月糧，從廣信抵衢州，募兵得九千人。十一月，進至婺源；遇王師，戰敗被獲。夫人蔡氏聞之，急貽書道周，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丙戌三月，至江寧，洪承疇遣人諭降；道周不從命，乃斬之。與道周同事者職方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蔡春溶、毛繼謹，俱死之；士超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匿其元，並全身瘞之。越數年，夫人蔡氏令長子寬迎喪東歸，葬於贈公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 金、王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闖賊至九江，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攜降將俱北。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於王，願收江西省自効。王許之，乃命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潯，規進取。

六月，聲桓先遣牌招撫，江西巡撫曠昭故選懦，率先遁；士民送款聲桓。十九日，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而舊撫標將白之裔、鄧武泰駐袁、吉，以兵扼峽江；湖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禦峽江，屬體忠備撫、建。七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詳具「益藩擾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之。養正妻張氏，絕粒九日死。萬亨妻顧氏、子婦陸氏、一孫、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叢射死。屬縣皆降。南昌舊知縣譚夢開迎降，爲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家玉、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與力城守；守將胡纓兵潰，時與自縊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于渙死之。

八月二十五日，聲桓矯殺體忠，以忠部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寧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吏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藩起兵，益藩敗，復捐資聚衆歸永寧；得仁夜率百騎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杞縱追，之璋、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

。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嚙血裹而瘞之。子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錄。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寧守撫州，糧不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

三月，破寧州，監軍許文龍死之。文龍起兵寧州，聲桓遣人招之，不從；率兵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破寧州，遂攻奉鄉，圍。守二月，糧盡，乃走保界首砦；食復盡，被擒死之。

是月也，吉安復失，職方主事郭錕死之。先是，乙酉九月，劉同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

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禔、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詹兆恒、御史胡夢泰、兵部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畢貞士，俱死之。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恒以兵協守廣信；御史胡夢泰拜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安仁、貴溪，定禔督副總姜天衢，戰連湖，我兵小却；已戰小箬渡及河口，遂捷。城破，定禔自縊死。文英赴水死，妾胡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衛前。甲桂自經於幽室。貞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恒奔懷玉山，復糾衆攻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 李成棟平粵東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先是，十一月唐藩弟聿錡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驪與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奉王監國，僭改元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爲總兵。時，永明已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至廣曉譬倫序、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嘉謨亦死之；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王以東事爲問。邦彥曰：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近，觀生若懼，當求和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不亦可乎？已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僞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而廣州失援。至是，成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爲文書，貽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前軍效廣軍裝束，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錡視學，或報大兵臨城，觀生猶以爲海上盜也，叱而斬之。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聿錡投繯死，周、益、遼等二十四王皆及於難。祭酒梁朝鐘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應蘭、應荃、應芷、子婦梁氏、徐氏、區

氏，同赴井死。時有梁鑿者，妄人也；觀生每才之，用爲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鑿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西房，鑿入東房，抗吭氣湧有聲；觀生以爲鑿死矣，乃自縊。明日，鑿獻觀生屍來降。吾騶、應華、元鏡等俱來降。

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徇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王上西峽。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肇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狗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曹燁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取瓊州。時，丁魁楚在岑溪，成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興復，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起羈軍中。後成棟叛，擢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州復失，孝起死之。四月，定瓊州。

方警報之□至也，王震恐；適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王遂奔全而以瞿式耜守桂林。大兵薄桂林，式耜與總兵焦璉力城守；承胤奉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桂，乏餉潰歸。桂林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甘竹灘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養甲飛檄召成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陳子壯起兵九江邨、霍師連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東莞，粵東大擾（詳見「雜亂」）。

未幾，殲家玉於龍門，戕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地復定。

魯藩據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遵謙殺我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以海於台州。在籍大學士朱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爲平鹵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王師至固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故不甚敗。

會唐王自立於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子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疏上，乃止；然浙、閩自是水火矣。

自草橋門敗後，諸將無敢復言戰者。王之仁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尙何忍言？臣願帥所部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我兵開堰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國維遂同諸軍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

四月，我貝勒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礮擊南營方國安軍，厨竈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劫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遵謙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六月一日，大軍畢渡江，禮部尙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遏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蘅、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暨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麟，赴泮池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鄒欽堯、永嘉諸生鄒之琦，赴水死。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厲兵固守，我兵以紅衣大礮破之，大典閤門自焚死。西□武進鄭邠，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於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兼視學政王景亮、知府任經正、推官鄧巖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薙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

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斌卿不納，王浮海



至廈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

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貽書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

五年（戊子），大學士劉中藻恢福寧州，與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溫、台響應。

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

八年（辛卯），王師破福寧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汝嘉、員外郎林塗歿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寇坐堂上，爲文自祭，服金屑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岵、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難。建寧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尙書李向中、禮部尙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

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大兵至寧波，鍾巒渡海入昌國衛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爲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聞城破，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勿其旁。開國之母瑛及明楫之妻，皆自盡。

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啣之。未幾，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 益藩擾湖東（附傳、揭）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建庠兵之議，以贍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戰守機宜委郡藩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歃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資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

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寧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爲內

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戰初合，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師遂潰，王奔旗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

永寧走寧都，遂入粵，招蕭、閻兵圖興復。先一日，蕭陞、閻總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寧至，以爲吉徵，遂與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寧之走寧都也，羅川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還師許灣，招集貴東、安仁兵近二萬。永寧復撫、建，羅川率兵來合，約分道進恢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舍，羅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寧以糧餉不繼，棄進賢，守撫州。我將王得仁率兵圍之，糧復置；將退保建昌，爲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寧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順治三年（乙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勇徐組綬、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圍建昌，重熙提兵來援，戰於許灣而敗。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既以曾櫻薦，唐王復授重熙考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從傳冠辦湖東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寧出關召募。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劾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寧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千萬。捷聞，授

右僉都御史，代劉廣胤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我兵戰於銅蒲墜、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銓往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兵於樂安。重熙聞王師入關，提兵援福州；聞王赴贛州，倍道趨贛。爲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歿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間行至安東、金貴諸砦，令聯絡以待；而身爲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我譚固山圍南昌，重熙赴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永明任重熙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沿途召募，猝遇我兵，戰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泓陣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間。而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博。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閩，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閩界，我兵圍之數重；重熙分部諸將，戰數合，佯北，引我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進至撫州，幾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廣信張村，爲我守將所執。江撫夏一諤諭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月五日，見殺。搜其笥，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

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乃率數十人還大鎬於百丈際；適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我兵偵得，率衆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日求死。十一月三日，戮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柱者，都昌人，萬曆己未進士。嘗爲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累官兵部侍郎。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據會城，敗於落星湖。已復傾資募衆，而南昌已平。我潯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被執；及子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 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楊、劉、萬殉難

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縞素別丘壟而出。至南昌，遇職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澹臺祠，爲懷宗發喪，涓吉誓師進發。福王立，授同升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州，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閣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偷安海甸爲非計，辭不拜；與贛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衛兵三千過贛，即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方之士。於是，王其弘、其蔭、劉明保、彭曰趨等各率家丁自贛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乃奉表迎唐王赴贛。

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元吉以總制之名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永寧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潰。十二月，同升卒於雩都，事以不果。

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

幣招元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迂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省，因移書聲桓，聲桓頗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胡長蔭達元吉節制，爲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我兵尾之，拔萬安，遂圍贛；聲桓聲問遂絕。給事中楊文薦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

先是，正月，廷麟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張琮來援，戰於梅林而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謀練士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爲之用。贛圍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僉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尙書郭維經奉命總理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大軍至共擊。是時，中書舍人袁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弘謂元吉曰：水師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且今水涸，舟行爲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

，大軍聞水師將至，卽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遁。於是，諸營皆散去。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

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十月，天霧雨雪，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奪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貢江而死。廷麟死於清水塘。我將賈熊歎爲忠臣；以四扇門爲棺，瘞之東門之外。維經與奇胤，同縊於嵯峨寺。湖西兵備僉事加太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磔死。通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畝同弟其隆、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錡、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制郭寧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駟、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男婦入池，乃自沈死。馬平知縣謝讚與子胤繡、姪胤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曰恮，同母、妻、子、姪、弟同日自盡。薦授萬州判官月世光，攜幼孫同盧觀象赴池死。世襲贛衛千戶孫經世，同弟緯世、紘世閤門自焚死。監紀軍務聶邦晟，同子士燦、士煥、妻劉閤門死。貢生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三日死。董纘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京同妻張，對縊死。余學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丘、二孫赴水死。陽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攜妻赴水死。王統、王純縊於文廟。周葵、



陳君猷，積薪自焚死。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寧都訓導胡董明，被執見殺。寧都會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廷瑞，赴水死。織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贛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織人不知義，舉人顧當爲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勇疾鬪，至是被執。其弟勸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遒中同兄述中，新喻進士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逃走入關。王得仁，闖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雜毛者也。聲桓性沈猜，善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聲桓矯殺體忠，以得仁代之。

江右既平，聲桓自以爲不世功，且夕望侯；及收江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怏怏。聲桓常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蟲，此其候也。及是，果着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宗每爲聲

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規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閩者或有空頭敕劄持歸；至是，因緣間露，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鳳翔死，章于天代之，遇諸將益倨，索賄無厭足。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忿色；于天嘻笑顧視曰：王把總欲反耶？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于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大怒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規知何騰蛟爲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陰事告者。學成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賂並其侍兒；得仁恐以待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予。時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即遣客往探唐王實耗；客即假唐王命，封聲桓爲鎮江公、得仁爲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于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爲索賄賂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同贛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議，遣人以書約山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揭、揚諸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遏之勢脅聲桓

，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自狀。聲桓蒲伏問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爲聲桓割辦；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辦，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帽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章于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閣臣姜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爲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爲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

初，聲桓誅體忠後，謀嘗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爲功，所樹吏卒分東西府，嫌隙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建業舉，則兗、豫響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捷，輒召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聲桓，衆皆主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仁偕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恢雄、韶。時，南中頌永曆年號至，乃遂稱永曆四年。聲桓遺書廣督李成棟共興復；成棟遂叛，拜表粵東，迎永明王於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爲昌國公、得仁爲新喻侯。師留贛且老，省內虛。四月，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九江，僞守將吳高遁。二日，下南康，僞守將白之

裔潰。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爲我兵也；見紅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固山譚泰先從東入，破饒州。饒州僞將潘永禧遁，王師尾之，至南昌；而令偏將自潯入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我；奎光諜知，殺之。得仁部將貢鰲、聲桓部將楚國佐，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裹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火箭焚我攻具，我兵少却。報至贛，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贛師掩擊，亡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僞先鋒劉一鵬與我戰，獲大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卽氣揚甚；不鞍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卽氣索甚，盡撤城外屯兵入壁。金部僞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爲犄角。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歸，我兵已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我兵頗懼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餉路。天才請大舉逐我兵，皆不聽，專主堅壁。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夜驚王雜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鷄籠山屬生米渡，掘壕截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建令於蛟溪，徵役索賦，安坐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雜。我瞭者望而大駭，莫疑爲王雜毛娶婦也。十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兩師情實盡爲我得。我因得以餘暇旁收郡縣

，西南逐僞守張啓祥，西北降僞寧將鄧雲龍，東南破傅鼎銖之援師，北戎余應柱於都昌、劉斯垓於梓溪，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塘土寨。聲桓聞之，惟嘆喑悼恨而已。

十有二月，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以鐵網籠之，鐵鈎曳而傷之，損傷過當。六年（己丑）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譚固山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兩帥齊師赴焉，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池水死；得仁陣獲，磔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被執，不順命死。姜曰廣赴僕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三出三入，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譚不知其爲得仁，得仁亦不知其爲譚也。初，聲桓之主堅壁也，以待廣師之援；而吳尊周所草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既聞江事危急，乃遣李赤心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會南昌；赤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 王師南征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興伯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

五月，大兵抵衡州，永忠北，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漚將趙印

選、胡一青等數人。

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總兵劉承胤敗績來降。永明王走靖州，由蠻道以達柳州。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矢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俾自爲守。式耜督焦璉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傅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尙稱全土；王回桂林。

五年（戊子）二月，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入桂林，大掠。三月，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

六月，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昌國公），王得仁、佟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胤爲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胤錫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江西悉反，惟贛州爲我將高進庫所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南康縣。

六年（己丑）正月，大兵破南昌；烏金王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墮水死。事聞，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耀守南雄。大兵由湘潭薄衡州，胤錫敗，衡、永俱不守。

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成耀遁，南雄不守。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聞庾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

二月，大兵圍廣州；調潯帥陳邦傳及忠貞營高必正東援。邦傳故與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孽餘黨胤錫所招撫者也；時散處賓、橫間，故邦傳惡其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領其營。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爵爲侯；元胤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爲礮臺，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爲內應，決礮臺之水；大軍藉薪竟渡，遂得礮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三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

五日，破桂林（詳見「式耜殉粵」）。邦傳聞桂林破，遣兵邀覘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踉蹌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八年（辛卯），大兵取肇慶，元胤、建捷奔南寧。會孫可望遣賀九儀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胤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

九月，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寧，王震恐，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

復敗，與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出水道，走土司。抵瀨湍，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陸，改名安隆。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

###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爲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阜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帶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覓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爲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遍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祐之。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傅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恒衡水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柳桂道。



隨遣曠調黃朝宣、張先壁、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

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觀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於是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衆逼常德，騰蛟命胤錫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言：元兇已除，宣告郊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署降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黃朝宣、張先壁爲總兵官，劉承胤、李赤心（卽李錦改名）、郝永忠（卽郝搖旗改名）、袁宗弟、王進才及董英、馬盡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

已而，唐王死於汀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丁亥，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鼎；而張先壁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陽，趨辰州。騰蛟脫還，赴永州；甫至，而鼎部將復大掠，鼎光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大兵遂平衡、永。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爲盜。

未幾，部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命。劉承胤由小校，騰蛟薦至大帥，封定蠻伯；尤忌騰蛟。於是，騰蛟與爲姻；奏王，進安國公勛上柱國。而承胤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胤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

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安亦再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唯焦璉一軍，兵孱甚；騰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

戊子正月，加騰蛟太帥，爵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大掠桂林。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璉、一青分門拒守，大兵乃還。

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王，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主事李甲春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胤錫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諸將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己丑正月，攜吏卒三十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去，騰蛟入湘潭。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瞿式起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璉定計，令思恩參將陳邦傳以兵攻桂林，破之；王被擒，殺於福州。

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聿錡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歿；式耜視師峽口。

四年（丁亥），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遂逼梧州，巡撫曹睦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尙書，守桂林。

三月，大兵薄桂，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署；援將焦璉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璉兵謀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

新興伯，餘進秩有差。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却之。

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團練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既與大兵戰靈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大兵聞桂林自變，急來襲，騰蛟拒戰獲全。

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式耜慮爲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之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

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歿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我朝亦遺書招式耜，式耜不從。

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青、王永祚在榕江，皆惶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式耜，誓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爲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耜、同敞，不報。吳江吳執收而瘞之北門之園。

### 孫、李擗隊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僭號。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僞衆，奪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由遵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國公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長知據楚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兼程趨滇。三月二十八日，屠霑益州；明日，屠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蛇花口，接戰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鏞以永明王命募兵雲南，爲可望所繫；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國瓚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遇長知於祿豐縣。長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獎明室，長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篆推官王運開咸曰：「即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閔赴水死，天波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敕，謀僭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齟齬不合。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演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已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砦，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

沮。

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遣楊長知入粵。時，武康伯胡執恭屯泗州城，知可望強，欲藉爲援；長知至，則大喜，遽矯冊封可望爲秦王。而長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恒、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長知言：可望兵力強，可藉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爲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選皆列侯。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爲平遠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爲徵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恒與督師尙書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七年（庚寅）十一月，大兵破廣州，下桂林，王走南寧，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蔚封可望爲冀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併其衆，益強。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儀、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秦」封者。九儀遂追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恒而投之水，屍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瘞之；並殺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霖、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曾劾主「秦」封者，故殺之。於是，眞封可望爲秦王。長知見九儀凶悖，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長知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長知以歸。長知入見可望，卽大罵，以頭噴擲可望面；可望遂殺長知。文秀素與長知善，聞長知死，益切恨可望。

是時，大兵日逼，南寧不守。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間遷王於安隆。先是，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靖沅、武岡，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強甚，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爲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安隆，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寧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爲晉王，趨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流涕；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議新自定國營過南寧見吉翔，語及定國受勅事；吉翔大驚，遽聞之可望。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索首事者。繫閣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於是，主事張鐫、太監張福祿、全爲國凌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績、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景、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取高、雷、廉州以自固。

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寧，將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

之，使文選赴安隆勸王回黔，合宮大慟。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行爲，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俟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爲鞏昌王。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以數騎私返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爲蜀王、尙禮保國公、自奇夔國公；令文選還黔慰諭。文選至，可望啣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尙在滇，未敢遽反。

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諸將馬進忠、馬惟典、馬寶最嚴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才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典等內叛；將士大呼迎晉王，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回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尙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遇勝於潭水塘，擒而誅之；尙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追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爲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爲慶陽王、進忠爲漢陽王，惟典與寶及九儀俱進公爵；其僞



德安侯狄三品、僞岐山侯王會、僞荆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降爵有差。惟文安侯馬吉翔善逢迎，入閣辦事如故。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文秀爲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獲前降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年十七，逸出城，單騎走京師，哭訴於帝；帝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殞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

十年（癸巳）春，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旗，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我軍鑒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寶之間爲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

東攻肇廣，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

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

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擊敗定國軍；定國奔南寧，遂抵安陸，奉王趨雲南。

十四年（丁酉），可望來降於王師。

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忠駐貴州。四月，薊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忠遁。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雲南；蜀兵克遵義。五月，蜀兵擊破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雙禮等扼雞公背，圖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文選懼，走回霑益州。泗州土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陸，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回師拒戰，連敗；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馬寶等咸來降。定國撤寨遁回。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

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大兵出雲南。十月，敗王國助於普湖。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水和走右甸，由鎮康而出木邦。定

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甲先蹂伏去。定國遇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走孟定，而王已入緬矣。

## 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啓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劫奪，促王連夜卽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

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漠，緬人迎貢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北定。

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乃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劫殺者，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陸、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典隆、段忠等皆死於難。

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敕關上無得納漢兵。

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裏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

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

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明者便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爲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

緬俗朝見，以跣足爲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王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爲諸蠻先，以臣禮見焉。

九月，緬人進稻穀，給貧乏者。

十七年（庚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逼緬城，乞王敕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

時，馬吉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泰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即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悻如此。

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即袖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概言：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柄？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櫻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恭與楊太監爭賭毆拳，喧譁徹內，益爲緬人所輕。

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賫奏。內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緬

人送出，爲上策。王卽回璽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搭浮橋，爲奉迎計；緬人覺之，事不果。

三月，錦衣衛趙明鑑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並殺翔、泰。開遂聞(?)遂以結盟投緬誣奏，執殺王啓隆家人何愛等。

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呪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某、沐天波、馬吉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巽、魏豹、王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啓隆、龔勛、吳承爵、張宗伯、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宮擢取財帛。於是，自縊及絞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黃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選、李旣白、凌雲、嚴麻子、尹襄、朱儀漆、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沐國公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火食，兵退，姜承德妻楊氏自縊死。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

在世，不知作何等人；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既上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吾夫厚，應促我死，反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等物。

### 撤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敕漢兵無入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妥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護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儀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復。孟良會長以定國在孟連，恐爲所并，糾合夷衆，與定國爲梗。定國移兵征孟良，滅之，據其城。而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賀九儀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令作書以招九儀；九儀有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儀同來歸者，聞之心怏怏。總兵唐宗堯者，故奸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良者，宗堯悉收隸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商賈不

至，以故雲南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

文選自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薄；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給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備禦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爲所敗，遂引兵赴孟艮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

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備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即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偪定國寨。五月，以衆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之將竣，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廓，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儀之死啣定國，至是遂挾文選北走，將來奔於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國舊部。安隆之敗，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艮，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退走，遇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



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白情隙，乃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而自率大兵趨緬。時，文選已下錫薄，寶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選降，封承恩公。王某妃在文選營，文選降，妃自縊。

大軍臨阿瓦，檄緬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緬人令數十夷人連座擁王去；約二更許至營，則三桂軍矣。九日，大軍回滇聞，我皇上恩免俘見。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沅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大兵聞，遣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瘡；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婿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鄧凱者，從王於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爲僧。

李定國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兵，圖興復。會一營人馬盡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二十七日，定國卒。臨終謂子嗣興及靳統武曰：寧死荒徼，無降也！定國死，未幾統武亦卒，嗣興來降。

## 蜀 亂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遵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

及督師王應熊避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衛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三月攻敘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僞都督張化；龍走，遂復敘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僞安東將軍孫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之，賊驚潰遁去；一衛命展、應試取嘉定、叩眉，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

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會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衛節制。其他據城奉徵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夔、萬則有譚弘、譚誼，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三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棄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既屠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爲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

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猝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畢節衛，未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

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於涪，袁韜去夔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率瓦解，川北盡入版圖矣。已而，王師追賊至遵義，糧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二郡。一衛再駐江上，爲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衛爲戶、兵兩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弘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應試據蘆衛，祥據遵義，展據嘉定，化龍、助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弟等復擾夔、巫間。一衛令不行，惟敘州一郡而已。

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爲然，李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砬。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

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爲腹心。韜故獻忠別部，所稱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韜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強

而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藉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爲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遂，因恨展。既韜徙屯犍爲，展以生辰來爲壽；乾德因說韜殺展，而分其資。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

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鎮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蘅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

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攻保寧；大兵奮擊，破其象陣。

十六年（己亥），弘、詣俱納款。時，弘、詣已殺文，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敘州；降牟勝於武隆，赦而用之。於是，獻孽之擾蜀者亦盡。

自成遺孽郝搖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尙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三省會勦，王

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奪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遁。二年（癸卯），復犯巫山；大軍與鏖戰，而遣兵密斫其營，賊大潰。二虎投縲死，追搖旗、宗弟獲之。蜀地悉平。

###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二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爲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

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曆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浯州爲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浯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

七月，入寇海澱，不克而還。

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

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修國器、

陳錦、李率泰援之，成功乃退，大兵屠同安。

六年（己丑）二月，遣施琅、楊才、黃廷、何宸樞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僞鐵駐鎮，尋改僞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何宸樞守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

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爲廣平公。

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州，敗我師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醉臥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遽麾軍過聯船，兵士皆讐服，莫敢動；遂併聯軍。彩率所部遁於南中，已殺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旣入兩島，軍勢益強，海寇皆屬焉。

十二月，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八年（辛卯），率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衛。

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僞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得功已爲鄭鴻逵所攻，逸去兩日矣。

是月，施琅來降；世祖以琅爲福建水師提督，駐澎。琅有軍校犯海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蘇茂縱琅，遂來歸。於是，成功並憾茂。

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十二月，寇漳浦。

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無敵，號老虎；成功僞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進走郡城；漳州屬邑皆下。

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籍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饑死，鄰舍兒竊食之，腹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僞右衝鋒鎮柯朋接戰而敗，僞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僞右武衛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

十年（己巳）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不能破。一日，空礮遞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勦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隨落，濠爲之平；固山始解圍去。

十一年（甲午），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俎、芝豹於寧固塔。

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略泉州，不能破而還。

十二年（乙未）正月，寇仙遊。

五月，遣僞□振伯洪旭、僞北鎮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因招降我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

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

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閩，成功遁回島中。

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

五月，殺蘇茂。茂縱施琅，成功恨之；至是，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世祖以梧爲海澂公，駐漳州，明爲多季幾昂邦內大臣。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

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進略溫、台等郡。

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周全斌攻寧德，殺我滿師阿克襄；襄旣墜馬，猶手刃數人而死。

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以黃廷爲僞大提督，留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盡以朱碧彪文；陳於行首聳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溺焉。



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僞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僞材官張亮督善泅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僞兵侍張煌言會僞水師提督羅蘊章候滾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成功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僞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渡，直抵城下；僞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遂破。雲龍陣歿、衣祚逸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僞援勦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大軍分五路三疊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礮，多鼓鈞聲，江水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固，恐難猝拔爲諫，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僞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出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疾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

，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僞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僞正兵鎮王起鳳傷斃死。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

十七年（庚子）五月，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州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遏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州，遏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折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僞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僞閩安侯周瑞與陳堯策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約降；僞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與僞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於淖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

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鷄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群盜出沒其地，後爲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城蹙兵弱。適紅夷甲螺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強，爲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束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

門。鹿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衝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身以逼之。

十月，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

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大，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灣爲僞安平鎮、赤嵌城爲僞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啓、萬年。

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訃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以周全斌爲僞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蕭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全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殪；衆皆遂巡稅甲，經遂入臺。

二年（癸卯），永明王訃至，經猶稱永曆年號。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纘緒、弟鳴駿、僞忠靖伯陳輝、僞武衛楊富、僞虎衛何義等俱來降。於是，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會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

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島，□□於陣。已而，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兩島，兩島之民爛焉。

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

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

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亨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

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二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八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經以得勝爲僞與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純敝，精忠易之。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僞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爲王範錫所逐。先是，經僞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羈之福州。至是，進功子範錫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逐進而附經；經以範錫爲僞指揮使。

七月，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僞援勦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命漳浦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爲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塗嶺。十一月，趙得勝、王範錫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王師

戰於北岡，潮州圍解。

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翰往經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

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狗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尙可喜帥兵十萬來攻，晨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

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先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卒於漳州，子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爲僞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通本朝；事泄，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泰突圍入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六閱月；十月，部將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間三日耳。事聞，上震悼，贈王爵，諡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

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尙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據之。

五月，精忠汀州僞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經，經以應麟爲僞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

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僞守將馬成龍以州降於經，經以成龍爲僞殄鹵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酒酒色，不在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

十一月，精忠邵武僞守將楊德以州款於經，經以爲僞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

，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

十二月，王師攻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

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申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王朝；俱磔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

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腰樹、馬洲、丹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兔、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擾，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逮郎廷相，以吳興祚爲閩撫、姚啓聖爲總督，趨諸軍援激。諸將高壘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寧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出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兔先合不利

，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泅河遁。

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漳、泉間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

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陳賢、萬鎬、楊嘉瑞以舟師伐島，逼海壇；興祚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僞左武衛林陞率陳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潰，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島；啓聖乘間復十九寨，遂覆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

二十年（辛酉）六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壘，向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卽收克壘殺之，以克壘嗣。

十月，啓聖疏薦萬正色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

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大兵取虎嶼井。彭水故賊，及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琅乃分兵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壘；琅居中，餘以屬諸

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煙焰蔽天。我軍裹創力戰，無生志；陣斬僞將林陞、丘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潰，從吼門佚出。

澎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佑、丘磊等奉克塽決計來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克塽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爽，凡三世三十八年，僭偽悉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二十九年（庚辰），上特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安。寧靜王術桂者，遼王後，渡海依成功。澎湖既破，術桂以王印授克塽，遂投縋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縋於堂。越十日，葬於鳳山縣長治里。

## 雜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款附。德化李含初，傾家起兵，掠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惶惑驚恐，無敢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拐子私款於我守潯將余世忠，因襲眼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扉、鄧士鳳



、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周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衆圖再舉；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爲我將帥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鐸，從馬兵營戰死。同起兵犯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捐資募衆，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置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部師東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道戴國士招泰來，而以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備，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給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諂新、譙廷椿、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以副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敗我師於密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傅、魏三族。一柱遂棄妻子走閩，襲破將樂，聯結□西、德化、興安諸藩，攻克建寧。王師至，圍而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藩俱死之。惟興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川、董德興起兵金川。十月，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王師襲海川諸營，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爲揭新。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爲天啓進士劉士楨，入秦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闕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聲援。贛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履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穉升趨南雄，金、王敗，歸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後戰死長橋舖。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僭立，斌卿上恢勦事宜，力陳舟山爲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鹵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爲兵，聚糧造船爲竊據計。三年（丙戌）□月，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投斌卿；不納。靖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之，盡併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爲斌所敗。又覘義師將軍胡來貢船，襲殺監軍御史荆本徹。四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洋而奪其資。六月，忠威伯賀□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進手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易，初爲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易聚衆走大湖，與同邑舉人

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涇四保漚則有諸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爲名，富家大室率遭搶劫，黠者或豫賄以免禍。我兵搜勦，則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湖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劫也。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聞，梟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黨破城，城中男婦悉走避。明日，搜捉逃民，駕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保漚，泛蒲酣飲；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蛟。五月六日，白黨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弟俱負膂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協鎮出戰，飛遠遂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己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城中之通張者鼻尙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月，白黨悉來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悉於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曾入白黨者，悉有參、游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帥舟師入申浦，直抵米車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爲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朝所置守令，公署、獄鋪盡毀。於是，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黃天蕩，窺蘇之閩門，令參將魯之輿以五百人攻之。魯歿於陣，全軍殲焉。志

葵氣沮，退師泖中。已，兩廣總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中，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不相救也。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中浦；抵得勝港，我師以小舟薄之，掩其不意，須臾火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之，浦中積尸如丘焉。子龍後死與兆勝之亂。廬陵王藹妻劉淑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璫難。淑英年□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集家僮百人，捐貲召募成一旅。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壁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衆，淑英忿恨卒。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肯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歿。初，廣州之圍，我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邨，兵多蛋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

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李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旗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實蓮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從東莞入之，籍前尙書李覺斯家以犒士。甫二日，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始，璜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大兵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大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大兵來攻，分其軍爲三，倚谿崖以自固。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因徧拜諸將，赴野塘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壘、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捐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鎬。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爭取之以爲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斫僧，應手落。已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寵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戢去；已，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我兵所獲，寵卽詭降；夜半起，盡殺同伴，卽載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潁；寵遽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遁。已，吉水鄒文鼎與從姪敬起兵，寵與合營。大兵至，鼎、敬俱敗獲，鼎赴水死，敬解省論殺。寵急書「追戰王寵」四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逸去。旣逸，我兵始知其卽寵也。明年，金、王叛，遍招王寵不得，蓋寵入山死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營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我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戟及得仁面，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聞丹竹病，遣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騎見其爲僧，而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應聲曰：我卽是！遽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鹵獲；丹竹邀之，先以水橇置水中，因持長槍火箭逐之。聲桓兵棄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邀貝勒零騎之入閩者；大兵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謙者，故從白黨來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暱焉。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與其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夜將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意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按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子龍於廣富林；子龍乘間赴水死，出其屍戮之。時陳子方五歲，亦論殺。殷之輅、張寬逮至南京，斬於市。

孔徹元、徹哲，建昌人，家素封；有蔡觀光者，其客也。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王師圍之；哲往援，潰敗，元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訛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遺宗；元聞大喜，遂入城，逐我所置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同黨執之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勿善也，七年（庚寅）將揭竿起南昌；跡露，走鄱陽，爲巡卒所獲，論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起兵應之。王師再平江州，江返南康，爲拒湖計，結壘開元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潰兵二百人

，部勒之，冀復舉。已而黃才款於我，執江來獻，論死。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尙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與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維經視師贛州，應銓駐兵龍泉爲贛犄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亥），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鵬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僧飲以酒；應衡碎飲具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煜見我按董學成，□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